

大馬政治現況縱橫談
面臨考驗的南朝鮮人民
談談電子業裁員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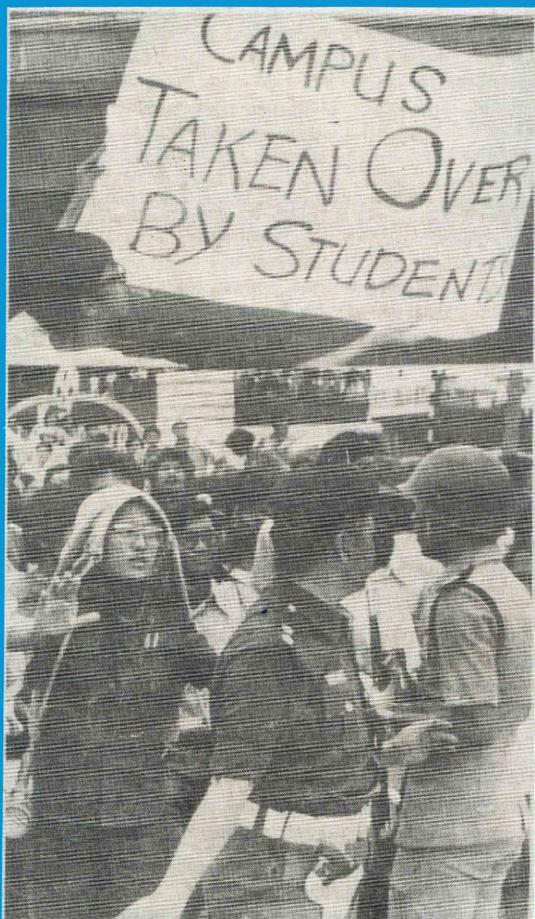
新
草

雙月刊

本刊宗旨

認識世界

促進文藝



6

星大中文學會出版 1974年10月 第 期

<攝影走廊>

新大學會暨工藝學院學生會聯合展
開救濟 孟加拉災民運動之新聞 照片



救災運動，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



物輕義重，減輕受水災蹂躪的人們的痛苦

飢餓的號啕，刻出了孟加拉的苦難

在某收集站上，人們紛紛響應救災運動



| | | |
|------|--------------------------------|--------|
| 譯文 | 大馬政治現況縱橫談 | 2 |
| 社會研究 | 從新山“非法”木屋區事件談起 | 吳亮 4 |
| | 馬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 馬民 9 |
| 五洲四海 | 面臨考驗的南朝鮮人民 | 川修 11 |
| 科學小品 | 核武器與原子反應爐(小梅)在越南使用的脫葉劑(葉欲立) | 14 |
| | “臭土燈”的原理(華風)衣服沾上油、墨、墨水如何去掉?(芳) | |
| 人物介紹 | 鄒容 | 范旦 16 |
| 史地知識 | 錫金(銀)不丹(小丹) 塞普魯士島(普) | 18 |
| 每期話題 | 向魯迅學習 | 學魯 20 |
| 小品文 | 一些談話，一種人生哲學 在行列中 | 22 |
| 隨筆雜文 | 請你告訴我，媽媽(黎) 決定性戰鬥 前進!津巴布韋人民! | 24 |
| 勁草篇 | 伺機取巧的計劃? | 李文煥 25 |
| 大家談 | 大學問題面面觀 | 32 |
| 社會一角 | 談談電子業裁員事件 | 文江 34 |
| | 裁員及有關問題初探 | 風樓 38 |
| 影與劇 | 談《翻身》 | 曾衆 41 |
| 文藝評論 | 淺評《成長》 | 平云 43 |
| 小說 | 阿丹叔和他的工友 | 林立 46 |
| 新苗 | 送貨員(夏蟲) 前進在暴風雨中(黎迅) | 50 |
| | 填字遊戲 | 51 |
| | 漫畫選 | 封三 |
| | 5月3日的屠殺(哥耶) | 封底 |
| | 攝影走廊 | 封二 |
| | 馬大學生奪取大學行政權 | 封面 |

編者的話

《勁草》第五期出版後，所得到的反應相當良好，我們謹此向讀者們致謝。

在這一期里，我們選登了有關大馬現況的四篇文章。第一篇《大馬政治現況縱橫談》是對馬大學生會秘書長的訪談譯文，希望讀者們能夠從中了解當前部份學生的思潮所向。第二篇《從新山“非法”木屋區事件談起》，嘗試從這轟動全馬的要求土地事件中，探討半島上的土地及其他問題。而由這事件所引起的“馬來亞大學事件”——馬大校內行政權兩度易手，學生們的抗議行動等，文章《馬大事件的來龍去脈》則有所概述。第四篇《伺機取巧的計劃？》分析了大馬經濟的本質，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使人們更廣泛地去討論這項問題。

在亞洲東北的朝鮮南方，朴正熙政府近來又對學生界、宗教界及前政界領袖們加緊行動，企圖撲滅國內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南朝鮮人民却是前仆後繼，不為威武所懾屈。文章《面臨考驗的南朝鮮人民》就是反映了這場殊死戰。

本地的電子業女工，同其他勞動人民一樣，近年來飽嘗了百物飛漲之苦。今年八月以來，更有好幾間工廠的老闆揮起裁員大斧，使到這些女工苦上加苦。對於這事件的意義所在以及所引起的深遠影響。我們可以從《談談電子業裁員事件》一文中看到一點眉目。

這一期，我們也刊登了有關我會文創比賽(1973年)特輯《成長》的一篇評論，希望與賽者以及所有愛好文藝的讀者們能夠從中得益。

另，由於本期版幅增加，印刷成本提高，故不得不把零售價提高到每本50¢。

(按：下期“大家談”的題目是“巴士車服務”，希望大家能就此題目提出見解，來稿以不超過800字為佳。)

大馬 政治現況縱橫談

——訪問馬大學生會秘書長

編者按

希沙慕汀 达斯是马来亚大学学生会秘书长。他曾出席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亚洲学生合作机构大会。新南威尔斯大学的一份刊物 THARUNKA 曾访问他有关马来半岛的一些现况。该访谈原载该刊八月七日版的“亚洲栏”上。现将原文译出以飨读者，本文标题乃由译者加上。

問：首先，你能否概括地談一下大馬當前的政治局勢？

答 大馬當前的政治局勢是：聯盟政府已經做到控制了在一九六九年還是在野的其他反對黨；現在國民陣線成立之後，有效的反對黨已經不存在了。目前僅剩下三個政黨：民主行動黨——我認為它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碎片”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社會正義黨——這個政黨沒有什麼效率可言，是為了大選而組成的；第三政黨是人民社會主義黨——主要的領袖都在監牢里。針對這點，我有一個非常顯著的例子：在一九六九年大選中，該黨兩名黨員當選了。他們僅在獲得席位的一個禮拜後，便被遣送到扣留營。這是大馬當前的政治局勢；在可能于八月中舉行的大選里，無反對黨可言。我可以預見的是：國民陣線將贏得這次大選，並獲得決定性的大多數。

問：你認為這回大選將順利進行呢，或是1969年的騷亂會重演，而導致取消國會統治？

答 我認為在這次大選中，種族問題不會再度出現，雖則這將是在所難免的。政府一路來給土著（馬來人）製造虛假的理想，說什麼到了一九九〇年土著們將控制經濟中的 30%；但是現在政府却在大力鼓勵外資。馬來西亞是英國的新殖民地，6-70% 的經濟控制在英美投資者的手中。因此，大馬人民，不論是馬來人也好，非馬來人也好，要掌握自己的經濟是非常困難的。大量金錢正源源不絕流入大馬，因為這地方提供了廉價的勞工，新興工業優待以及免稅優待。我們必須覺悟到，由於大馬新殖民地（經濟）結構的緣故，一切決定並非來自人民，而是出自在此地有利益關係的外國人。

問：學生們對大馬這樣的局勢有什麼反應呢？

答 就如我剛才所說的，學生組織是唯一能公開講一些話，呼籲政府進行改變的團體。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大學暨學院法案”在國會中硬被通過了。這項法案的目的是在解散所有的學生組織。在大學里，他們企圖委任四名學生來代表整個的學生團體。這些團體是向副校長負責，而不是向全體學生負責。我們覺得這真是荒謬透頂。已經有二十二個學生及青年團體聯合起來反對這惡名昭彰的法令。目前許多學生組織跟我們學生會一樣，在憲法上是非法的。在這項法令下，我們是不准選出我們自己的學生代表。事實上，同學們要求發起組織的這一個基本的民主權力，在“一

九七四年大學暨學院法令”下被扼殺了。

問：政府對於學生們反對大學政治活動與大馬新殖民主義狀態有什麼反應呢？

答 政府了解到東南亞學生與澳洲、紐西蘭的學生有所不同，東南亞的學生是受到甘榜（鄉村）里的人民所尊重的。在這層意義上，政府對於學生口頭上的批評感到忐忑不安。這裏有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當我們暴露了雪蘭莪州務大臣拿督哈倫的種種舞弊行為的時候。我們也了解到，這是能夠動搖聯盟政府的根基。他們的確憂心如焚；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做的（即他們的計劃）是通過突出某些帶有種族色彩的問題，以種族的界線來分化學生，使到學生們分裂。各民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爭執不已，這樣一來，我們便永遠不能夠在一起談論新殖民地主義這個真正的問題。我的短期計劃之一，是要使每個人看清本國的結構，以及真正的敵人。我認為，看到這兩點之後，我們將會團結得更緊密。

問：究竟政府提出了怎樣的問題，利用種族界線來分化學生呢？

答 這，在幾乎所有的政策上，他們製造印象，說他們是支持馬來人的。事實上，他們假借所有馬來人的名。去協助少數幾個人而已。因為這裏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你不能要求所有馬來人都成為商人鉅子，而在這同時，一些非馬來人却認為所有馬來人都把握權柄，而感到憤怒。事實上，國家經濟是控制在外國人手中，政權也必然被外國人掌握。這正是導致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之間產生歧見的因素。多年來，他們混淆視聽，誇大假象說什麼這是種族問題，必須優選處理。他們突出了種族差異的課題，並宣稱將矯正貧富間之懸殊。據他們說，到一九九〇年，30% 的經濟將歸土著所掌管。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的話，那很好。經濟中的 60-70% 將為外人所控制。土著也許控制了 30% 的經濟，但那只是兩三名土著的事兒。目前的情況是：我們眼望兩個、三個、四個、五個或是十個馬來家族把持着馬來人在（大馬）經濟中所佔有那部份經濟權，並享有第二個馬來西亞計劃的種種特權。這也是馬來族學生所要批評的。

問：馬來西亞學生對1973年10月4日在泰國發生的事件有什麼反應呢？也就是說，對於泰國學生勝利地擊垮了舞弊行為的反應？

答 在十三日，當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重新開戰時，

我們本身在美國大使館前舉行了反美示威。政府確實對他儂政被罷黜與五百人示威大吃一驚。在十六日，我們再度示威，這回人數增加到一萬人，使到政府無法控制。內政部長加薩里·莎菲親身去“綏靖”學生們，他在示威中被揭露與喝倒彩，最後離開現場。後來學生離開了，幾個領導人便被召去“喝茶”。在這之前，美國大使館遭人安置炸彈（這是我本身對當時局勢的分析），並在場留下一個標語牌。就在這事件之後，他才召見學生以說服他們，說剛才的示威行動是被人所利用。部長接下去說，政府是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只是有人企圖利用這種情況，而示威行動最好取消。據我們分析，這不過是政府企圖“綏靖”學生的部份宣傳伎倆。

問：在恫嚇學生方面，邱維連事件是大家都熟悉的。就你所知，大馬是否有其他類似事件？

答 就我讀的這間大學而言，這類恫嚇行為是司空見慣的，已經成了生活程序中的一項。有些學生是替政治部（祕密警察）工作的。這班告密人竊閱會議記錄，監視各種活動，以及學生會活動。假如我們在大學講台上開會，決定要舉行一項示威，市區里的警方即刻便會知道，不到幾分鐘，通到市區的馬路便被封鎖了。最近內政發表聲明，說將派警官到大學里深造。我們絕不會反對任何人前來接受教育，不過絕對不能讓那些有“額外職業”的人進來。最近大學生里，剛裝置了一

部無線電機，每個保安衛隊都背着通話機(Walkie Talkie)，這六百畝的校園控制得猶如警察國。我們所關注的是：當我們舉辦公開的討論，政治講座等等時，他們就搭上通話機，傳播到總收音站，然後再轉駁到離校園不遠的市區里的警署。針對這一點，我們得到教職員方面的支持與合作，因為這是對他們學術自由的侵犯的一部份。

問：邱維連事件當然是針對海外留學生的一項恫嚇。你認為留澳的大馬學生今后應該怎樣阻止這類事件的重演？

答 首先，我向這些大馬學生呼籲，千萬別掉入政權所設下的陷阱——就是種族主義的陷阱，要認清我國新殖民地的結構，認清我們共同的敵人——即新殖民地主義與帝國主義。然後，我希望他們與澳、紐學生們合作，組成統一戰線，學生的鬥爭，無論你身在那里——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西亞，朝鮮，泰國——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樣東西。所以，一名學生領袖受壓制，也意味着學生們的理想遭受壓制。因此，我呼籲大家在這項廣泛問題上能團結一致。你們可以組成統一戰線，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我們應該把澳洲學生的勝利也看成是泰國學生的勝利，越南學生的勝利，印尼學生的勝利。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具有國際意義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小民譯

附：

邱維連事件

一九七四年二月廿七日，邱維連 Khoo Ee Lian ——在紐西蘭坎德柏利大學攻讀的一名活躍的學生被逮捕，並在內部安全法令（一九六〇年）下遭扣留。在回來大馬後，他前後被大馬當局盤問

了一個星期，最後由家人擔保而釋放出來。

四月廿六日，紐西蘭大學學生聯合會 NZUSA 的一名高級人員大衛·古斯柏先生訪問吉隆坡時，向吉隆坡當局與紐西蘭代表詢問有關邱氏的事情，但却被拒絕了。

失盡民心的大馬駐紐最高專員西爾瓦公然地拒絕與任何 NZUSA 的代表談話。

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邱氏的被捕以及面臨的控狀顯示，在紐西蘭攻讀的學生是受到不間斷的政治監視。這徹底破壞留學紐西蘭的大馬學生的民主權力是

以西爾瓦為首的最高專員公署對紐西蘭政治生活所進行的一項難以接受的侵犯行為。

西爾瓦一次又一次地指控海外的大馬學生替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充當宣傳者。但是，敢問西氏，那一種意識形態才是源自大馬的呢？

邱維連與其他無數國民一起，成為過時的惡名昭彰的內部安全法令（一九六〇年）的犧牲者。維連在一九六八—七一年是在坎德柏利大學攻讀的一名自費生。在學生協會中，非常活躍，對同學們的福利極表關注，深獲同學的擁護。

最高專員的舉動把大馬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在歷史上大馬在海外的威望從未如此之低落。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馬政府在控制留學海外的國民的活動與思想的努力，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大馬學生，尤其是在紐西蘭的，被恫嚇得噤若寒蟬。

大馬政府三番四次鼓勵（人民進行）批評，然而從各種事件看來，這僅是鏡中花，水中月。政府本質越趨法西斯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積極批評。民主在那里？言論自由在那里？我們朝向何處——民主？法西斯主義？

從新山“非法”木屋區事件談起

□ 吳亮 □

「我們要求正義！」

「我們要土地！」

「我們的孩子要睡在那里？」

這是新山達昔烏打拉數百名房屋被毀的木屋居民，集合在新山州政府大廈前的草場時，所發出的呼聲和抗議。

事件的發生經過

新山，這個地處星馬兩地之間的城市。今年八月初的某天，一些在農村遭到迫遷而湧入城市渴望土地的農民，發現在達昔烏打拉區（新山廣播電台附近）有兩、三家人在那里建屋，而沒有人加以阻止。消息一傳開，不少渴求土地的人都湧向那兒了。他們找了一些政黨人士，向他們請示建屋。那時正好是大選期間，於是就有某國陣候選人在口頭上答應，說如果他當選，就會考慮這個問題。土地管理局也派人調查過而沒有表示反對，並且頒發門牌給居民及向他們徵收五塊錢的門牌稅。於是居民們就典當財物，向人借貸，把所有的儲蓄都拿出來建屋。這兩個村過後就被稱為國陣村和拿督胡先翁村，居民大多是巫籍，其次為華人和印度人。

然而，在大選後兩星期，九月八日那一天，土地管理局官員帶了一批拆屋隊，把正在建造中和無人看守的屋子拆除了。原有的三百多家，拆剩下一百家。那批官員還限令所有居民在一星期內搬出該區。

在九月八日後的七天內，有不少村民在親友的幫助下搬出了。剩下六十八家，無處可去。他們曾嘗試找過土地管理局，州務大臣，蘇丹以及當時答應他們建屋的國陣候選人（現為國會議員），但是，得到的



「看在阿拉份上，不要拉倒我們的屋子吧！
我們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了！」

答案却是：「深表同情」，「無能為力」，過後連該議員也失踪了。

九月十三日早上，村民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打電話給馬大學生會，請求他們給予協助。當天就有馬大同學趕了下來。馬大學生會也將該事件通知星大學生會。馬大學生於是向土地管理局及州務大臣求見，但沒有結果。

九月十五日，限期到了。當天早上，拆屋隊人員在大批警察，聯邦後備隊，鎮暴隊陪同下到場“執行任務”。警察威脅着居民並將他們強拉出屋外。有一家居民，兩個馬大學生及幾個支持者被捕。許多馬來居民手拿着可蘭經，跪下來苦苦求情，却遭到冷眼相待。居民們眼看着一個月來辛辛苦苦建起來的屋子，在幾小時內就將毀掉。在這種情形下，為了避免木料被破壞及充公，以及遭受更大的損失，只好在暴風雨中忍痛自己拆屋。

一些報章報導，這些“非法居民”是要「搶奪土地」，有人問一個年老居民：「為什麼你們要來這里住，這里什麼都不方便，沒水沒電，………」

「我們窮到沒有辦法，喝的是溝渠里的水，如果說是“非法”的話，為什麼當初要答應我們，分門牌給我們呢？」那老人回答。

「你們一家這麼多人，為什麼房子建得這麼小？（約10呎×15呎）」

「只是這麼一小間，就花掉了七百元。我三十年來才儲蓄一千塊錢，眼下什麼都沒有了。」

在現場，滿地碎木，到處是哭聲和憤怒的喊叫聲。

「看在阿拉份上，不要拉倒我們的屋子吧！我



「如果法律只是用來對付窮人的話，
我們只好反抗你們的法律了！」

們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了！」

「如果法律只是用來對付窮人的話，我們只好反抗你們的法律了！」

一個印族居民手里握着一疊當票，呆呆地站着。一個馬來婦女忍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到處是一片淒涼景象。

由於當天下雨的關係，還有一些屋子沒被拆除。

九月十六日，拆屋隊又來拆屋，屋子全被拆了。居民們走投無路，只好一齊步行到柔佛州政府大廈前，搭起布蓬，要求會見州務大臣，給予合理的處理。他們高喊着：

「州務大臣在那里？」

「我們要土地！」

「我們的孩子要睡在那里？」

男人都不敢出外工作，因為恐怕回來時看不到家人。有的因為好多天沒去上工而失業了。

當晚，有一些學生在那兒幫忙居民扛木柴，點火煮水及照顧小孩。晚上，這六十八家人及一些學生就這樣在潮濕的草地上渡過了一夜。

不少馬大學生也幫忙籌款救濟居民，但不斷受到鎮暴警察的監視及干涉。

九月十九日凌晨三點十五分，大批警察將紮營地點包圍，說是要搜查武器，當場逮捕了手無寸鐵的兩個馬大學生，兩個支持者和一個居民。

九月二十日，有二千五百名馬大及農大的學生舉行示威向吉隆坡總理公署府呈上請願書，抗議當局對居民的殘暴做法，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者。

在布蓬下渡過幾天幾夜的居民，有些婦女因過度悲傷及受不了飢餓而暈倒，小孩子哭哭啼啼，有一個小孩就在這種風吹雨打的環境下，差點喪失了生命。

九月廿一日早上，三千多名學生在馬大校園外的聯邦大道示威，被聯邦後備隊人員阻擋及被催淚彈驅散。二十多名學生被捕。當天下午，馬大學生理事會，經過三小時的緊急會議後，在五點宣佈接管馬大行政，成立「臨時執行理事會」。

但是在當晚八點半，一個由馬大馬來語文學會領導組成的「愛國執行理事會」奪回馬大行政權，交回給馬大行政當局。

九月廿二日凌晨五點，大批鎮暴隊包圍了新山木屋居民的紮營地點，逮捕了全部在場人士。其中包括七名大學生。當天開庭過堂，把該事件延遲到明年一月一日正式聽審。被捕者每人准許以一千元保出。當時庭外還有群衆示威，又有三個學生被捕。

當天下午，有廿六名婦女被親友擔保出外。當局把她們送進了福利部，過了兩天後才放她們出來。

過後，其他居民也被擔保出來。

新山達昔烏打拉「非法居民」事件，是最近發生在長堤彼岸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廣大社會人士的注意。從這次事件里，我們看到了整個馬來西亞當前面對的問題——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村破產問題，城市化問題，失業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等等未能解決的問題

。這種種問題產生的根源在那里呢？

馬來西亞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馬來半島的九百萬人口中，有 65% 是農民，其中 85% 是馬來人。農業可以說是這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命脈。

農村的經濟，農業的生產決定了這個區域的經濟。然而現在馬來亞農村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廣大農民生活又是怎樣呢？不少調查顯示，近年來有大批農民離開了農村到城市尋找工作，造成了許多城市問題，如「非法居民」，城市失業率高漲等問題。到底這些現象是怎樣發生的呢？這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農民的土地問題

當前馬來西亞農村最嚴重，最急待解決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在廣大的農村里，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沒有土地或缺少土地。一九六〇年的農業調查顯示，全馬有三份之二的稻農完全沒有土地，在檳城和威省，百份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為地主所有，百份之八十的農民連一寸土地也沒有。據一些政府官員透露，這種情況還不算是最嚴重的，威省一些甘榜的農民，不但百分之百的沒有土地，而且連土地也租不到。甚至在政府大力吹噓的姆達河水利灌溉地區，五萬個農民中就有五份之三完全沒有土地。

到底五萬多平方哩廣闊的土地那里去了呢？事實上，大量的土地都掌握在一小撮外國壟斷資本家，官僚資本家和農村封建地主手中。

外國大壟斷資本家佔據了最大量的土地。全馬有二百萬畝最肥沃的土地是掌握在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手中，其中最多的是英國。這說明了馬來西亞的整個經濟還沒有脫離殖民地經濟的階段。就以馬來西亞最主要的經濟作物——樹膠來說，有 76% 是在英國壟斷資本家手中。他們由樹膠所獲取的利潤幾乎是世界上任何企業所能獲得的最高利潤。據遠東經濟論報導，英國四家老牌壟斷財團——南洛 (Dunlop)，牙直利 (Guthrie)，哈里森 (Harrison) 和巴洛—鮑斯貼 (Barlow-Boustead) 所擁有膠園和油棕園的利潤，就佔了英國在馬來西亞獲得的總利潤的 45%。英國海外的投資平均利潤為 14·5% (抽稅前) 和 8% (抽稅後)，可是在馬來西亞的平均利潤却高達 28·6% (抽稅前) 和 19·8% (抽稅後)。

至於官僚資本家，他們在所謂提高馬來人經濟地位的策略下，利用自己的政治條件，也建立了各種官僚機構和工廠企業，佔有大量土地。例如，聯邦土地發展局 (Felda) 佔據了三十八萬五千多畝土地。增卡三角地帶發展公司在彭亨州佔據了數十萬畝土地。目前，官僚資本家還逐步分別在柔佛東南和彭亨東南直接佔據七十八萬畝和二百五十萬畝土地。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的看看當局的土地政策及一個典型的替官僚資本家積聚財富的機構——聯邦土地發展局 (Felda) 的情況吧。

毫無下落的土地申請

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官僚資本家和外國壟斷資本家競相霸佔土地；另一方面，農民却如飢似渴地要求土地。大馬敦拉薩總理在一九七一年召開的所謂有關土地問題的國際會議上，談到馬來西亞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還宣稱：這個計劃期間政府準備開墾一百萬畝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可是，實際上農民的土地申請一向都被當局置之不理。一般上，申請土地得經過重重障礙，必須繳納多達幾百元的按權金，這還不包括手續費和送給官員們的咖啡錢。許多農民為了得到一小塊土地，被迫賣掉水牛、典當財物東挪西借；但是，不少人在還清了這一切費用後，等了十多年還得不到土地。

很明顯的，這種土地申請的不被置理，是整個的經濟本質所使然的。在一九五八年時，全國土地理事會就已決定，在土地發展方面，必須給工廠，礦山和其他能盈利的企業，如大種植園等以優先權。這樣，廣大的土地自然就落入外國壟斷資本家及官僚資本家手中了。所以，毫不奇怪的，在吉蘭丹十七萬七千多個申請土地的人當中，只有大約六千人在極苛刻的條件下得到土地。在柔佛州，自一九六〇年以來，大約有兩萬九千份土地申請書如石沉大海，毫無下文。為了迫使農民和鄉村地區失業勞動者參加土地發展計劃，當局還命令各州政府拒絕處理農民的土地申請。到一九七二年止，已有四十二萬八千份土地申請書被當局擋置下來。丁加奴州州務大臣就以有五千份申請書尚未處理為藉口，停止接受土地申請。但於此同時，當局却把大量土地送給官僚資本家和地主開闢大農場。

聯邦土地發展局的發展計劃

在馬來西亞第二個五年計劃里，聯邦土地發展局的土地發展計劃是整個農村計劃的重點。五年計劃的指標為每年開發六萬畝土地。然而，這個計劃是真的在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嗎？

實際上，對參加計劃的農民，聯邦土地發展局並沒有給他們以土地，而是以提高了的價格把土地賣給他們，這種買賣的方式，就是分期付款的高利貸形式，或變相出租土地以收取高額地租的形式。一句話，是使參加的農民成為世代的農奴，只有幹活和還債的義務。土地發展局售給農民的土地，十英畝的價錢是一萬二千六百元至一萬三千五百元，利息是百分之七點五。要農民分期付還，利上加利，數目十分驚人。例如每英畝土地的借款是一千一百八十七元，利息就達四百一十九元，等於借款的百分之三十五，一間住屋，照價高達一千五百元，加上六百五十三元利息，合計二千一百五十三元，利息達貸款的百分之四十四。此外，土地發展局還要另收教育稅，水利稅，水電稅等等苛稅雜稅和高達百分之七的產品出口稅。

參加種植樹膠的農民，必須從第七年起開始還債，十五年內還清，還債的錢由當局直接從農民生產收入內扣除，當局宣稱，農民在還清了債後就是土地的

主人了，這其實是不可能的。且不說這種債務永世還不清，即使二十二年後還得清，樹也已經老了，產量也少得可憐了。如果要翻種，又得再借高利貸，背上新的枷鎖，永遠也沒有翻身之日了。

土地發展局的苛刻扣債制度，就是討債的強硬手段。在雪蘭莪的格丹沙土地計劃參加者，在扣除債務後，百份之六十七的人每月只剩三十元，有的甚至收入低於扣除之數，逼得農民借債來還債，債上加債。在有收入的月份尚且如此，雨季水限，旱季落葉的月份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土地發展局還通過外國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資本的其他機構，如樹膠研究院和膠業發展公司等，壟斷農民全部產品。

這樣的一種不擇手段的榨取方式，必然造成農民的不滿和戒心。柔佛州土地發展局興樓農場的二百四十名參加者，曾在農場辦事處前舉行五個多小時的示威，抗議土地發展局的苛刻扣債方法。海峽時報的一篇文章也透露，彭亨州有許多土地計劃參加者離開了發展局的農場，還有許多拒絕把樹膠賣給發展局的承包商——馬來西亞樹膠發展公司，而以更高的價格賣給別人。土地發展局彭亨州東區祕書莫哈默道丁稱，發展局決定給彭亨州農民百分之五十的名額，可是農民反應很冷淡，雖然進行了種種宣傳，到處游說，還是無法完成名額。

其實，就算土地發展局的計劃能順利完成，也不能解決急在眉睫的土地問題。敦拉薩總理在一九六九年元旦廣播時也承認，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十二年間，土地發展局只開發了二十二萬畝土地和安置了一萬四千家無地的農民，還有七十五萬家無地的農民急須當局的安置。官僚資本家一方面不肯讓農民自力更生的開墾荒地，要把所有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在農村封建性經濟剝削制度下，每年却有一萬五千家農民喪失土地，當局又怎能解決農民要求土地的問題呢？

農村的封建剝削制度

農民的缺地少地的問題，在馬來西亞的封建性經濟剝削制度下，更加地惡化了。廣大農民里，地主掌握了大部份土地。在霹靂州吉隆地區，一千八百多畝稻田中，有一千三百五十稻由九個地主所占有，其中的三個就佔有一千零二十二畝。

在廣大農村，無地而被迫租田耕種的農民很多。封建地主通過各種形式的地租，殘酷地壓迫和剝削農民。地租的形式有“貨幣地租”，“實物地租”和“勞役地租”。向貧苦人民徵收的地租非常的高，通常佔人民收穫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地主還不時乘機提高地租，並向租地的農民索取咖啡錢。農民如果還不起地租，土地就被地主收回。在檳城，每壘（註）地每年地租從過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一九六九年的三百八十元，有的甚至達到五百元。在威省中區和北區，地租有的從每年每壘五十元增加到一百六十元，有的從八十

元增加到二百八十八元，姆達河水利灌溉地區有些地主甚至要佃戶每畝交五百元地租。

地主不僅提高地租，還要農民預先還清。有些地主要農民一次預先還清三年地租。在這種情形下，農民不是因還不起地租，而土地被地主收回，就是被迫向高利貸者借債。借債的利息高得驚人。通常是在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之間。有的高達百分之二百五十。有一些農村，農民幾乎百分之百是借債度日。農民只要一陷入高利貸統的魔掌，就永遠無法解脫債務的枷鎖，而最後陷入破產的絕境。高淵區的農民就是這樣，這裏的農民，世世代代為高利貸者所束縛。

政府一方面對外國壟斷資本財團實行免稅優待，另一方面却向農民徵收種種捐稅。大種植園往往可以優先享受大規模翻種的各種優待，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小膠農，卻被迫要每磅樹膠繳納五分半錢的翻種稅。其中包括每磅一分錢的所謂“研究稅”。此外，還規定小膠農必須繳納大約兩分錢的所謂出口稅。這筆帳加起來每磅不少於七分半錢，相當於小膠農收入的五分之一。

在這樣的情形下，農民的土地必然日益集中在少數地主富豪手中，而缺乏土地和喪失土地的農民不斷增加，破產的農民也必然越來越多。一九六〇年的農業調查顯示，每年最少有 15,000 個農民喪失了他們的土地。據今年九月廿二日海峽時報透露，土地發展局代理董事主席阿拉汀·哈欣（Encik Aladdin Hashim）在沙登農大學生會主辦的辯論會上發言時說，一九七〇年調查顯示農村人口增加率為 2.8%，因此每年就有 10,000 個沒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家庭產生。

整個的事實是，外國壟斷資本家，官僚資本家及封建地主競相奪取土地，像三座大山重重的壓在佔全人口 65% 的農民身上。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却喪失了土地，被迫淪為農村僱佣工人或離鄉背井到城市替官僚資本家和外國壟斷資本家工作，提供最廉價的勞動力。

農民的佔地運動

在農村的封建性剝削制度下，廣大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造成了農村的深重危機。可是當局不但無視農民的土地要求，反而利用各種機會，對農民進行欺騙敲詐，把農民逼得無路可走，陷於絕境。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許多農民不顧當局法律的限制，佔據了森林保留地或其他政府地進行耕種。

目前，農民奪地的運動在霹靂、彭亨、吉蘭丹、柔佛、吉打、雪蘭莪等州都在不斷興起。當局採用了高壓政策，逮捕農民，罰款監禁，以至出動武裝警察大事鎮壓，可是，佔地運動並沒有沉寂下來，反而更加聲勢浩大了。據當局公佈的材料，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間，在吉蘭丹州，農民佔據的土地就從二萬二千畝增加到四萬七千畝。海峽時報在今年九月廿四日也報導，單單在彭亨州就有超過七萬畝的土地

被農民佔據開墾。

哈密·都亞事件

一九六九年發生的哈密都亞（Hamid Tuah）佔地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六九年八月卅一日，哈密都亞和其他一千五百個無地的農民（他們之中有些自一九五二年起就已經開始申請土地了），在雪蘭莪的賓加喚·巴達（Einjai Petah）地區，開墾了八十畝的森林地。當局在知道了這件事後，採用了強硬的手段，在九月四日那天，派出了大隊的軍警，鎮暴隊和公共工程局人員，把哈密都亞他們的住屋包圍，把屋子催毀，把所有東西充公，還逮捕了包括哈密都亞在內的四個農民領袖。當局並且發出最後通告，限定其他農民離開。可是農民們堅持鬥爭，把屋子重建起來，繼續開墾荒地。

接着，當局不顧各階層各地人民學生的抗議和遺責，採取了更殘暴的飢餓政策。武裝警察搜查了整個地區，不准任何人進出，也不准任何食物被帶進去。九月廿八日，當局更把那地區宣佈為「保安區」，在整片一千八百畝的地區實施戒嚴令，不准任何人進去。十月二日下午兩點左右，當局更逮捕了四十五個被指觸犯戒嚴令的無地農民。

過後，當局允許這些農民以每人二百元擔保外出。限期是十月三日下午四點以前。可是，沒有一個農民被擔保出來。他們不但是沒有錢了，而且他們還覺得至少在牢房里，還能有固定的三餐。哈密都亞本身更遭到當局動用了內部安全法令，判處兩年監禁。

十一月九日，當沙白安南（Sabak Bernam）的法庭開審時，大批武裝的聯邦後備隊人員把法庭團團圍住。可以看出，當局把整個事件以所謂「法律」來解決，完全不顧事實上存在於廣大農村的未能解決的土地問題。哈密都亞他們不過是無數個被逼得走投無路而佔地開墾的農民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例子。雖然如此，從整個事件里，已經可以看出在農村里，農民的貧窮和土地問題已經到了怎樣嚴重的地步。

逮捕，監禁，罰款，鎮壓等等手段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些作法，只能表現出當局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的魯莽和不負責的態度。當局允許外國壟斷資本家佔據大片土地，也允許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大量霸佔土地，但為什麼一些無地農民在自己祖國土地上自力更生地開荒行動，却要遭到這麼殘酷的對待呢？

農民大批湧入城市

在農村封建性經濟制度下瀕于破產的農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有的就開始了佔地開荒，有許多則湧入城市，尋找生活，這就加據了原已嚴重的城市問題。

目前，無論在鄉村或城市，失業現象都非常嚴重。有人曾經在國會里指出，全國最少有五十萬人失業。

，其中青年人佔了百份之八十。每年還有十五萬名離校或失學的青少年加入失業的隊伍。

失業現象在大膠園工人中最為嚴重。據報導，近幾年來被大膠園主解僱的工人每年平均有一萬人。當局推行的所謂“照顧馬來人特權”的政策，剝奪了成千上萬印度族，華族工人的公民權。大膠園主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掠奪更高利潤，就乘機大量開除工人。此外，當局還藉口實行發展計劃，慘遭大膠園主把膠園分割出售，同時把工人解僱。雪蘭莪就有五個大膠園以分段出售為藉口，開除了六百名工人，這些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庭近兩千人的生活立即陷入絕境。

失業陰影籠罩着每個鄉村城鎮。飢餓威脅著勞動人民的生存。霹靂、吉蘭丹、森美蘭、吉打和柔佛的許多失業工人，紛紛湧到新加坡、吉隆坡和其他大城市，甚至到印尼或沙巴等地尋找職業。有的甘榜由於青少年外出過多，幾乎只剩老人，婦女和小孩。在柔佛州的麻坡，峇株巴轄和笨珍的許多鄉村，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青少年離鄉背井湧入新加坡或其他城市當苦力或建築工人。據新加坡當局說，有七萬以上的內地失業工人到新加坡尋找職業。其實在這些地方，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的也是工資很低條件很苛刻的工作。據報導，新加坡許多工傷事故的受害者就是內地工人。

新山“非法”木屋區事件的背景

近幾年來，帝國主義拼命擴大對馬來西亞的資本輸出。它們在馬來西亞或獨自投資開設工廠，或者和買辦官僚資本家聯合經營各種企業，需要城市和郊區的大量土地。因此，當局採取了粗暴的方法，迫遷城市貧民窟居民和郊區農民，以便把這些地區的地皮讓給這些國內外大資本家。當局在各地出動武裝警察，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法，把貧民窟或農村包圍起來，用推土機把群衆的房子剷倒，儘管這些地方的所謂屋地都是向土地局申請得來的，有些貧民窟還會被莫明其妙的大火焚毀。

新山正是當局大力發展的一個地方。在這裡，政府極力開展城市化和工業化計劃，設立貿易中心，修改馬路，征用土地、興建機場、工廠、碼頭等基層設施以吸引外國投資者及方便官僚資本。因此，不少的鄉村居民受到影響。雖然有五十元至一百五十元的所謂賠償金，可是這些農民却得不回他們失去的土地了。在無路可走的情形下，他們只好湧進城市尋找生活。

在城市里，馬來官僚資本也正在迅速膨脹。它們不但在鄉村地區霸佔了大量土地和原始森林，而且還竭力強佔城市的地皮，大事興建高樓大廈，高級旅店，超級市場，娛樂場所和所謂“廉價組屋”，謀求高額利潤。因此在城市里，當局也摧毀木屋，趕走群衆，為馬來官僚的掠奪製造充份條件。

在新山和其他大城市，由於大資本家的大肆掠奪，市區和所謂工業區，地皮價格猛漲。吉隆坡商業中心，每方呎地皮漲到一百多元。新山市區每方呎地皮

從三年前的七元三角漲到八十元以上。在新山深水碼頭附近的所謂工業區，一年前每英畝地約二、三千元，現在上漲到一萬多元。

雖然如此，破產的農民以及遭到迫遷的鄉村居民還是不斷地湧入新山。在城市里，他們只能向別人租屋，並且只能從事一些低薪的工作，譬如司機，雜工等，每月收入在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之間，而一間小房屋的租金却高達六十元左右。加上萬物高漲，除非兼些額外生產，要不然生活很難維持下去。因此，他們很需要有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他們也會幾次向土地管理局申請土地，填了四、五張表格，而每拿一張表格就需付五元，浪費了不少血汗錢，消息却如石沉大海。

於是，在整個這樣的背景下，新山打昔烏達拉的非法木屋居民事件就必然地發生了。

尾聲

新山的“非法”木屋事件其實還沒有結束。

經過了一場鬥爭的木屋居民，有一些又回到了打昔烏達拉。他們在那里又建起了一座長屋，堅持他們的鬥爭，準備迎接新風暴的到來。

耕者無其田，居者無其屋，在全國各地，還有許許多多個打昔烏達拉，許許多多個哈密都亞。事件一件地，不斷在發生着，進行着。

不少的事件在鎮壓，逮捕、監禁、罰款……種種恐怖的手段下，暫時地被壓下來了。可是，更多的事件又不斷地湧現出來。

只要不合理的政策，經濟政策，發展政策………還存在着，更多的這類事件還是必然的要發生的。

可難道沒有一個澈底解決的方法嗎？

註：每依格合 1·42 蟲

(接 42 頁)

一種“超時代”的東西，是錯誤的潮流。如果把對進步的文藝理論學習和指導下的創作，當作錯誤潮流來“反”，那結果恰恰是相反：會形成一股抗拒進步思想，恢復舊思想意識的逆流。這是我們要十分警惕的。

由《翻身》的演出引起以上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對本地劇的發展路向，關係是不小的。希望麗的呼聲華語話劇研究組的朋友們和其他表演藝術工作者們能重視這問題，廣泛展開討論。





長堤彼岸的新山，在九月初發生了達昔烏打拉木屋區居民展開要求土地的鬥爭。這場鬥爭獲得廣大關心社會問題的學生和公衆人士的支持。事件尚在繼續發展着，但這期間好多人士被捕，包括馬來亞大學、沙登農科大學和新加坡大學的學生在內。目前（九月尾）馬來亞大學學生會因為這事件而被大學行政當局中止活動，引起廣大學生和社會人士的關注。馬來亞大學學生會目前還在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以期恢復學生應有的權力。

事件的起因

住在新山廣播電台附近達昔烏打拉木屋區的居民，大多數是貧困的馬來人，也有少些華人及印度人，他們辛辛苦苦，籌了一筆錢，滿以為可以在這裡建立棲身之所。就在九月八日，柔佛州土地局突然採取片面行動，下令拆除在達昔烏打拉的木屋，當局給那些居民一星期的通知，諭令他們搬走。可是這些居民很多是來自貧苦的家庭，現在突然要他們搬走，他們要搬去那里呢？一星期過去了，當局派人強行拆除達昔烏打拉區的木屋。馬來學生會在獲得求援的通知後，立即派人前往調查，學生們看到當局蠻不講理的行為，義憤填膺，紛紛提出抗議。十五日下午，留在被拆除屋地的青年學生在政府官員離開之後，又紛紛冒雨把屋子重建起來，以解決居民的燃眉之急。十六日早上，政府人員在鎮暴隊的陪同下，強行拆除木屋，達昔烏打拉區數十家尚未拆除及十五日被拆除而又在雨中漏夜趕建起來的木屋，在啼哭、高喊及爭吵聲中，完全被拆。這片在大選前紛紛建立的木屋區，目前只剩下零亂的一片。人們不禁要問，這些木屋既然“非法”，為什麼當局不及早阻止他們建屋的行動？無家可歸的居民，只好在州政府大廈前搭蓬集會，示威請願。

馬大學生的參與

根據馬大學生會九月二十二日的文告，在九月八日、十五日和十六日，學生會獲得通知，在新山達昔烏打拉木屋區居民被州政府不給予人道的考慮及其他選擇下，強行拆除木屋。馬大學生會在居民的請求以及符合馬大學生會的宗旨下，於九月十四日，派出代表前往調查事件發生的經過。這個代表團導致馬大學生會派出另一個代表團前往支援木屋區居民。柔佛州政府並不想解決這個問題。在九月十九日凌晨三點

十五分他們逮捕了五個人，其中包括希沙慕汀·達斯（馬大學生會第十六屆理事會祕書長）以及尤魯士阿里（馬大學生會第十六屆理事）。

事情的演變

逮捕行動，激起了廣大學生的無比憤怒。為了抗議這項行動，在九月二十日，大約二千名學生在馬大校園內示威抗議。示威的目的是：

1. 要求政府立刻無條件釋放被逮捕人士，包括兩名學生。
2. 要求當局盡快解決達昔烏打拉的木屋區居民的逼切問題。

因為這兩項要求不被當局接納，馬大學生會再次示威請願，提出相同的要求。廿一日約有三千名學生計劃沿着聯邦大道遊行示威至總理公署。遊行隊伍是在和平及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遊行到中途，聯邦後備隊出來阻止和干涉，致使聯邦大道的交通陷入癱瘓，交通阻塞長達八哩。

為什麼接管大學行政？

九月廿一日的和平示威，聯邦後備隊出來干涉，並施放催淚彈驅散學生而造成交通混亂，而大眾宣傳媒介，則說學生示威造成交通阻塞。

在聯邦後備隊的驅散行動中，好多學生受了傷，有一位學生臉部被刺破，需動手術縫六針，另一位學生的背部被毆傷呈現淤青。至少有十名學生被捕，不過後來有七名獲得釋放，其餘則下落不明。由於事態的嚴重，馬大學生會召開一項包括各附屬團體以及七間宿舍的管理委員會的緊急會議。經過冗長的討論，與會代表一致贊同，為了避免示威之後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學生應該留在校園內並接管大學行政。只有接管大學行政，學生會才能發動同學繼續去完成合理的要求。於是一個臨時執行理事會成立了，理事會之下設立保安委員會，膳食委員會，募捐委員會，對外聯絡委員會，內部聯絡委員會，醫藥委員會。

誰在策劃奪權？

長久以來，政治部的暗探通過各種顛覆手段來挫敗學生的正義行動。儘管這種顛覆的存在，學生的自發行動充份說明了學生對這個制度的不滿。像這樣的接管大學行政的舉動，當局是不能容忍的，他們通過



警察嚴陣以待，阻止示威學生隊伍進入大道



“愛國最高理事會”
首領阿末拉迪夫

一小撮法西斯學生在校園內發動政變，並成立了一個以阿末拉迪夫為首的“愛國最高理事會”來篡奪學生的權力。二十一日晚上八點半左右（就在學生會接管大學行政六小時之後），他們分別沖向臨時執行理事會的各個部署地點——校警辦事處，校園出入口處以及學生會祕書處。在侵入祕書處時，他們攜帶鐵條、木棒等武器，他們用武力粗暴地迫使臨時執行理事會離開祕書處。學生會主席和幾個理事被强行綁架到東姑大禮堂。

陰謀

當這個周密的奪權計劃正在進行時，聯邦後備隊駐紮在校園外。一些反動份子製造恐怖氣氛，企圖軟化學生的鬥爭，他們在禮堂上以流氓的行徑攻擊學生會領袖和宿舍管委會的領導人，並且不適當對待一位女同學。在禮堂上，他們攜帶木棒，霸佔米克風，企圖轉移學生的要求。馬大副校長翁姑·阿茲教授和署理校長阿末依布拉欣被召去協助他們。翁姑·阿茲教授的講話令人懷疑企圖煽起種族情緒，但學生對他的反應冷淡。

在新山，事情又怎樣了？

在接到一小撮份子已經成功篡奪權力之後，當局在二十二日凌晨逮走嬰孩、老人、婦女和學生在內的一切人士，示威請願的棚帳被拆除。當局逮捕了四十八人，包括七名學生。這七名學生是馬大的默哈末沙列，基納阿納馬林，蔡野巴南，陳文英，楊文波以及新大的謝揚泰和朱富榮。

22日及23日的馬大校園

在二十二日早上，“愛國最高理事會”關閉校園，不允許非寄宿學生進入，但却允許一些可疑人物進出。他們宣佈在校園內戒嚴，帶着武器在校園內巡邏，限制寄宿學生的行動，綁架學生會主席，散播謠言，企圖挑起種族情緒。他們宣稱獲得大多數學生的支持，但隨着局勢的明朗，他們顯得越來越孤立。於是內政部長旦士里加沙里沙菲出來讚揚他們說：「大多數的學生成功地逐出了這個社會主義集團（他們把學生會的行動說是由馬大的社會主義俱樂部主使的。），而將大學生政權交回給當局之舉，證明了我對大多數學生的信心並沒有白費……」教育部長馬哈迪醫生也正面說：「不負責任的學生只是一小撮而已，他們的行動往往是粗野的。」究竟是誰是一小撮？誰是粗野的呢？

緊接着便是阿末依布拉欣教授的恐嚇，說要採取紀律處分和吊銷獎學金對付參與學生會及新山達昔烏打拉木屋區事件的學生。

斗争

當局和“愛國最高理事會”醞釀組織一個中立的過渡委員會來接管馬大學生會，但為廣大的學生所拒絕。雖然馬哈迪醫生說：「大部份的學生不同意馬大學生會成立臨時執行理事會來接管大學行政，此時已顯示馬大學生會的領導層不再獲得大部份學生的支持。」但事實上，大學的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宿舍管委會，醫藥學會，法律學會，工程學會，華文學會，淡米爾文學會，理科學會，社會主義俱樂部及非寄宿生組織都表明立場支持馬大學生會，並認為馬大學生會是唯一能代表全體學生的團體。檳城理科大學學生會也表示不承認所謂的“愛國最高理事會”，並誓言全力支持馬大學生會的行動。

馬大當局不得不承認馬大學生會是唯一合法代表全體學生的團體，但却引用大學法令從九月二十五日起中止學生會的活動。但這項行動激起更多的學生團體和寄宿院校的學生反感，並紛紛宣佈支持馬大學生會。大學內的法律，理科、農科，工程及牙科學院的學生亦進行徹底罷課，以示支持。馬大學生會目前正在開展一項廣泛的運動，繼續鬥爭，直到恢復合法權力為止。

九月三十日脫稿

馬大華文學會主辦

1974年文藝創作比賽

11月30日截稿

Box 97, c/o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五洲四海

面臨考驗的 南朝鮮人民

在示威中，南朝鮮的學生們向警察扔石塊的情景

川修

一、一手遮天 民主力量連繼被摧殘

南韓軍事法庭在今年六月中，提審 53 個平民及兩名日本人。這些人之中，包括了大學生、教授、詩人、記者、宗教家與前政界領袖等。

到 8 月為止，已經有 14 人被判死刑（其中有 6 名後來改成終身監禁），其餘則判長期徒刑。法庭指控這批人陰謀推翻現統治體制，謀圖建立共產政權。但被告都否認這項控狀，並認為他們要求恢復民主，保障人權是應該的。他們要求廢除憲法，因為現行憲法是獨裁統治的根源。

二、苟延殘喘 屢弄權術獨夫朴正熙

1962 年 12 月，剛上台的前日本皇軍軍官（日本皇軍軍事學校畢業）朴正熙由於認識到李承晚因為一再修憲而被推翻，特地宣佈：憲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四年，不得連任超過兩次”藉以安定民心。可是，當他二度蟄聯大總統時，却把這項歷史教訓拋諸腦後了。

1969 年 7 月，儘管面對着舉國上下的強烈反對，南韓的執政黨還是在國會中，在反對黨缺席下，劇泥式地通過修改憲法，使總統得以三度連任，並在 10 月舉行所謂全民投票通過修改憲法。這次的修憲也因此稱為“三選修憲”。

在這期間，朴正熙開動了整個國家權力機器，動員了 60 萬士兵、30 萬政府官員及 150 萬黨員，鎮壓學生的示威行動，甚至他黨內的不滿份子也遭到整肅。

1971 年 12 月，南韓政府宣佈“緊急事態宣言”。朴正熙根據這項“宣言”，施行一系列所謂“國家安全特別法”，授權他頒佈各種限令，禁止戶外集會、示威、限制言論出版，限制人民流動、居住的自由。連茶樓，咖啡店，餐館也被令停止營業，因為這些地方時常有老百姓聚集。這些倒行逆施的法案，使

到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陷于停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1972 年 10 月，朴正熙更進一步宣佈南韓進入緊急狀態，解散國會，禁止一切政黨與政治活動，同時頒佈“十月維新憲法”，全國正式實行軍法統治。這項“十月維新”主要內容包括(1)總統每任增加到 6 年，並廢除總統蟄連次數之限制；(2)廢除由國民直接選舉總統的制度，改由“統一國民會議”間接選舉總統；(3)總統除了擁有解散國會的權力外，還可以自由任命法官、及擁有推薦國會議員的三分一人選的權力；(4)惟總統有權修改憲法；(5)“統一國民會議”之代表，一概不得加入任何政黨；(6)以總統為議長的“國民統一會議”為代表民意之最高機關。

“十月維新”把立法，司法與行政大權全交總統一人包辦；朴大總統從此以後，大可終身稱帝南朝鮮矣。

然而，朴氏並未就此滿足。他在 1974 年一月宣佈全國第三度進入“緊急狀態”，並引用新憲所授予總統特權，嚴禁任何有關修憲之言行。當時頒佈的“戒嚴令”的 15 條款，合起來則構成一個完整的“軍事法庭體系”，其中規定：“凡是觸犯禁令的平民，毋須經過審訊，可被監禁長達 15 年”。其次，“任何人士如果違犯或試毀此等緊急措施中任何條款，警方無需扣留狀即可逮捕之，並充公其財產”，又說“扣留”的期限不受限制。

此次緊急措施與言論限制，不僅針對國內人民，也同時適用於在韓國的外國新聞記者。無怪乎日本“朝日新聞”在評論中指出：“此次壓制反對修憲運動，是南韓當局一路來採取高壓政策最奇刻的一次。它說明了朴正熙正面臨他鐵腕統治 12 年又 8 個月以來最嚴峻的困難與挑戰。”

今年 4 月 3 日，朴正熙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地頒佈了“總統緊急措施第四號法令”，規定不顧政府命令，從事反政府示威與罷課者，可能被判死刑。這正如美國參議員哲治所譴責的，“朴正熙越來越殘暴地廢止民權和濫用南韓司法程序進行政治逼害”。

朴正熙集團在垂危之際，其獨裁本質更是暴露無遺了。

三、不願作奴隸 反朴怒潮席捲南朝鮮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曾在日本統治期間，李承晚獨裁統治期間，甚至在報章與反對黨等反對力量都被鎮壓下來時，還與法西斯政權作出前朴後繼殊死戰的南韓學生，眼看朴正熙政權“灑向人間盡是怨”，這回又挺身而出，反對獨裁政權，爭取人民的基本權力了。

就在 1973 年 10 月，沉寂了一年多的南韓高等學府，又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獨裁統治，爭取民主運動。全國上下的廿四間學院和大學的學生，都參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鬥爭行列。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漢城國立大學，高麗大學，神學院，商學院，文理學院，基督教學院，兩間女子大學，工學院與醫學院等。儘管各個學府展開活動的時間不同，但步代却是一致的。學生們通過示威、遊行、罷課、罷考及絕食來支持他們的要求：

- (一) 要求政府實行基本政策，以保障人民基本的權利和新聞與學術自由，並停止對學校的監視與干涉；
- (二) 廢止憲法並舉行大選，因為現行憲法是獨裁統治的根源；
- (三) 摆脫對日本經濟援助的依賴，實行自力更生的經濟政策；
- (四) 公佈金大中遭綁架的真相，並結束法西斯諜報活動。

很明顯的，這些要求旨在反對日本的經濟壟斷，並具有強烈的民族性。

如去年 11 月 7 日，漢城國立大學工學院學生抨擊政府“在發展旅遊業的美名底下，出賣同胞姐妹的肉體。”

20 日，“基督教青年”又發表聲明，義正辭嚴地指出：“日本對韓國的經濟接管，不但使韓國淪為日本經濟利益的下女，導至我國人民經濟的崩潰，也同時增加韓國政府的獨裁和腐敗。這是衆所周知的一項事實，我們認為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敵對行為，並對之嚴加譴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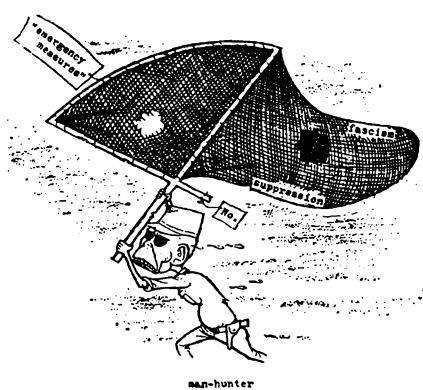
同一天，商學院發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反帝反買辦宣言”，將目前的統治者與日本佔領期間的賣國賊並提：“……現在，我們對另一些人應該如何稱呼呢？這些人在日本人被趕出後不到三十年的今日，再下令我國的中學教授日本語，而且通過了許多莫明其妙的法案。他們還在保護外資的藉口下，禁止外資工廠的工人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

梨花女子大學學生也在 11 月 28 日在校內集會，通過議案，除了“反對壓制，要求民主”之外，也強烈抨擊朴正熙的“對日隸屬政策”。

學生們這一系列行動並不是孤立的，他們深得廣大民眾的同情。南韓各階層人民，都支持學生的正義

要求。教授，輿論界及宗教界等紛紛採取行動支持學生。高齡 72 歲的宗教家咸錫憲以落髮剃鬚的抗議行動，表示對學生的支持。許多報社電台的記者及編輯也以罷工來抗議朴正熙政權對新聞自由的壓制。

今年，在行刺朴正熙案件後沉寂一段時期的宗教界及學生們批判政府的動向又告抬頭。9 月 23 日由言論界，宗教界人士組成的民主維護國民協議會，與梨花女子大學學生個別發表聲明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另一方面，韓國天主教工人，青年會等 12 個團體一千餘人也在漢城明洞教堂舉行集會，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如同各國的社會運動一樣，學生運動正起着先鋒隊的作用。朴正熙政權對這些抗議行動一味採用鐵腕政策，把這些人逮捕並交由軍事法庭審訊。



「緊急措施」，「壓制」，「法西斯主義」

四、民主復何存 軍事法庭內外漫天白

在祕密軍事法庭內，這些學生與活躍份子，都否認他們抱着暴力的目標。他們只是想通過示威，表明“為了民主”，反對維新憲法與獨裁統治“這點心意，並毫無“叛亂”或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之心。前往聆聽六月間審訊的被告家屬證實了：一

△主控官曾多次告訴李哲與另一學生，“我很清楚你們不是共產黨人。可是，為了國民利益，只要你們肯承認“控狀”中所指的與日本人會話，我便不問罪與你。”然而他們背棄了這項諾言。

△當局指控李哲的文章是“親共”的，“只有一名經驗老到的共產主義戰士才能寫出的。”事實上，李哲只是引述學校里的講議與當地出版的刊物罷了。

△絕大部份學生都是在“中央諜報局”里，施以“水刑”，“電刑”，“不許睡覺”等等酷刑後屈打成招，承認假供的。當他們在庭上否認這些“控狀”時，他們又被拖回牢房，毒打一頓。

△“中央諜報局”事先擬就“控狀”，迫使學生筆錄他們口述的“聲明”。

△被告的弟妹不許出庭聽審，只允許父母或妻子其中一人聽審。此人若在審判時流露任何感情，就得馬上離開現場等等。

判決後，部份學生被允許作最後的簡短答辯。被控領導今春反政府示威的李哲（26 歲）申辯道：

"我們只是反對政府，並沒有反對國家。如果爲了國家的利益，死是值得的話，我們準備隨時捨身就義。但是看在上帝臉上，千萬不要把我們稱爲共產份子。世界各地都有學生示威，我們從未聽過有那個國家，把示威遊行指爲反叛"。

另一名被告則說：

"我認爲學生示威就好像城市中掃除垃圾。如果不把這些垃圾掃除乾淨，它將腐化，並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

其中，也有一名被告利用了那簡短的時間，替他一名受處罰更重的朋友講話。

被控以金錢接濟"全國民主青年學生聯合會"的著名國際詩人金芝河（即金永一之筆名）在法庭上告訴提審的將領們：—

"推翻復興中的獨裁者是惟一救國之道。學生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反對這些東西的原則，將不會有所改變。我堅信這些"安全法令"是無效的，雖然我破壞了"總統緊急措施"。我要竭力協助學生運動。學運內容不僅包括示威而已。示威只是學運（內容）之一。提出種種建議也是其中另一項內容……我不相信政府會被學生示威所推翻的……我寫了詩歌"五名叛徒"，還進行了一項新的農村運動。

"政府強加于人民的"新鄉村計劃"是錯誤的。它並沒有帶來什麼，僅是在外表上，更換了屋子的茅草屋頂……"

到此，他的話被主審的將領打斷了。

在總結陳詞時，被告們的律師也指出：

(a)甚至在日本佔領朝鮮期間，人民叛亂時，最高的懲罰也不過坐監12年。

(b)這種嚴厲的處分都是在不正當的法律程序下判決的：詰問被告律師時，受到限制，而42名控方證人的問話却是在被告律師缺席下完成的。這無異于謀殺，很難叫人接受。

(c)這種法令與軍事法庭下的現行統治，同納粹德國不相上下。

律師們的陳詞，也被打斷了。過後，這些律師被扣留問話。其中有一名在數日被釋後，遭上法庭被判坐監！

審訊期間，當局也在該地方安插了制服與便衣警察，搬出了無線電機，調查和證實出席旁聽的家屬的到庭與回家。

更有幾位被告的母親事後被扣留。也有四名特務找上一名在醫院療病的母親，問她有關她當天在法庭的表現。

天主教會的池學淳主教也在8月1日被指控于法庭，指他通過金芝河煽動"全國民主青年學生同盟"的地下組織，並提供金錢上的援助。他是在出國歸來被捕，受中央諜報局連續盤問了四天。他後來在醫院還受到森嚴的監視，雖然他的案件開審在即，他在六月廿三日又被傳到中央諜報局總部扣留。他的律師陳天亦受扣留。

池主教被判坐監15年。其他的被告也被判下了

苛厲的處分，長老會牧師朴炯圭和延世大學的兩名教授各被判10年與15年不等。兩名日本被告則被判各20年的監禁徒刑。

所謂苛政猛于虎，普天之下的苛政最後必然是動用他們所掌管的軍隊、警察、法庭和監牢等來扼窒民聲的。

五、暴政千夫指 國際輿論執言伸正義

對於朴正熙政權玩弄政權殘害無辜的野蠻行爲，各國的輿論紛紛提出嚴厲的斥責。朴氏集團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了。

7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指出："目前的政治動盪是發生在朴總統1972年11月間在軍事法令掩護下修改憲法之後。這項修改使他得以隨意留職，控制國民議會，並發揮無限的權力。去年秋季的學生示威，跟接下來的要求恢復民主憲法的簽名運動，導致頒發緊急法令，使到任何不滿的人們都可能被處死。

"這個可恥的局面使美國廿五年來流血出錢所維護的原則成爲尖銳的諷刺。"

7月22日，一群大學教授、學生與反戰人士在夏威夷的南韓大使館外示威，譴責朴正熙無理迫害金芝河等人之暴戾罪行。

世界職工會聯合會(WFTU)也發表聲明譴責朴氏集團破壞了最基本的人權。聲明也要求立刻撤消這些非法的"判決"，釋放所有的南韓愛國人士，同時也呼籲全世界勞動人民跟各地職工會齊聲要求停止迫害南韓愛國力量，發起運動拯救南韓愛國人士。

國際記者機構(I.O.J.)在布拉格發表聲明，譴責朴正熙集團繼續迫害南韓愛國與民主力量，並再度致電朴氏，以示憤慨。

日本各地學生、宗教、政治界人士也紛紛提出抗議，例如由日本全國30多個政黨與民間團體組成的"全國日韓友誼暨復交委員會"在7月22日進行街頭宣傳，該委員會領導人爬上車輛以揚聲器沿街演說，怒斥朴氏等人之罪行。

7月24-25日假東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青年大會"，在會議第二天，一致通過了有關採取國際聯合行動，爭取釋放非法被捕的南韓愛國人士的一項議決案。26日，100名與會代表和日本青年也到南韓大使館外示威抗議。

7月23-28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的亞洲學生聯合會第四屆大會也採納了下述的議案：

"亞洲學生總聯盟第四屆宣佈每年四月爲"支持暨與南韓青年學生團結月"，支持他們反法西斯、爭取獨立與和統一的行動，要求釋放南韓"全國民主總聯盟"的領袖及爲南韓社會民主與和平統一而鬥爭的愛國民主人士，並積極援助早日實現民族和平統一。"

亞洲學生聯合會，澳洲學生聯合會及澳洲全國學聯也致抗議書給南韓大使，對美日干涉朝鮮內政及繼續支持"朴正熙政府"的

（轉49頁）

核武器與原子反應爐

(小梅)

自從印度五月十八日成功試爆原子弹後，亞非拉許多國家都紛紛向“核俱樂部”的某些成員國購買原子反應爐，並與之簽訂有關核技術合作與提供核燃料的協定。原則上，這些協定僅對協約國提供了以和平用途的核子燃料及工藝知識，主要是用在發展核電廠方面。

但是，協定所提出的保障方法是否能保證無核國家在將來不會從核子發電廠上獲取發展核武器的能力呢？專家們曾針對美國較早時提供核燃料給印度境內兩座發電用的原子反應爐發表談話：“供給那兩座反應爐所需的核燃，不致會轉為核武器的用途。”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在該國核爆成功後接見《新聞週刊》代表時亦曾說：“一個有核能的國家與一個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是有所不同的”。事實又是怎麼樣的呢？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談談核武器的一些原理。簡單來說原子弹的基本要求是在引爆時，能夠在指定的時間內發生迅速的鏈式反應，使所用的原子炸藥（鈾或鈈）能發揮全部的作用。因此，我們首先必須了解引爆用的中子可能產生的反應，才能從而控制原子弹，使之爆炸成功。已知天然鈾塊是由鈾 238

及極少量鈾 235 組成，中子必然受到兩種鈾元素的影響進行核反應，下述的情況就是我們考察鏈式反應能否進行的基礎：

(一)任何速度的中子，只要打中鈾 235 原子，都有可能引起核裂變，產生新的中子，新的中子再去打中其他鈾 235 原子，從而引起新的核裂變。在這鏈式反應中產生巨大的能量。

(二)中子的能量只有大于 1.1 兆電子伏特 (1.1 eV) 才可能引起鈾 238 發生裂變，但也有可能被鈾核非彈性散射掉，使中子能量變到 1.1 兆電子伏特 以下。

(三)能量小于 1.1 兆電子伏特 的中子並不能引起鈾 238 發生裂變，但會被吸收並引起蛻變而成為鈈 239；這就使中子數目減少了。

(四)由於原子核小空間大；故中子可能逃出鈾堆。

(五)鈾塊里多少會含有雜質，其中有些雜質對中子吸收特別厲害，這同樣會使中子數目減少。

那些導致中子數目減少的條件都是不利于原子弹爆發的因素，所以，鈾 235 就必須是純淨的，濃縮的。以上談的原子弹製造時所要面對的問題。在技術上只要能製取濃縮的，純淨的炸藥，爆發時採取必要的措施使原子弹的某部份炸藥不致因其他部份炸藥先爆而被炸散。那麼，我們大體上是能夠說試炸是會成功的。科學家們更發現能夠產生類似第(i)種核裂變的還有鈾 233 與鈈 239。

現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怎樣製取核武器所需的燃料。從核能方面來看，核燃料必須是含有下列三種裂變同位素中的一種——鈾 233，鈾 235，鈈 239；但是，其中只有鈾 235 是天然存在的（只佔天然

在越南使用的脫葉劑

(叶欲立)

美國國家科學學院小組對“在越南所使用的脫葉劑之影響”的調查報告在 1974 年年初完成。據稱，這項報告書將有助于美國政府決定是否要把脫葉劑包括在 1925 日內瓦條約中禁止首先使用的化學武器的範圍內。美國雖然有在該條約上簽字，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該項條約。尤有進者，美國政府為了替自己在越南使用催淚氣與脫葉劑辯護，堅持這兩種化學武器並不包括在該條約內。

該小組對於天生缺陷與脫葉劑的使用之間的連系，找不到有結論性的證據；但卻發覺在兩個省份內有些兒童受到脫葉劑影響後，有患上重病的跡象。據稱，至少有 38 名兒童中了脫葉劑之毒後而身亡。在西貢一家醫院里存有死產與畸形新嬰的完整紀錄。這些紀錄尚在研究中。另外有四五十名越南軍事技術人員多年來從事噴灑毒氣計劃。這些資料必能夠提供進一步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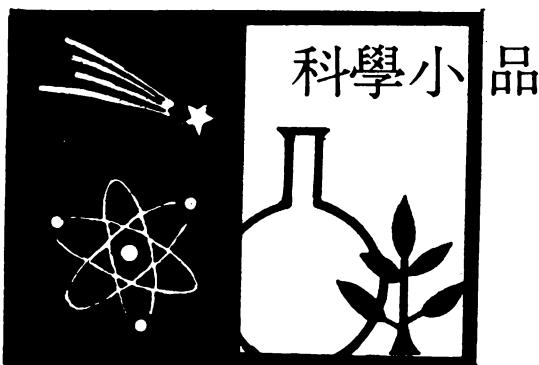
該項調查包括森原地所遭受之種種影響。在岸邊生長之紅樹森林所蒙受的破壞最為嚴重——約有 36% ($260,000$ 英畝) 遭受過一次或一次以上的噴灑。這種藥品只需要一次的噴灑就足以摧毀樹木。在西貢以南的某個三角洲上的紅樹，現在需百年之後，方能復甦茂盛如故。該小組所呼呼進行的一額龐大人工復甦計劃，也需 40 年的光景，才能見效。

在內陸一帶，共有 $2,670,000$ 英畝的森林受到最少一次的噴灑。該小組亦相信，所損失的木材共達 $1,250,000$ 立方米之巨。該報告同時證實了較早時曾經宣稱“荒蕪地帶將被價值低微的竹林所覆蓋”的警告。

官方的軍事紀錄估計遭受噴灑的農作園地為 $2,600,000$ 英畝。該小組指出這數目字過于保守，但卻認為園地受噴灑後，農人僅損失一季的收成。該小組證實留在土壤中的有毒的殘餘為害最多一年。至于其社會影響——許多越南人責怪美國帶給他們諸多災害——這影響恐怕就不止一年了。

鈾礦 0.7 %) , 其他兩種則必須從 " 再生 " 材料來製取。例如鉢 239 是由於天然鈾 238 吸收一個中子後產生的放射性蛻變而形成的；鈾 233 則是鉢 232 經過類似性質的轉變而形成的。原子反應爐正是生產這些核燃料的裝置。在某些條件下，它可以用來生產核燃料，但在另一種裝置下，它又是作為獲取動力的原子發電廠。根據美國科學家在批評尼遜總統答應以核子反應爐供給埃及的聲明稱：埃及可以利用原子電力廠之產物鉢以製造原子武器。簡單的原子武器只需要四公斤至八公斤之鉢。美國擬賣給埃及之核反應爐每年可生產鉢二百餘公斤。有了這些發展核武器的物質，他們說：在六年至七年內定能製成核彈”。正好作為引證。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任何的核援，都能夠給予受援國獲得發展核武器的能力；一個有核子能的國家與一個有核武器的國家基本上並無不同；問題的關鍵只是有核子能的國家如何去使用其核能罷了。



衣服沾上油、墨、墨水如何去掉？

· 芳 ·

我們的衣服如果沾上了油、墨、墨水，有什麼辦法去掉這些污漬呢？

首先，讓我們看看車間里機器修理員。他們雙手沾滿了黑黝黝的潤滑油，這些油漬是如何洗掉的？只見他用干布稍微抹兩下，然後把手浸入汽油桶里，不到一陣子，雙手便洗得乾乾淨淨了。

原來，汽油具有溶解潤滑油的本領，就如水能溶解白糖或食鹽一樣。此外，汽油還可以利用來除掉衣服上的菜湯油污，或油印小報時沾到的墨點。

其實，有很多化學溶濟，如四氯化碳，乙醚等，也有同樣能溶解油脂的本領，只不過沒有那麼普遍罷了。

現在讓我們談談墨漬與墨水漬。

"臭土燈"的原理

(华风)

我們都見過有些夜市小販所用的 " 臭土燈 "。它是一根直管插在一個罐子上，頂端燃燒着非常明亮的火焰。然而，罐子里頭的 " 臭土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所謂 " 臭土 "，又稱電石，樣子就像一塊塊青灰色的石頭。它是用石灰和焦炭在高溫的電爐中煉出來的，化學名字叫碳化鈣 (CaC_2)。如果把它投入水中，就會跟水起化學變化，生成熟石灰，同時還放出一種惡臭的氣體，這就是電石氣。



把電石裝進 " 臭土燈 " 中，發生的電石氣從小管導出，引火點燃，就發出耀眼的光輝。

電石氣在化學上稱為乙炔，是由兩個碳原子和兩個氫原子組成的有機化合物。

純乙炔是無色，略有香味的氣體。而石電氣却有一股令人作嘔的臭氣。這是由於電石中除含有大量碳化鈣，還有少量的硫化鈣，磷化鈣等雜質。這些雜質和水也能發生化學變化，產生一些惡臭的硫化氫和磷化氫等氣體。這些氣體混在乙炔中，所以把乙炔也弄臭了。

乙炔的用途很廣，可以用來製成酒精，合成橡膠，各種塑料和合成纖維等等。

乙炔和氧的合作，點燃就是氧炔焰。氧炔焰真的是氣勢威猛，能達 $3,500^{\circ}\text{C}$ 的高溫，是焊接金屬和切斷金屬的能手。

乙炔大量混入空氣中，就成為可以引起爆炸的混合氣體，所有乙炔發生器的地方，是嚴禁烟火的。

墨和墨汁都是因烟炱做的。以化學成份而言，烟炱就是碳，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找不到什麼溶濟可以溶解碳。因此，不能靠溶濟來除去這種墨跡。然而人們却從實踐中發現，如果一沾上墨，就即刻把衣服浸在水裏，用飯粒搓洗，則能除去墨跡。

不過，如果墨跡沾上太久，要洗乾淨就不容易了。

至于衣服沾上藍墨水漬，要去掉這傢伙就簡單得多了。我們可以用各種各樣的化學藥品加以漂白，因為藍黑墨水主要成份是鞣酸亞鐵。在空氣中，它會被氧化為鞣酸鐵。鞣酸亞鐵是能溶解於水的，而鞣酸鐵却是不溶解於水的黑色沉淀。因此衣服一沾上藍墨水，可以立即用清水滌洗之，則可清除污斑。過了一些時候，當墨水變成鞣酸鐵時，那就不易洗淨了。但是仍然可以用一些化學還原劑，把鞣酸鐵重新還原為鞣酸亞鐵，如草酸溶液就能除掉墨水跡斑。

鄒容

范且



革命軍馬前卒

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風雷激蕩的時代，是一個新舊鬥爭激烈的時代。當時的許多知識青年，以敢言敢闖的姿態出現，吹起時代的號角，喚起人們向腐朽的舊勢力鬥爭。鄒容就是這些知識青年當中一位特出的優秀人物，他自署為“革命軍馬前卒”，二十一歲就為革命犧牲了。

鄒容，1885年生於“天府”之稱的四川省。六歲時就進私塾受傳統的教育。幾年間，就讀完了封建教育規定要讀的四書五經，除此之外，他也讀了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等歷史名著。鄒容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他很希望兒子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十二歲時，鄒容跟着哥哥一起參加童子試。當他拿起考卷，看了詞意晦澀的試題，不很明白，要求主考官解釋，但被拒絕，鄒容很氣憤，和主考官頂撞起來，並退出考場。他父親勸他認真讀書考取功名，他斷然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這顯示了他向舊制度決裂的决心。

那時，中國在腐敗無能的清朝統治下，整個社會閉塞落後，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也節節入侵，在重重的內擾外患下，人民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鄒容生長在這樣的時代，作為一個熱血青年，無疑是很苦悶的，但這樣的環境，也磨煉了他。他逐漸感覺到要使中國社會進步，就得向世界各國探求新知識，於是便同一些朋友到重慶學日語、英語及西學。在課外，他大量閱讀書報，對國內外的形勢，漸漸有所瞭解，文章中也時常出現新的見解。

義和團運動後，反清的浪潮更加猛烈地沖向封建專制的清朝政府。人們要求改革的呼聲四起，清朝迫於大勢，也擺出“維新”的姿態來，叫喊“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四川總督為了響應“維新”的號召，也學其他省分，在成都招考，選出二十二名青年去日本留學。鄒容聽到這消息，雀躍萬分，認為這是學新本領的好機會，他從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選考試

。由於他思想進步，敢說敢做，得罪過一些人，所以雖然他考得不壞，但有人從中阻梗，他的錄選資格被取消。

鄒容只好到成都經學書院學習，這間書院的山長呂翼文，是搞考據訓詁的。鄒容到了那兒，不管書院的清規戒律，時常“指天劃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他和同學激烈辯論起來。這引起了山長呂文翼的恐懼及不滿，把鄒容開除。

這一連串的打擊，對於一個十多歲的青年來說，是不好受的，但對鄒容來說，却更激發了他的進取心，過後他決定自費去日本留學，三番四次向父親爭取，甚至差點兒和父親決裂，終於是爭取到了。

鄒容從此擺脫了家庭的束縛，沖出封建教育的牢籠，踏上新的征途。

《革命軍》

鄒容先到上海學習日語，作為到日本的準備。那時的上海；已經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黃浦江上停泊的外國軍艦和輪船，到處林立的吮吸中國人民血汗的外國銀行和工廠，在中國土地上趾高氣揚的外國巡捕，這一切一切，激起了鄒容對賣國的清朝政府的仇恨，對於中國的處境，鄒容更是憂心忡忡。

鄒容在上海只待了一段短時期，1902年春天，他出發到日本去。鄒容到了日本的東京，進入同文書院學習，在課餘，他又積極開展活動。

1903年春節，一千多名留學生在東京駿河台留學生會館奉行新年團拜會。在會上，鄒容和馬君武等人都發表了演說，控訴清政府的罪行，認為不推翻清朝，就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這些慷慨激昂的言論，激起了留學生的斗志。

從此以後，鄒容時常出席大會發表演說，他很快就成為留日學生中鼓吹革命，反對清朝的最年輕的闡將。

當年四月下旬，東京《朝日新聞》揭露了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陰謀，留日學生界大為憤怒，鄒容和陳天華等人召集留學生大會討論政策，會後組織，“

拒俄義勇隊”。後來清政府勾結日本政府，解散“拒俄義勇隊”，義勇隊是被解散了，但學生們的革命意志是解散不了的。

鄒容在日本的一年多期間，不僅毅然投入留日學生的愛國民主鬥爭，也讀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家的著作，以及美國獨立、法國革命的歷史。

他決定寫一本書，去喚醒更多的中國人，投入到革命的行列，去推翻清朝的統治。這本書以《革命軍》為名，當時，他不過是一位十八歲的青年。

正當鄒容要動筆寫《革命軍》時，傳來清朝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與一個監督的妾有奸情，這個姚文甫，一向是留學生運動的死對頭，大家決定給他點顏色看，煞煞敵人的威風。鄒容約同幾位同學，到姚文甫的住所，把姚文甫揪出來，剪下他的辮子，懸於留學生會館的屋梁上示衆。清朝駐日公使對這件事大為光火，他照會日本外務省，要追拿鄒容，鄒容毫不畏避，但在朋友的勸告下，暫避大阪，在大阪的一位朋友叫他不要逗留在日本，他才返回上海。

鄒容對於被迫中止留學，一點也不喪氣，因為他知道世界是廣闊的，道路是漫長的。

鄒容一回到上海，就住入愛國學社，並在愛國學社結識章太炎〔註〕。這位年青的闖將，從四川到上海，從上海到日本，經風雨，見世面，得到了磨煉，現在他的革命觀點更為鮮明了，由反清的愛國民主鬥爭，進入在思想戰線上對改良主義發起進攻戰。鄒容認為革命的主動權是操在國民，而維新（改良）是要向清朝乞求，是不可能代替革命的，必須拋頭顱，灑熱血，去開闢中國的前途。

留學日本

鄒容在上海這段期間，寫完了《革命軍》。這本書相當全面地論述了當時的革命問題，它是打倒滿清的運動中，一本較早號召革命的著述。它說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認為革命是“除奴隸而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業。

《革命軍》認為革清朝的命，必須先從思想上革“奴隸根性”之命。鄒容無情地鞭撻了奴隸的嘴臉，因為它是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鎖，使人不敢思考，不敢行動，更不敢反抗，只有逆來順受，永遠卑屈地做奴隸。

鄒容在《革命軍》中揭露了清朝統治者極其殘酷的經濟剝削，農民除了遭受地主、土豪的剝削外，還要受清朝官吏的重重壓榨。由於鄒容在思想上的局限，《革命軍》存有不少錯誤的觀點。例如在暴露滿清的腐敗統治的同時，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還不夠；在反清的旗幟下，沒有把滿洲貴族和滿族人民區分來看待；鄒容也把革命界分為“野蠻革命”和“文明革命”，將農民羣衆的反抗鬥爭，稱為“野蠻革命”，這就使自己和農民羣衆隔離，甚至對立起來。

入 獄

《革命軍》的出場，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到清朝的統治者驚恐萬分。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蘇報》為了擴大《革命軍》的影響，陸續發表了宣傳革命及介紹《革命軍》的文字，這些都對讀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對滿清政府來說，却是觸目驚心的。由於蘇報館及愛國學社都是沒在上海的租界，滿清政府不能直接對付《蘇報》及愛國學社。6月29日，滿清政府勾結租界的帝國主義者，到蘇報館捉人，但只抓到一個賬房。第二天，他們闖入愛國學社，指名要捉蔡元培，鄒容，章太炎等人。蔡元培已事先避走青島，只捉到章太炎，鄒容當時避住他處，聽到章太炎被捕，為了不願置身事外，及共生死的態度，在7月1日，自動投案。章太炎、鄒容等人被關進巡捕房後，清朝政府想把鄒容、章太炎押解南京，加以殺害。當時，租界的帝國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不肯引渡。這些外國領事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7月15日，租界的會審公廳公然組織所謂額外公堂，對章太炎，鄒容等進行非法審訊。

會審多次，都沒有定案。清朝政府再次和外國人勾結，額外公堂便判章太炎和鄒容為“永遠監禁”，由於輿論界的大力抨擊，章太炎被改判監禁三年，鄒容兩年。

清朝的統治者和帝國主義者以為通過蘇報案，監禁鄒容、章太炎，就以為能夠壓抑日益高漲的革命風潮，事情的發展正和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他們的壓力，却給人們更大的推動。

縱使不成頭被砍 也教人間稱好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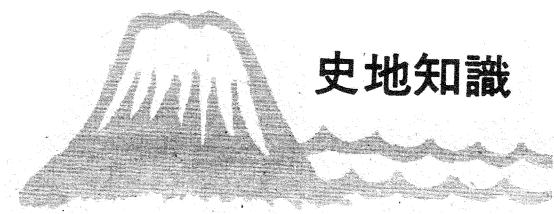
上面兩句歌詞，引自《革命軍》。鄒容在家鄉同舊社會傳統勢力的鬥爭，在日本留學生運動中的愛國鬥爭，到上海法庭上和監獄里的鬥爭，都始終貫串了這歌詞的精神。

鄒容和章太炎雖然身在獄中，還時常通過詩詞，抒發心中悲憤激昂的愛國感情，刊載在報刊上，繼續發揮愛國反清的戰斗作用。

鄒容在獄中，飯吃不飽，還被罰做苦工，經年累月地遭受折磨，1905年2月，鄒容終於病倒，當局也不給他治病，直到他的病況非常惡劣，才允許被保出獄，但出獄前一天，當局的醫師配藥給他，鄒容回獄服了藥，却在夜半口吐鮮血死去，年僅21歲，人們懷疑可能是被毒死的。

鄒容死了，但他的為革命獻出青春的光輝形象，却永遠活在人民心中；他的立志革新，敢於鬥爭，敢闖敢幹的大無畏精神，鼓舞着中國人民繼續向專制的清朝政府挑戰。

（注）章太炎早年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寫過一些有战斗力的文章。可是在他晚年，隨着革命的失敗，他與時代隔絕，思想也明顯地倒退。



史地知識

喜馬拉雅山小國

不丹

小丹

不丹隱藏在印度次大陸寧靜的一角，是喜馬拉雅山東側的一個小山國，北面緊接西藏，西鄰錫金，東南兩部則與印度及孟加拉相接。

這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國度，其高原與富饒的山谷，被高山峻嶺和無數的瀑布所環繞，長久以來很少外國人踏上其土地。所以，它的幽靜氣氛一直不受外來的干擾。

不丹的早期歷史，很少人知道。但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不丹即淪為英國的保護國，受英國的支配。一九四七年英國自印度撤退，印度當局遂繼承英帝的衣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強迫同不丹簽訂「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規定不丹的對外關係，要接受印度的“指導”。

近幾年來，不丹對印度的控制日益不滿，一九六一年一月，不丹表示自己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九月它加入聯合國。

到目前為止，不丹只跟印度和孟加拉建立外交關係，並派有一支代表團駐在紐約聯合國。它儘量避免與中國的西藏，引起任何磨擦或緊張。

不丹國內沒有政黨的組織，國王在「宗督」的協助下治理國家。「宗督」的組織相當於國民議會，其一百五十名成員由國王所委任，或是由喇嘛和鄉村長老挑選出來擔任的。

不丹全國人口約八十萬人，其中百份之七十五為不丹族（為藏族的一個分支），其餘為尼泊爾族。居民多信喇嘛教。通用不丹語、尼泊爾語。

近幾年來，不丹的社會和政治發生過許多重大變化。首先國內出現了十多間的醫院和一百間以上的學校。國人擁有土地，只限三十英畝。許多不丹人在外國高等學府求深造。幾條公路，由不丹開闢到印度。

不丹主要的農作物有稻米、玉蜀黍、青稞、小麥和木材。礦藏有銅、白云石（鎂礦）、石灰石、石膏、石墨和煤等。

大約於今年六月間，不丹國內舉行一次盛大的加冕大禮，十八歲的王子吉格梅·多爾吉·旺楚克，繼位為不丹國王，同時是世界最年輕的國王。

目前不丹的專制君主政體，已逐漸轉變為立憲君主制。年青的國王繼位後，一般預料他將繼承已故父王之遺志，繼續走向君主立憲之道路。

現在人們若要到不丹，也都受到印度的限制。旅客要通過與不丹南部邊境接壤的限制區，必須得到新德里外交部的許可。現在不丹正開始計劃有限制地向遊客開放這個王國，藉以吸收外匯。

在這個內陸山國里，沒有所謂二十世紀文明的緊張，有的是天然的美景和寧靜的氣氛。環境污染和車輛擁擠，是聞所未聞的怪名詞。這裏的氣候變幻無常，是個風景壯麗而幽靜的王國。



塞浦魯斯島位於地中海東部，地扼歐、亞、非三洲海上交通要道，是地中海和中東的戰略要地。其面積共 9262 平方公里，人口約 60 萬，其中希臘族佔 70%，土耳其族佔 18%，餘者為亞美尼亞人和其他外籍人。由於美蘇近來明爭暗鬥，把塞島看成一艘“有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的航空母艦”，塞島因此也遭受池魚之殃。

這塊自古以來就是多災多難的土地，在 16 世紀前曾先後被埃及人，希臘人，波斯人等等所佔領；從 1517 年開始，它被併入土耳其版圖。1878 年英國從土耳其手中取得該島之租借權。1914 年，土耳其加入中歐國家集團與協約國作戰，英國就歸併了塞島，並一度曾經打算把它讓給希臘，以換取希臘參加協約國，但遭希臘所拒絕。1925 年塞島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同時從此成為英國在地中海中的主要軍事基地。

關於塞島地位屢次變更，在任何時期都沒有徵求過島民的意見。儘管如此，塞島人民一路來便懷有要求獨立，擺脫異族統治的願望。

在本世紀廿年代中期，一股要求擺脫英國統治，主張與希臘合併的運動（伊諾西斯運動）已經在萌芽成長。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該運動已經開始嚴重地威脅英國的統治地位。在 1931 年的暴動中，憤怒的民眾甚至燒毀了總督府。

高山王國

錫金

· 錄 ·

錫金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是個內陸國家。北接中國，西鄰尼泊爾，南與印度毗鄰，東與不丹接壤。全國面積只有七千一百平方公里。它又是位於西藏春峯峽谷和印度產茶區大吉嶺中間。喜馬拉雅山著名山隘——納都拉，傑拉和賽勒巴拉均在錫金東南境內，它一向是喜馬拉雅山區人民往來交通的要道，也是殖民勢力從印度洋伸入西藏的傳統通道，它的戰略地位顯得特別重要。

錫金是一個封建王國。十九世紀以來，英國勢力開始侵入錫金。一八三五年，英國強迫錫金將大吉嶺和蘭吉特河以南地區割給英國。一八六一年又強迫錫金訂立不平等條約。一八八七年，英國又強佔錫金，並攻入中國西藏，迫使清朝政府於一八九〇年簽訂「藏印條約」，規定錫金由英國一國「保護督理」。

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它繼承英國的衣砵，強迫錫金與其簽訂「維持現狀條約」。一九四九年六月，印度派兵進駐錫金。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五日，印度再強迫錫金簽訂「印度與錫金和平條約」，規定錫金為印度的「保護國」。條約規定錫金在內政方面享有「自治權」，但印度向錫金強行派出「錫金首席行政官」，實際上行使首相的職權。印度另外還在錫金派有「政治專員」代表印度政府控制錫金的國防、外交和交通等大權。

印度為了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錫金問題，於今年九月四日在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法案，准許錫金派遣代表出席印度的參、衆兩議院。換言之，錫金將由保護國

一變而成爲印度聯邦的一州。從此，錫金的防務與外交應受印度控制。

錫金統治者南吉爾於九月二日打電報給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請其暫緩將修正法案提交國會討論，並抗議印度企圖吞併其王國。可是新德里當局視若無睹，其國會依照原訂計劃，通過修正法案。錫金學生與政黨人士則呼籲國際支持他們的要求，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錫金的前途。

錫金的經濟基本上受印度控制。錫金本身沒有自己的貨幣，主要使用印度盧比。對外貿易完全由印度控制。

錫金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九五·七八巴仙。南部盛產稻米、馬鈴薯和水菓。北部盛產玉米等。錫金還有廣闊的牧場，畜產以牛、羊、驥等為最多，毛和皮革為主要出口商品。錫金的犁牛是世界有名的，毛長而幼滑，為名貴的出口品。

錫金山區森林資源豐富。森林面積佔全國面積約百分四十三。

錫金的礦物以銅為主，此外還有石墨、石膏等，不過很少開採。

錫金的工業很不發達，僅有一些水果加工廠和釀酒廠以及一些手工業。為了發展自己的文化，錫金創立了一間工業學院，進行織地氈、製造金屬用具、陶器、木雕等手工業的訓練。

錫金的土地絕大部份屬於王室、貴族。貴族、地主可以私設法庭，任意審判領地內的農民。

錫金全國人口十七萬五千（一九七〇年估計）。其中百份之七十五為尼泊爾人。居民多信喇嘛教。通用尼泊爾語、藏語、英語為官方語言。

錫金的首都是甘杜克，人口約有一萬二千人，為錫金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曾經同意讓塞島自治，但由於該島地位險要，這計劃一再耽擱。1954年11月，隨着英軍從蘇彝士運河撤退，英國的中東部隊便移駐塞島。1955年以後，島上反英事件頻繁發生，英國只好宣佈進入緊急態。1956年，伊諾西斯運動首領馬卡里奧大主教被流放到印度洋之孤島上。但是這項措施不曾挫折伊諾西斯運動。相反地，島上戰雲密佈，空氣緊張，希土二族同時不斷發生衝突。希土兩國的關係也因而日益惡化。

馬卡里奧大主教在1957年獲得釋放。1959年英國終於讓塞島獨立，但却加上允許英軍繼續保留軍事基地，與希土兩國締結軍事同盟，讓兩國軍隊駐守島上，同時不得與希臘組織同盟等條件。

塞浦魯斯終於在1960年宣告獨立，首任總統為馬卡里奧大主教，內閣成員，議會代表，行政機關以及軍隊之組成都按照憲法所規定的比例分配給希土兩族。至於有關宗教、教育、文化等問題，也由各族組成居民議會處理。總之雙方各成一體，有關重大國家

措施都遭擋淺。1962年下半年後，希土兩族就憲法問題爭執不已，甚至釀成內戰。

1964年，土族人撤回其國會代表，並於1967年底擁護副總統庫奇另設行政評議會，主張分割塞島。馬卡里奧總統宣佈土族這項行動為非法，並堅決反對分割塞島的任何主張。他同時反對伊諾西斯運動，極力主張兩個民族的領袖和平解決矛盾。

馬卡里奧本是伊諾西斯運動的領袖，但他在塞島獨立後與希臘當局及該運動的游擊組織關係日趨惡化。並在1970年險遭刺殺。

今年七月中，塞島發生軍事政變，總統馬卡里奧被罷黜，土耳其出兵塞島，與希軍發生正面衝突，美國在事件發生後的明顯做法是把它留在北約集團內解決，但蘇聯則想趁混水摸魚，撈上一把，一方面派人插手英希土的日内瓦會議，一方面企圖通過安理會派人員前往島上活動，但這兩項主意都遭拒絕。目前，塞島局勢還在發展中，種種事項證明，塞島事件的發生是有其歷史、社會及國際背景，它絕不是孤立的。

向魯迅學習

■ 學雷 ■

魯迅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八年了，這三十八年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世界經歷了一連串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大變革。三十八年來，為人民的正義事業而奮鬥的人們，不僅沒有忘懷了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反而更加懷念他、更加崇敬他，對他不是更生疏，而是更熟悉、更親切。特別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包括近來開展的批林批孔的羣衆性運動），魯迅思想的光輝，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燦爛。魯迅，作為一個徹底的、堅定的唯物論者，作為一位與舊傳統、舊觀念徹底決裂的偉大思想家，他的文化革命先驅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魯迅誕生在封建地主家庭，但是，他後來徹底背棄了自己的出身階級，成為人民事業隊伍里一名堅定的戰士。這裡，我們懂得一個道理：人雖然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但是，將來走什麼道路，要成為哪一種人，要為哪一些人的利益而奮鬥，這是人可以選擇的。我們的許多知識份子朋友，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但是，他們如果肯接受先進思想，有勇氣同自己的出身階級劃清界限，實行決裂，思想感情來個根本的變化（主要是世界觀來個根本的變化），滿腔熱情同勞動人民站在一道。那麼，他們也是能夠成為魯迅式的，白求恩式的知識份子的。

像魯迅這樣，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不經過認真的、深刻的思想改造，是不可能的，不經過暴風雨的考驗，不經過實踐的鍛鍊，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學習魯迅，努力改造自己的舊的世界觀，勇敢地同舊傳統、舊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把自己鍛鍊成為堅定的，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

魯迅先生的偉大，是必須經過認真學習才能深刻體會的。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作為舊社會的偉大的批判者，他的功績，他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是一個必須嚴肅認真研究的課題。要了解魯迅的偉大，不能僅僅讀魯迅的幾本書（讀魯迅的書自然是重要的），還要學習中國近代史、現代史。不把魯迅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現實鬥爭中去觀察，不聯繫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來看魯迅的書，研究魯迅所做的事（除了拿筆桿子作戰外，魯迅還做了許多寫作以外的工作），那是不可能了解魯迅先生偉大之處的。

可是，現在有一些人，却不是這樣去研究魯迅，認識魯迅，有的是把魯迅當作一個「孤軍奮戰」的人，却不注意他在北京時期積極支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不注意他在北伐時期在南方革命中心廣州的工作，

不注意他在上海時期參加中國保障民權同盟、左翼作家聯盟這些事實。魯迅先生固然有過彷徨，但是，那是戰鬥者要尋找光明而一時還找不到的彷徨，不是懦夫、逃兵的彷徨，不是對人民正義事業悲觀絕望的彷徨。

有的人，不去認真研究後期的魯迅，而只抓魯迅早期的幾篇還沒有擺脫進化論與尼采哲學的影響的文章，就以為魯迅不像個為勞動人民事業奮鬥的革命家。魯迅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的「天才」，他也同世界上的偉大人物一樣，是實踐鍛鍊出來的，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從實踐中，從實際的階級鬥爭中提高了思想，改造了舊的世界觀。他當初還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但他後來却是了，我們就沒有理由說他過去不是，他就永遠不是。

有的人，讀了幾個與魯迅同時期的人所寫的回憶錄，也不去分析一下這幾個人的思想與魯迅有多大的不同，不去分析這幾個人所受的舊思想的影響多麼深，看他們把魯迅寫得那麼平凡，起居飲食與常人無異，舉止言談也不非常特出，再者魯迅寫的幾篇談生活瑣事，談孩子的文章，就覺得魯迅實在「平凡」得很，不過是比常人多些「人情味」，這些人對廣大正義人民崇敬的魯迅，一直感到困惑不解。這些人的視野實在很成問題，他們對人的觀察方法，實在是糟得很——明明眼前是珠穆朗瑪峰，他們却說：「我只看見一個小土堆！」這樣的眼力，還不成問題嗎？

魯迅先生生前，從不自認是「偉大」，但是，他却很能了解一些人對偉大的錯誤看法。魯迅是下過苦功學習先進的社會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他能運用對立統一的法則來分析各種問題，所以不帶片面性。他對偉人和戰士的看法，就是一例。他說：「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這是一種非常嚴謹和深刻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它同唯心的先驗論與天才論是針鋒相對的。

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世界的事業，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壯烈、最徹底的變革運動中，不斷地有出身於非無產者家庭的知識份子投身進入。這些知識份子，多半是在本階級中找不到出路的，他們加入這個運動有不同的動機。加入運動之後，受到的影響與鍛鍊也不盡相同，而他們本身的改造思想的主觀努力

電影招待會

BURN

星大中文学会为了筹募活动基金，定于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假环球戏院（金声路大世界游艺场内）早上八时半及十一时，举行两场电影招待会，放映影片《战争贩子》（BURN），票价分一元及元半两种。以下是该片的故事简介：

在烏烟瘴氣的西方電影中，Burn 是一部難得的好影片，可惜只在本地放映過幾天就收場了，能看到的觀眾不多。

這部影片生動地、典型地描繪了殖民主義者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如何應用各種血腥的手腕壓榨殖民地的人民，並且揭露了不同殖民主義者之間的矛盾，他們為了掠奪殖民地的商業利益，不惜用盡各種陰謀詭計去爭奪地盤；影片也具體地描述了殖民地人民，從不斷的反抗壓迫鬥爭中，不斷地吸取教訓和經驗，終於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

故事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在中美洲一個盛產甘蔗的奎瑪達島上。葡萄牙人首先侵領了該島。這塊肥肉，為英殖民主義者垂涎已久，想獨自霸佔。一個英特務「威廉瓦格」被派遣前往進行顛覆活動，以各種欺騙手段，煽動、誘使當地人民起來造反。他找到一位勇敢的黑人「何塞迪洛里」出來領導，並供給當地黑人武器。當由「何塞」領導的游擊隊在鄉村各地取得節節勝利，並向葡人統治者的城市堡壘進軍時，英殖民主義者用了十分陰險狡猾的手段，扶植當地土生白人「桑樹」於首都起義，宣佈成立共和國，企圖掠奪革命果實，但「何塞」並不受騙，直接進入首都接管政權，可是殖民統治者控制了該島的經濟命脈——蔗糖的市場，並一路來推行愚民政策，使當地人民

沒有機會受教育，缺乏管理國家的經驗。與英國人談判一個多月後，在迫不得已下，再加上「何塞」由於鬥爭經驗不夠，終於放下了手中的槍，「桑樹」旋即就位總統，「奎瑪達」島表面上是「獨立」了。

葡萄牙人走了，英國人來了，掠奪、奴役更加嚴重，人民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以何塞領導的自發性革命又壯大起來。十年後，「威廉瓦特」再被聘請，獻計謀去消滅這些革命者。這時，殖民主義者的猙獰面目顯露出來，他們連假民主、假獨立的招牌也不要了，乾脆派軍隊接管該島政權，套一個罪名把他們以前的代理人「桑樹」給槍殺掉了。

影片的後半部，成功地塑造了兩個鮮明對立的形象：一個是以「威廉瓦特」為代表的殖民主義者陰險狡詐，殘暴殺戮人民的本質；一個是以「何塞」為首的革命者的逐漸覺悟，鍛鍊成長的過程。雖然後來「何塞」被捕，但他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至死仍不忘傳播真理，表現出偉大的英雄形象。

影片結束時，革命是被鎮壓下去了，但也指出一條路：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壓迫；那里有侵略，那里就有反侵略。英勇的戰士是不會被嚇倒，反而誓不罷休，為人民的千秋大業前仆後繼！

也不盡相同，這樣，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這些知識份子是會產生分化的，有的回到原階級去，有的落荒而逃，有的甚至變成變革運動的兇惡敵人，當然，也有的越鍛鍊越堅強，改造思想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好，成為新型的先進知識份子。而魯迅，正是這樣的知識份子的光輝典範！我們的知識份子，在這方面應該向魯迅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魯迅先生敢於同舊世界，同剝削階級的舊道德、舊傳統、舊思想、舊文化實行徹底的決裂，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與學習的偉大精神。如果不能實行這樣的決裂，就不能成為魯迅式的新型知識份子，而會在面臨考驗時成為陳獨秀、劉半農這一類蛻化變質份子。

中國人民已生活在新社會了，但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仍未徹底剷除，在意識形態領域，仍進行着激烈的、複雜的、反複的鬥爭。如果有一天，在中國出現了拿魯迅來「批判」的逆流，興起一股貶低魯迅的邪風，那不意味着別的什麼，只能是意味着修正主義在中國抬頭。

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為了更好地向魯迅學習而研究魯迅）的重大意義，不是我這篇短文能講得透徹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從事這方面的學習與研究工作。

一些談話，一種人生哲學

蒼土

有這麼一個人

儘管狐狸如何善於隱藏它自己的尾巴，但有時在不知不覺間，也會暴露出來，出盡丑態，讓人識破它的原本面目。

有些人的想法，實在是「他媽的」。他們心中沒有什麼遠大的目標，目光如豆，沒有高大的人看得那麼廣闊，也沒有正常眼光的人看得那麼遠大。

有一個人，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向一羣青年，灌輸了這樣的一種論調（詳下文），說明了他和他的同僚們的一貫的立場。

鼓勵物質享受，大唱往上爬主義

這位可敬的先生說：「他現在是一名學生，但當他成為一名繪測師時，若他的第一個願望是在於買一輛冷氣汽車或一幢漂亮的屋子的話，我將不感到驚奇。讓我們不要再虛偽了。」

這句話真說得透澈，稱得上絕妙好辭。很少人，尤其是道完岸然的紳士們，肯這樣輕易地，大胆地表露自己，說他的「第一個願望」是「買冷氣汽車」和「一幢漂亮的屋子」。以他的尊眼來衡量別人，難怪要大聲疾呼說「不要虛偽」「不要虛偽」了。而疼苦的事實是，別人並不是虛偽的，他們的想法和作法，大抵和這位可敬的先生相左，他們不但不買冷氣汽車、漂亮的屋子，更令大人先生大惑不解的是，他們連西裝也不買，使可敬的先生們挨了一記悶棍，終於口出粗言，說：「騙子！」「靠欺詐行事的人！」

事實上，在新加坡也確有許多人買不起西裝、冷氣汽車和漂亮的屋子，他們（佔人口大多數）是一兩百元的工人，低薪職員和公務員，是通貨膨脹的實際受苦者，是座座的活火山。他們是被壓迫、同時也是被遺忘的一羣。但有些人却記得他們，要為他們服務，要喚醒他們，教他們起來反抗。因此，這一些人不買西裝，願意穿得和平常人一樣；不買冷氣汽車，寧願擠在擁擠而車資漲價的巴士車；不買漂亮的屋子，寧願住在鴿子籠接近羣衆。

這是那位可敬的先生所始料不及，而且也苦思而不得其解的。這與「沒有飯吃，何不吃肉糜」的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們之中有叛徒」

於是，可敬且可憐的先生憤怒了，紅脖子漲得那條領帶也縛不住，大喝曰：

「你們之中有叛徒！」

是的，可敬的先生，是叛徒。是百分之百的叛徒。

他們背叛了這可詛咒的社會，及這社會的價值觀念（如往上爬主義）；他們背叛了舊傳統，及故意造成這種舊傳統的小撮人；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層，及這階層所附屬的思想意識。他們是叛徒，百分之百的。但他們却是那麼勇敢，那麼光榮，那麼正確。因為真理站在他們那邊，可敬的先生！

在這種情形下，在叛徒和馴羊之間一定要選擇其一的話，聰明的讀者，你會有自己的答案的。

誰才是真正了解人類事務的人？

可敬的先生說過：「那些唸社會學的人，人文科學的，政治學的才是真正了解人類事務的人。」

事實上，這些知識份子如果是滿足於鑽書本，尤其是大搞西方那一套「社會學」，「人文科學」，「政治學」的話，我可以擔保他們連人類每天吃的米是地上生出來，還是天上落下來都搞不清楚，罔論什麼「人類事務」了。

某些人死啃書本，因而奢談自己「真正」了解「人類事務」了，也要別人跟他這麼笨，鑽入死胡同，恐怕漸漸會失望。因為，畢竟大家知道真要了解人類事務的話，是必須深入生活，深入社會，深入民衆之中去的。一句話：實踐出真知。

只有那些肯參與社會上各種實踐活動和鬥爭的人，才真正了解人類的事務，人類的前途，因此而樂觀，而昂首闊步前進，而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那些唸「社會學」的，什麼「學」的，不是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人類事務的人。

一條出路

其實，以上的論調出自那個階層，那個社會地位的人的口中，是毫不足怪的。

而人們已不再是前幾年，或前十年的人們了。儘管這些日子來，人們過着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黑暗生活，却從中吸取許多慘痛可貴的經驗；不再怕威迫利誘，不再受人誤導。

那位可敬的先生勸學生們說：「如果你們真正想學東西的話，就不要時時呆在大學里。旅行是學習的一個好方法。」而我覺得，在通貨膨脹的情形下，在人民窮困潦倒的實況下，旅行這花錢的玩意兒倒不必去提倡。要真正想東西的話，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參與大人先生們所忌言的社會活動，關心政治民生，把自己的命運和本地被壓迫人民的命運及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命運緊密連系在一起，才是一條出路。



在行列中

盧業欽

爲了繳付車子的二十元路稅，我擠身於車輛註冊局的人龍中。

開始時，我不例外的在樓下充當龍尾，隨着人龍緩緩盤旋而上。半小時後，我置身於兩段梯級之間的平台，而人龍不斷加長，竟延伸到側門外去了。

我站的地方，三面是壁，空氣本來就沉悶，加以幾位仁兄毫不忌諱的抽着烟，烟霧混和着汗酸，到處瀰漫着，令人有將要窒息的感覺。牆上的告示牌清楚寫着「不准吸煙」四個大字，但他們似乎都沒有看見。

行列中不時可以聽見怨言，尤其是我前面的一位摩登小姐更是滿腹牢騷。對於她的訴苦，我只報以不經意的一笑——罵完了仍然要站，何必多費唇舌呢？

「注意！有人要塞進來了。」後面那人推了我一下。

嗯，有一個身材魁梧的飛型青年在行列附近逡巡着。他的出現，行列中的人有目共睹，無不對他怒目而視；那少女也鼓起香腮，嚴陣以待。

相峙了一分鐘，那傢伙也許看出我的臉孔比較和善，一聲「借過」，我把身子一縮，他竟毫不客氣的塞在我和少女之間，賴着不肯走。

自從他「殺」進來後，少女及她前面的人也許覺得事不關己，臉上的戒嚴令解除了。而我後面的人仍然對他怒目而視，那眼神彷彿要射穿那傢伙的背部似的。

我後面的仁兄又推我了，並示意我請那傢伙走路。此外，第二個、第三個……都打着同樣的手勢。我循衆要求，開口了：

「老兄，請到後面排隊！」他置若罔聞，我再說一次：「老兄，請排隊！」

他轉過頭來，臉上的橫肉抽動着，眼裏射出一道逼人的兇光，先瞪我一眼，又掃射整個行列。然後轉過身去，斜側着身子，以右腳支持全身的重量，膝出左腳輕輕擺動——好一幅輕浮的野蠻相！

我聳聳肩，表示無能爲力。算了吧，他們自己不要開口，却支使我打前鋒，顯然也是欺軟怕硬一類的。

大約五分鐘後，大家終於承認了這是一項無可避免的事實。

終於登上了二樓，還差二十多人就輪到我。

這時候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位中年人，可能是初次來還路稅，沒有填具必需的表格，所以儘管他已排了整個下午，還是被櫃台小姐請出去，「填好表格再來！」他似乎很受委屈，但自知理虧，發作不得，嘀咕一陣，終於到樓下領取表格。

回來後不立即填寫，却對着表格喃喃自語：

「統統是紅毛字……」

原來是不會填。過去有個人在樓下擺了幾張小桌，專替人填寫表格，今天却一個也沒有，大概被禁止了吧？！

他向人求助了，臉上堆着笑容，眼睛向行列裏搜索，希望有人同情他、協助他。但有些人似乎很害怕他這種眼神，很自然的把頭轉向窗外，裝着看不見，樂得清靜點！

我發覺一位青年人向中年人招招手，中年人很恭敬的把文件遞過去，那青年把表格放在書夾上替他完成了。他道了謝，逕自向櫃台擠去……

「行列中也有好心人呀！」我想。並對那熱心助人的人投以幾分敬意。

又前進了幾步。突然，後面起了一陣騷動，原來一位老人不耐久站，搖搖欲墜，由後面的人扶着靠在牆邊。

「阿伯！改天再來吧，身體要緊。」

「下次叫你的孩子來排吧，老人家頂不住的！」

……

老人搖着頭。好容易才爭到這位置，他似乎不甘落伍。

堅持了幾分鐘，看看的確是不行了，有人勸他到椅子上休息，大家保留他在行列中的位置。這回他接受了，但眼光仍停留在行列中，並隨着人龍的推進而移動身體的位置……

辦好手續，我脫離了櫃台前的行列。站了兩個多鐘頭，滋味當然不太好受，但行列中的人都是饒有趣味的，因為這行列好比是社會的縮影。

是的，從生活的歷程來說，我們始終都在行列中！

(一九七三年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入选作品)



生活劇社一九七四年文藝晚會

日期：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及十二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



南方藝術團演出創作劇《成長》

日期：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至十六日
及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地點：維多利亞劇院

票價：一元、元半及兩元

票房設在：大衆超級書局、萬里書局、裕廊適用書局和志強書局、武吉知馬草原書局。

觀眾可直接向該團

(電話 2588739) 訂票

演出
消息



津巴布韋詩歌選

羅武譯 原載《召喚》季刊

(注) 津巴布韋是“羅德西亞”的原名

請你告訴我，媽媽

黎

不是消逝的時間
叫妳傷心
不是遠去的孩子
叫你憂鬱
可是、媽媽
妳却眉頭緊皺……

為什麼
皺紋佈滿了妳的臉額
為什麼
眼眶成了乾枯的湖坑
絕不是時間的痕跡
因為，媽媽
妳還年青……

請你告訴我，媽媽
是那回響黑牢的鐵镣聲音
是那振撼雲霄的飢寒呻吟
還是那圍繞在門前的鐵刺網？
激起妳翻湧不息的怒潮……
還是妳看不慣小丑得志
感到心躁？

媽媽，妳看
烈士骨未寒
熱血猶在淌
但是
妳的兒女
還是前仆後繼
勢如洪流！
任憑牛鬼蛇神
張牙爪
囂張暴斂
也得抱頭夾尾竄逃

讓萬里東風
帶來遠處戰訊
那揚眉吐氣的日子
就像東方噴薄欲出的朝陽
必令那巍巍的羣山
那莽莽的叢林
和妳一齊盡情歡笑

決定性的戰鬥

戈奇拉

那邊山上，我們的許多兒女，
爲了津巴布韋，向白色移民復仇。
在爲民族解放的戰鬥中倒下了，
前進，兒女們，
在你們的土地上把移民消滅！

啊，聽我們戰鬥的呼號！
摧毀了移民的碉堡，
咽息了他們冷血殺人的槍口。
前進，兒女們，
消滅移民，拯救你們的國家！

我們用軀體堵住移民的槍口，
我們的死亡不是徒然。
命令已發下來。穿過
槍林彈雨永遠向前，
前進，兒女們，
消滅移民，你們的敵人！

勝利的道路是要用鮮血來開創。
喚醒人民大眾，
組成一道鐵壁銅牆。
兒女們，爲粉碎剝削者而邁進，
你們的自由掌握在你們手中
——津巴布韋人！

啊，津巴布韋人！
你們的民族在被人殺害。
壓迫者蹂躪了你們美麗的祖國，
快醒來！兒女們，採取行動！
拿起武器，拯救你們的祖國！

前進！津巴布韋人民！

沙德列克

前進！
戰鼓正在雷鳴。
在前線和各地的戰士們，聽吧，
津巴布韋人民，聽吧，
勝利的號角正在吹響。

不要往後看。
不要遲疑。
今天，民族解放鬥爭的呼聲
響遍全國，
一個新的黎明就將出現在我們的土地上。

前進！
戰鼓正在雷鳴。
捲起你的袖管，
睜開你的眼睛，
決不能讓金錢和諾言欺騙了你，
當民族解放鬥爭的呼聲
響遍全國的時候。
我們正在鞏固隊伍，
消滅白色移民。

更勇敢地站起來吧，
勝利在等待着我們。
今天，祖國在鬥爭的黎明中燒得通紅，
反對剝削者的火燄越燒越旺。
前進，跟着戰鼓的聲音前進，
不要猶疑，
把幻想丟給大風去吧。
我們在鬥爭中和群衆肩並肩，
成為經過鍛鍊意志堅強的人民。
讓我們跨着堅定的步伐前進，
粉碎史密斯政權！！！



伺機取巧的計劃？

李文煥

第一個五年計劃(1966-70)

馬來西亞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就有如其口號：“促進社會福利，國家繁榮，人民幸福。”這計劃報告書列舉了十個目標，概括起來，有下列四點：

- (1)增加入息低者（尤其是鄉村居民）的國民平均入息水平。
 - (2)為各民族製造就業機會。
 - (3)削減對原產品，膠、錫、棕油和木材出口的依賴。
 - (4)普及經濟發展成果，如為鄉村居民提供土地與水電交通等基本設施。
- 實際上，這個五年計劃試圖通過三個總經濟主旨，以達到該計劃的最終目標：
- (1)更快速的經濟成長率（以國民總生產值(GNP)來計算），從而提高入息水平和個人消費值。
 - (2)提供就業機會，新工作職位的增加率配合新勞動力增加率，從而減低失業率。
 - (3)讓入息低者（尤其是鄉村居民）公平享有經濟成長成果及財富分配。

(一) 國民生產總值與就業機會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率指標是5.6%，到1970年，這項指標超額完成，達到6.5%。這五年計劃預期在五年間提供38萬個新工作，但在計劃結束時只達到35萬個。

在這35萬個工作中，服務業提供33.4%的職位（1965年的比重是18%），製造業佔的比重是15.1%（註一）。失業巴仙率是從1965年的6.5%增加到1970年的8.0%。新興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擬定的指標是：職位增加率與實際產量增加率的比率是95%。從1970年的實況來看，這比率只達到29%，反映了製造業吸收勞動力的低落性。

至於國民平均入息（per capita income），從1965年的\$806增加到1970年的\$1,080。但根據《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期報告書，從各民族戶口單位入息的分配百分比看來，明顯的指出貧富的差距很大。又據馬來西亞統計局人口統計組的統計諮詢專家霍治曼博士（註二）指出：「馬來半島富有者與貧窮者之間（不分種族）的收入，自1957（獨立）到

1970（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其鴻溝越來越 大。1970年，有40%到50%的人民是過着貧窮的生活。」《1973—74 經濟報告》（財政部）的數字顯示了實際的家庭收入分佈非常的不均衡：最上層20%的家庭每月收入平均由\$535（1957）增加到\$745（1970）；而最下層20%的家庭每月收入平均却由\$63減少到\$54。

因此，綜觀上述以三個經濟主旨執行的結果，不得不給予這樣一個評定：馬來西亞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失敗的。

(二) 原產品出口的依賴性

這一段時期所出現的一種情況是，某一年其中一兩種產品（如膠、錫）市場價格下降；而另一兩種產品的價格却恰好上升（如棕油、木材）。這樣一來，後者在價格上所得額外收獲與前者在價格上的損失互相抵消。從四項原產品出口值的變化，出現的一個傾向是：從五十年代依賴「二元」原產品（膠、錫）變化為七十年代的「四元」原產品出口（膠、錫、木材、棕油）。根據《第二個五年計劃、中期報告》及《1973—1974 經濟報告》的數字，歸納出下表：

表一 膠、錫、木材、棕油出口值
佔全國出口總值的百分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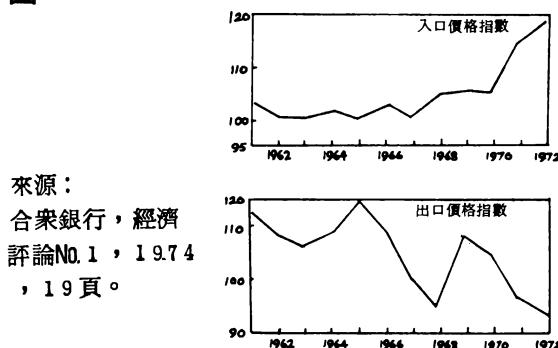
| 年度 | 四項出口 | | | | 全國總出口值 (單位：百萬元) | |
|------|-----------------|------|------|-----|--------------------|--------|
| | 膠 + 錫 + 木材 + 棕油 | | | | | |
| 1960 | 55.1 | 14.0 | 5.4 | 1.7 | 76.2% | 3123.8 |
| 1965 | 39.0 | 23.0 | 11.5 | 3.0 | 76.5% | 3782 |
| 1968 | 33.4 | 20.2 | 17.1 | 3.1 | 73.8% | 4123 |
| 1969 | 40.2 | 18.6 | 15.3 | 3.4 | 77.5% | 5051 |
| 1970 | 33.3 | 19.8 | 16.5 | 5.1 | 74.7% | 5163 |
| 1971 | 29.1 | 18.0 | 16.6 | 7.6 | 71.3% | 5016 |
| 1972 | 26.8 | 19.0 | 17.9 | 7.5 | 71.3% | 4851 |
| 1973 | 32.6 | 12.8 | 22.1 | 6.7 | 74.2% | 6876 |

從表一可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原產品出口價值佔全國出口總值，仍然維持在強或75%左右。同時可以概括地說馬來西亞經濟高度依賴原產品輸出，並深受國際市場需求和價格波動的影響（圖一）。另一方面，經濟成長（以國民生產總值衡量）也相對依賴原產品的輸出，從1970年（計劃結束期）的情況反映，四項出口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約36%。從五年計劃期間的出口總值變化觀察，經濟成長要

達到一定的GNP，四項原產品的出口值必須達到全國出口總值的75%。要達到這75%輸出值，必需有一個隱健的市場價格。換句話說，如果出現其中兩三項產品價格下降，75%的比重便不能達到。實際上是整個原產品出口額不斷的增加，以平衡平均市場價格低速的增加。簡單地說，大馬的原產品是處在一種增加產量來平衡市場價格下降所帶來的損失。

這種經濟的依賴性不僅表現在過去的殖民地的開發形式，這樣的形式使馬來西亞越來越依賴原產品的輸出；到了七十年代，仍然保留百年來殖民主義模型的經濟發展，要根本解決這經濟依賴性的途徑，還必須面對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問題。單看現代的農產業（主要是膠、棕油），種植園壘的所有權的70.8%或1,250,000依格是控制在外國人手上，至於錫和礦業的所有權，有75.3%是被外國人所控制。（註三）

圖一 「出口經濟」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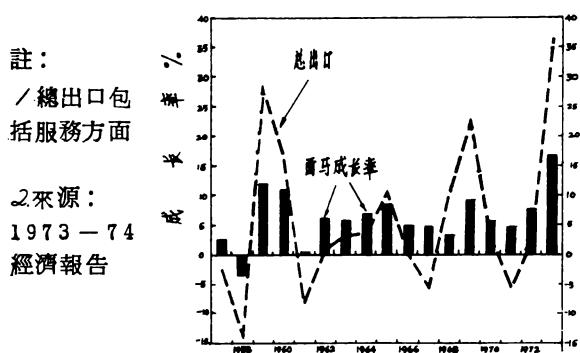
(三) 三個經濟主旨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擬定的上述三個經濟目標之間，究竟有着怎樣的關係呢？單看國民生產總值的片面增長，是否能帶來社會平均分配財富與消滅貧窮呢？看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6.5%，這高度的成長率大大的超越指標，然而我們却可以肯定的說，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根本和五年計劃沒有什麼關係！

爲甚麼我們這樣說呢？原來從1966年到1968年的出口值沒有顯著的增加，到了1969年，原產品（尤其是膠）的國際市場需求和價格，比1966—1968年這一期間高幅度的增加，達到了一個高峰。根據〔馬來西亞經濟週期〕圖所展示（圖二），每五年出現一次周期性的出口高峰，這發生在1965年和1969年；同樣的，這也應該發生在1973年。因此，出口激增的高峰與經濟成長（以GNP來衡量），並不必靠什麼計劃，靜默地等待每四五年一次的“高峰”不是一樣嗎？

國民生產總值是超過了預期指標，但却沒有帶來就業與平均分配個人入息。在實際情況中，出現了失業率的惡化以及貧富差距的加寬，這不僅發生在馬來族里，也同樣出現在華、印族里。

圖二 馬來西亞經濟週期 (GNP與出口的關係)



(四) 馬來族的特殊地位

自1957年獨立以後，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上，政府給予馬來民族制定了許多「特權」。這「特權」是被列入憲法里，但却比憲法更神聖不可觸犯。至於外國的控制權和所有權的比重却沒有提及。從1967年的數字顯示出外國控制經濟所有權約有58%（註四），1970年則為61%（註五）。

1969年「五一三事件」發生過後，第一五年計劃的經濟發展三大主旨幾乎被當局所忽略。從強調馬來民族的特權，自然而然的進一步把經濟平衡與所有權問題的迫切性，歸咎於民族間經濟上的差距。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期所設計的「實行更平衡的財富分配方式」，就在目前的政治經濟結構底下，由政府從國家收入開支中撥款設立企業機構，把擁有權直接授給土族bumiputra，進行工商經濟活動。（註六）

(五) 小 結

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970年結束時，整個半島從獨立以來的情況，與殖民主義經濟型態所帶來的後果並沒有什麼差別。區域性的不平衡發展（城鄉、東西海岸之間的比較），各族在各行業中的就業分佈的偏差，貧富的差距……等等現象的存在，加深了經濟不平衡。「授款」式或任何「劫富濟貧」式的分配所有權的手段，不但不能帶來平衡，反而與馬來西亞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立下的目標背道而馳。與其說是有目標的計劃，不如說是一個「預卜」性的經濟計劃——只根據過去的傾向（如原產品出口的變化與依賴性），從有利的方面「卜測」繁榮，並把預期中的結果叫做「設計目標」。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徹底失敗的，政府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書中，在檢討過去五年成績的那一部份，諸如「取得良好成績」等字眼也就很難找到。

第二個五年計劃(1971-75)

如果我們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根據的計劃方針是含有「預卜」的因素的話，那麼，第二個五年計劃又

是屬於那一類型呢？這項計劃的邏輯根據，差不多是一種「預卜學」Futurology：把過去的趨向從其有利的一面加以引申，其結果就是“設計目標”或指標。這些指標通常先呈交給各有關經濟利益集團的代表們過目，並經過修改。在馬來西亞的這些集團包括了當地的土著（即馬來人）。因此便很少注意到計劃本身的各組成部份之間的聯繫：例如只注重在大力擴展生產方面，而却不能照顧到相應的製造就業機會的問題。同時，整個計劃並沒有要求絕對強制執行。另一方面，由於金融的支助有著種種的便利，而把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置之不顧。

經過了各有關方面與政府當局達致協議後的這樣一個計劃，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一個怪物。原本的一套執行計劃，現在却變成了一項「勸告性計劃」，鼓勵「各方人士」的合作。第二個五年計劃很顯然部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這一個計劃着重在社會現象：糾正馬來族與華族在經濟上的偏差與就業分佈狀態，以及使城鄉入息「平衡化」，但却容許失業率繼續維持現狀，且其狀況比鄰國來得高。同第一個五年計劃比較起來，顯示出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出發點是大不相同的。

（一）計劃內容

第二個五年計劃是整個「新經濟政策」的組成部份和出發的途徑。這項計劃的兩個策略與目標是：

(1) 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各族人民的就業機會，消除貧窮。“新經濟政策”着眼二十年的時期，即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九〇年，推行工業化策略以提高生產率，增加收入，以便到了1990年的時候，各民族在各行業中的就業分佈狀況將符合各民族的人口分佈比例——即每一個行業的就業狀況為：馬來族必須佔50%，華族38%，印族10%，以便糾正三大民族在就業分佈上的偏差。計劃也同時打算把失業率從一九七〇年的8.0%削減到1990年的3.9%。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這段時期來說，擬定製造的新工作計有60萬個；國民個人平均每年收入從\$1,022增加到\$1,300。

(2) 加速重組社會結構——糾正經濟所有權的不均衡狀態：從使馬來族到了1990年控制企業經濟所有權的30%，去擬定1970—1990年所有權的改轉過程（見下表）：

| | <u>1970</u> | <u>1990</u> |
|------|-------------|-------------|
| 馬來人 | 1.9% | 30% |
| 非馬來人 | 37.4% | 40% |
| 外國人 | 60.7% | 30% |

根據官方數字，在非馬來人所有權的37.4%中，華族佔22.8%，印族佔1.0%，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所有。雖然說1990年外國人的所有權佔30%，但實際上1990年的絕對數額將比1970年的數額

增加四倍以上。至于馬來族的30%所有權是打算以四個平均的階段達到：

(a) 到1975年，擁有所有權的9%（包括新舊所權）

(b) 1975年後每五年增加7%。

換句話說，在新增加的所有權方面，馬來人將在：

(a) 1971—75年期間，擁有新資本所有權的20%

(b) 1975年後，每年則增加6%。

（二）失業、貧窮與增加入息問題

1972—73年財政部《經濟報告》顯示，在馬來西亞，失業「仍然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1972年失業率（包括東馬）達勞動力的7.5%——鄉區是6.0%，城區10%以上。1972年勞動力估計共有3,150,000人左右，因此失業人數約220,000人。據估計，勞動力每年增長3.4%，等於每年增大約107,000人。第二個五年計劃規定就業機會每年平均增加120,000個，即五年共600,000個。這個指標就算能達到，失業率也不會有什麼變動。（中期報告書：擬定失業率（西馬）從一九七〇年的8.0%減到1975年的7.4%），更何況所立下的指標是過於樂觀的。馬來亞理科大學經濟教授針對失業問題指出：失業人數增加率仍然將保持不變（註七）

第二個五年計劃也列舉了好些旨在解決失業問題的戰略目標，特別注重製造業方面的就業機會（擬定160,000個），包括建立現代化工業部門，同時寄望建築業及旅遊業能夠提供新的工作。然而這個解決失業與提供就業計劃是過份樂觀和沒有實質基礎作為根據的。它期望趁着跟隨出口高峰而來的大量外資流入，來製造就業機會。額外的外來的投資造成額外就業機會的這一種趨向也是周期性的出現在1970年（即比1969年出現的出口高峰遲了一年（圖三））。這一年產生了約7,800個新工作。製造新工作的另一高峰出現在1973年（1973—74年《經濟報告》圖四）。1973—74年的財政部《經濟報告》顯示失業情況略有改善。但許多跡象顯示，西馬失業人士有許多是被星加坡吸收過來，尤其是在1972的時候。根據1973年2月19日美國《新聞週刊》的報導：在星加坡的西馬勞動力高達100,000人之強。失業雖然主要出現在城市，這批失業大軍顯然是來自鄉村。鄉村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比較快，但職業則增加得比較慢，結果造成了鄉區居民流入城市的絕對人數增加。這些反映了有關鄉區的土地計劃並沒有什麼實際效果。最近發生「新山木屋居民佔據土地」的事件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這支失業後備軍，又是如何吸引外國投資者呢？針對這一點，英國的《金融時報》在今年的經濟檢討中評論到：在外國資本的繼續大量注入，馬來西亞今年度在工業方面的成長率應該達到將近21%。要在大馬提供資助設廠的建議太多了。馬來西亞勞工廉宜，鄉村地區又有大批失業青年。但是，最近幾年來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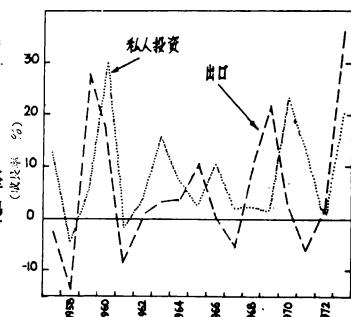
圖三 馬來西亞經濟週期（出口與私人投資）

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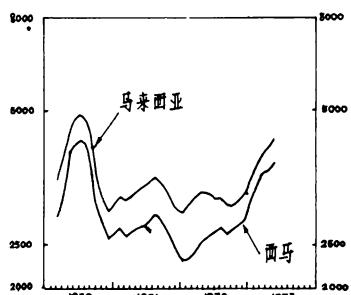
馬來西亞財政部(1973—74經濟報告)

註：

私人投資週期性高峰比出口週期性高峰慢一年出現。



圖四 新工作職位製造：每五個月平均活動



興工業不斷湧現，許多以出口為主的配備加工業務，特別是電子工業，開始僱用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工。英國駐吉隆坡專員公署祕書向英國海外貿易局所提呈的一份報告書，在提到大馬作為一個出口市場時說：那裡有許多獎勵辦法鼓勵這些計劃，其中已經有某些英國公司的參與。

至于各民族在各職業中的分佈偏向，這個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城鄉經濟活動不同所決定。過去殖民地時期的“分化勞工”政策所造成的這種情形，一直維持不變，反映了發展計劃所設計的經濟結構方面的變化並不大。實際上它是為城市工業提供大量廉價勞工。勞工總局所披露的一九七二年失業狀況：印族情況惡化（12.2%——比較1971年的11.1%），馬來族情況略有改善（6%——1971年：7.8%），華族沒有什麼變化（7%——1971年：7.1%）。在現階段所提出作為提供新職位指南的50：38：10比例，只會使種族問題更為激化。不從發展鄉區，包括鄉區工業化的經濟活動這個治本的方針下手，只是片面謀求達到50：38：10的比例，這同殖民主義模型的“分工”手段，並沒有什麼區別。更具體地說，這樣的作法和計劃目標所提倡的，“不分種族提供工作”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個五年計劃依賴非生產性的服務業（包括商業、運輸業等）提供新職業中的47%，農業、工業則各提供25%。這樣的加重依賴服務業來提供新職業，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從事低生產率的經濟活動；這是不會促進更高的入息水平。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失

業問題跟增加入息水平問題，是根本不能在“五年計劃”下得到合理的解決。

(三) 如何製造馬來族30%所有權的問題

如果馬來族要達到有限公司股份所有權的30%的話，那麼，馬來資本擁有權在七十年代里增加率每年必須達到50%，八十年代里則須20%。這個驚人的增加率是前所未見的。但是《第二五年計劃中期報告》却認為不可能達到的。

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公共（政府）投資額中，撥設\$742,000,000（即私人投資總值的9.5%），來設立許多半官方企業機構，從而栽培馬來工商階層。當這些企業經營到有利可圖的階段時，將轉交給馬來人。所有這類型公司的財政數字，一路來從未公佈過。《中期報告》所列舉的主要機構有：土著信托理事會(MARA)，國家企業公司(PERNAS)，州經濟發展企業(SEDGS)，城市發展局(UDA)，馬來西亞工業發展金融公司(MIDF)，以及聯邦工業局(FIMA)。到了中期報告檢討期，大部份的機構從政府方面所獲得的款項已經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數目，並決定從原定的\$742,000,000增加到超過\$900,000,000，以從事工商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主要都是在非直接生產方面的，包括地皮和買辦代理商業，其特征是通過與外資聯營，股權投資、信貸，金融與銀行等等。

《報告》一再強調，“新經濟政策”成功很大成份是要依賴私人投資，而私人投資的主要成份則是外資。從外資控制的農業、礦業、製造業、金融保險的權利變動來看，其中有某些個別行業所有權的比例或許會減少，但是總的所有權的形式，只是略有變化。實際的所有權今後沒有減少的傾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每年外國的投資和所有權的絕對數量是逐年在增加，到1990年將至少可以達到1970年數量的四倍。到時外資是否會減到30%，這成很大的疑問。減少的傾向和措施一直沒有出現過。要在20年內使馬來資本所有權達到30%的這一個目標是否能達到，《計劃報告》並沒有一個具體的交待。但是《計劃報告》所沒有說明的一點是，必需有現政府繼續掌權20年的這個最基本條件。因此今年的大選結果是可以預料的。政府曾在大選前前後說：國民陣線的成立，標誌着今後馬來西亞不再需要反對派的存在。1973—74年的《經濟報告》指出：大馬貧富間差距越來越大，目前在各族間，入息差距最大的發生在馬來族身上。以這樣的“授款”形式，使馬來族在二十年里享有30%的所有權，最終得益的將是少數而不是廣大的馬來人。

(四) 馬來族所有權與外資利潤的關係： 石油的例子

根據官方數字，在 1970 - 73 年這段時期，石油輸出的總值每年平均超過 \$ 220,000,000，出口總值排在膠、木材、錫、棕油之後，成為第五大宗出口原料。實際上，石油資源出口值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目前出口值所代表的數目字。

目前，有大量的投資流入開採馬來西亞沿海水域中的石油資源。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工業國轉向這裡來重新組織公司。根據非正式的估計，已知馬來西亞石油蘊藏量為 25 億桶。目前有七家外國石油公司在從事勘測原油及天然煤氣工作，同時另有大約 120 家公司正競爭獲取勘測執照。這七間公司在超過 110,000 平方哩的大陸棚上進行探測：美孚行在沙巴及丁加奴海域獲取石油以及天然氣。單以沙巴、天布我的油井，每口井日產量超過 2,000 桶。蜆殼公司在沙巴砂勝越兩地，日產量超過 4,500 桶，並且還取得了在敏都魯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液體天然氣工廠計劃。柯諾可 (CONOCO) 財團在關丹海域開採石油，日產 6,000 桶。美國大陸石油公司也在關丹海域開發石油。以目前已知的油藏量來作為估計基礎，到了 1980 年，馬來西亞應該能夠生產目前國內需求量的 10 倍以上。整個西馬半島和東馬海域便為世界主要跨國公司所劃分，得探油權的場所。

國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這個半官方企業機構，獲得政府當局 \$ 2,000,000 的撥款，它是在總理拉札克直接署理，並由辭去國家企業公司及土著銀行主席的拉沙里任公司主席。國家石油公司和跨國公司簽署了分享盈利的協議。除了扣除 40% 當作生產成本之外，其餘利潤對分額為國家石油公司 65%，石油公司 35%——這樣一來，國家石油公司實際上只得 39% 產品利益。不過當時油每桶升到美金五元時，這對分額則變成國家石油公司 85% 對石油公司 15%——這使國家石油公司實際上只得到 51% 的所有產品利益。從印尼的例子已經證明跨國石油公司有利可圖。在這個分享原則下，跨國公司無形中成為了大馬石油資源的承包商，其報酬是分享了一定產品利益與自由開採權。

大馬總理拉札克在今年 9 月 17 日在 " 東南亞天然資源會議 " 上致開幕詞時說：" 在指導本國天然資源之開發方面，馬來西亞相信經濟國家主義的原則。" 但是經濟國家主義的實質內容是：所有權應歸全國人所擁有。在聯營企業的基礎上與外資合作是否能有效地取得佔多數股份控制權是一個大問題。現在石油資源所有權一半以上落在外國人手上，其餘部份是否也應該歸全國國民而不是國家石油公司所有呢？外國資本家從石油賺取的利潤將是數以億計。如果這增加外資所有權的傾向繼續下去，到了 1990 年時，外國所有權恐怕是不會被削減到 " 新經濟政策 " 所規定的 30%。

我們還可以從沙巴木材業的例子，更深入地來了解所有權的控制與分享的這個問題。" 沙巴基金 " 現在發展為沙巴州最龐大的木材生產集團。這是一個半

官方組織。凡是居住在沙巴、年齡超過 21 歲的選民都有資格申請成為股東。每名股東只能擁有一份股權。" 沙巴基金 " 在 1971 年第一次分發紅利，240,000 股東每人獲得 \$ 50.00。1973 年第二次發紅利，每人 \$ 60.00。沙巴首席部長敦莫斯達發自豪地說：" 這是舉世未有的創舉，國家的財富分配給每個國民，我們不必沒收某一些人的財產轉給另一些人。" 但是人們也知道，莫斯達發也是唯一撈得最多的一個。他擁有兩架 707 波音型飛機（房間式）；今年他跟一名澳洲女郎閃電結婚，並為其岳父大人在布利斯本興建一座耗資一百萬澳元的宮庭式大廈〔據奧克蘭星報 (AUCKLAND STAR) 報導〕。今年八月提名參加沙巴州選舉的反對黨，被莫斯達發以鐵腕手段剷掉……這一些才是創世之舉。國家石油公司是否也會成立 " 石油基金 " 為馬來西亞三百萬選民分發紅利？我們也許可以從第三個五年計劃 (1976—) 方案里找到答案。

(五) 國民生產總值與出口總值飛躍的關係

1973 年國民生產總值 GNP 成長率超過 20% (以市價計，以實價算則為 8%)。主要的刺激力是來自出口總值方面意外的飛躍。這出口總值佔 GNP

表二 出口總值佔 GNP 的百分率

| 年度 | GNP 成長 | 出口值 | 出口成長率 | 出口值佔 GNP 總值 |
|------|---------|-------|--------|-------------|
| 1970 | + 5.8% | 5,666 | + 2.1% | 48.8% |
| 1971 | + 5.6% | 5,543 | - 2.2% | 45.0% |
| 1972 | + 7.5% | 5,360 | - 3.3% | 40.6% |
| 1973 | + 20.4% | 7,559 | + 41% | 47.8% |
| 1974 | + 5.7% | 7,302 | - 3.4% | 43.5% |

註：1. 出口總值單位：百萬元

2. 數字來源：1973-74 財政部

《經濟報告》

3. 1974 年的數字是預期指數。

的百分比從 1972 年的 41% 增加到 48%。造成奇景現象的因素又是什麼呢？馬來西亞經濟高度依賴幾樣原產品的出口的展望。在 1973 年，一些僥倖的外界因素使出口值繼續成長，原產品出口值便增長了 45%。這個增加是由于國際市場價格達到了一個高水平，出口產量也同時增加。

造成農業原產品出口達到一個高峰的主要原因，包括發生於 1973 年初的金融危機，使到人們紛紛購買大量原產品。另一方面能源危機也促成了人造膠因石油漲價而提高成本。從表二看出，進入七十年，經濟成長仍舊依賴原產品出口的。從 1970 年到 1974 年其中三年出口成長率是負數。1970 年僅僅增加 2.1%，1973 年的 41% 成長率是可遇而不可求，幸運得來的。" GNP 與出口周期圖 (圖二) 指明了這個現象——出口周期性高峰出現在 1973 年，1974 年是

最低點（見「出口總值成長率表」）。這說明了經濟成長的依賴性與不穩定。根據「出口價格指數圖」（圖一），出口價格高峰出現在1965年，1969以及1973年。這「出口價格」與「出口總值」周期有着互相共鳴的關係。這些周期性的出現的另一面指明了整個原產品出口的產銷與價格是擺不掉外人的操縱。如果連續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66—1970）到第二個五年計劃（1971—75）來看，整個出口多元化與削減依賴出口的計劃的努力無疑將是失敗的。

兩個五年計劃的本質比較

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的指標，投資總額平均每年增長6.4%，和GNP的增長率大略相同。在一九七〇年，及發展計劃的結束期間，投資總額佔GNP值的16.3%左右，其中公共投資(Public Investment)的增加率為1.9%。聯邦政府公共發展開支總額為\$4,243,000,000，其中33.7%是用來擴展經濟基層設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指公路、機場、碼頭、鐵路、電力、通訊等)，26.3%是用來發展農業和鄉村地區。

第二個五年計劃所預期高幅度增加的投資總額達\$14,350,000,000，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增加了50%。每年的平均投資總額佔GNP的17%至20%之間。在聯邦政府直接開支的公共投資款項中，基層設施佔32.2%，農業和鄉村地區的發展佔26.5%。這兩項的絕對值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個別比較起來，都有顯著的增加。這說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公共開支是傾向於擴展基層設施的投資，而礦業與製造業則由外國人來投資，若從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史來看，其用意是明顯的。

在殖民地時期，第一條鐵路和碼頭是由投資在錫礦業的殖民主義集團所開設的。這些外國大資本家所興趣的是在他們園址的基層設施。在馬來半島的西海岸，古晉，美里，沙巴西北岸，在殖民地時期都建設了鐵路、公路、碼頭等等起碼的基層設施。

在獨立後，這些基層設施不再由外國集團來建設，但為了吸引外資，在策略上由公共開支款額來負起這項任務。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輸出，成長的主要因素則是外資的刺激。

（一）依賴外國的貸款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中，公共投資佔了50%，其預期的增長率為5.9%。在《中期報告》的檢討，修改了公共發展的投資總額，由\$6,000,000,000加到\$8,800,000,000，至於外國的貸款也相對增加。

在整個計劃的公共投資款項裏，有45%的資金是向外國舉債與貸款。在1971—1973年的公共建設工程方面，向外國貸款高達\$837,000,000，遠

遠的超過了五年計劃裏所預算的\$720,000,000。於是在中期檢討中，把借款提高到\$1,383,000,000（註八）。在貸款方面，第二個五年計劃所負的債大大的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平均債務約佔GNP的10%左右。以1972年為例，該年所付的利息約佔全國出口值的2.2%或\$474,000,000，債主以英、美、日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為主。再以天猛莪水力發電計劃為例，英聯邦發展機構貸款\$285,000,000，利息為7.5%；世界銀行貸款美元280,000,000，利息為8%；日本貸款133億日元，利息超過3%（註九）。在1974年，英聯邦發展機構在支持馬來西亞各項基層設施的發展方面，其資金總額高達\$17,000,000；日本在三項公共工程建設中貸款38億元。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一個特色是，從公共投資款額撥出約\$900,000,000，用來設立半官方馬來企業資本公司（註十），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所沒有的。

（二）外國私人投資

在馬來半島的經濟發展，向外國借舉巨額貸款以及依賴外國投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反映在私人投資方面，外資在發展經濟的重要措施方面佔據了重要的地位，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公共投資起作刺激私人投資（主要是外資），以及創造投資的條件與設施。當出口總值不穩定時，政府就鼓勵私人投資，提供許多優厚的條件，主要是要維持一個平穩的高投資率，從而打破「外來投資依賴出口展望」的關係。

在1969年，出口總值達到一個飛躍高峰，一九七〇年私人投資總額也相隨達到一高峰（圖四）。一九七三年同樣的情形再度發生。只要經濟結構沒有根本的改變，這種經濟週期性將不斷的發生。所以，要依靠大量的私人投資，並把它作為經濟發展的兩大措施之一，這是沒有堅固的根基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外國資金的流入平均每年超過\$150,000,000。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外國私人投資的設計指標是，在各經濟範圍裏，集中在製造業的款項為\$1,150,000,000。根據第二個五年計劃報告書」的數字顯示，1970年的外匯流出為\$253,000,000。又據《中期檢討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外匯流出每年平均達\$600,000,000。

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對外國的依賴程度，可從部長的指示總結出下面兩點：

(1)聯邦工業發展局投資主任曾說道：「馬來西亞承認外國的投資對本邦工業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不過外來投資者必須了解本邦的社會經濟需求，並準備設立聯合投資去配合土著參與經濟活動。」

(2)交通及工程部長說：「政府的工程和計劃，大部份是由國際重建和發展銀行（世界銀行）以及亞洲發展銀行資助，它們的政策是只接受外國有國際水準

的顧問工程公司投資承擔這些計劃。」（註十一）

（三）經濟發展依靠入口

從 1960 年到 1972 年，私人投資以商業銀行、信貸、金融佔第一位，其次為「入口投資機材」（Imports of investment goods）和鐵等金屬入口（註十二）。在固定產業投資中（Fixed asset investment），于 1965—1970 年，外國的投資狀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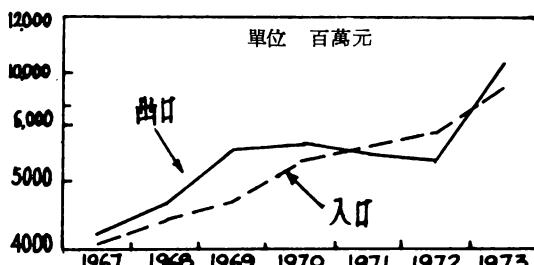
- | | |
|-----------|----------------|
| (1)建築業為 | \$ 755,000,000 |
| (2)器材與設備為 | \$ 494,000,000 |
| (3)經濟作物為 | \$ 146,000,000 |

在 1970 年以後，情況並沒有什麼改變。經濟發展依賴原產品的出口與外來的投資造成了另一結果：入口的傾向加強（圖五），一方面削弱了關稅條令，國內沒有真正的製造業。從 1970 年，入口的增長值每年平均為 7.3%，而出口增值率是 5.4%。1970 年和 1973 年情況比較如下：

| | 1970 年 | 1973 年 |
|----|-------------|--------|
| 出口 | 5,666 (百萬元) | 7,559 |
| 入口 | 5,317 | 6,896 |

從「入口價格指數」與「出口價格指數」的圖表（圖一）看來，入口值是不斷的直數上升，而出口值是幾經波折，高低不穩定。在七十年代近期，入口價格佔 GNP 的 $\frac{1}{3}$ 或以上，其中 $\frac{1}{3}$ 的入口貨是資本設備（Capitals goods），另外的 $\frac{1}{3}$ 為中間成品（Intermediate goods）幾乎 $\frac{3}{5}$ 為固定投資資本（Fixed investment capitals）的開銷是在入口器材，另外超過 $\frac{2}{5}$ 為製造業材料供應入口。1973 年，因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入口指數激增。在 1973 年的首十個月中，入口指數增加 35.5%，而在 1973 年 10 月到 1974 年 3 月，入口器材和零件價值增加了 10 到 25%。以 1973 年為例，入口總值增加率為 18%，達 \$ 6,896,000,000，其中日、英、美提供 40% 直接入口。

圖五 出口經濟造成增加入口的傾向



來源：馬來西亞財政部《1973—74 經濟報告》。

資本主義國度的惡性通貨膨脹影響馬來西亞的入口與出口價值。從馬來西亞的發展經濟看來，這是因為依賴私人企業，特別是外資。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後，工業化以及「均衡化」新經濟政策的推行，加上依賴出口，經濟很不穩定，造成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將會繼續延續下去。

結論：經濟發展的趨向

如果從馬來西亞經濟周期性這特徵來預測和分析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便不難針對大馬的經濟結構和本質下一個結論。然而，第二個五年計劃只是為期 20 年的「新經濟政策」的開始門徑。如果把視野放遠到 20 年時期，還是可以總括這樣一個傾向：第二個五年計劃推行所出現的情況顯示：外國控制的企業在馬來西亞發展經濟過程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從經濟發展內容來看，它是依賴外國的投資和出口經濟的傾向。換句話說：當國際企業機構獲得大馬的廉價勞動後，便會進一步，要求當局保證廉價工資和馴服的勞工，由國際企業組織來催導出口帶來的經濟成長。從新經濟政策領域來說，馬來資本的形成與成長不能消滅貧富的差距。這資本在接合外資方面，成為國內經濟最活躍的力量。

註一：根據「第二五年計劃報告」的統計數字。

註二：參閱 1974 年 9 月 3 日南洋商報。

註三：根據「第二五年計劃中期報告書」，1970 年的狀況。

註四：根據 1967 年馬來西亞有限公司財政調查報告，及其他官方資料來源。

註五：根據「第二五年計劃」中期報告。

註六：見「第一五年計劃中期報告書」有關公共投資款項，授款成立半官方企業機構的部份說明。

註七：1973 年《失業問題：西馬的例子》。

註八：見《中期報告》103—104 頁。

註九：1974 年 9 月 8 日各報章。

註十：見文中有關部份。

註十一：見 1974 年 9 月 22 日的星洲日報。

註十二：見經濟報告書，1973—74 年。

按：除特別註明外，文中所有款項均以馬幣為單位。



大家談：大學問題面面觀

大學生和他們的世界 大學生

大學教育的原本目的，主要是介紹人類經過千年與自然界奮鬥所累積下來的豐富知識，使我們漸漸能掌握了各種自然規律，從而應用它去建設及推進社會的發展。因此，大學里的知識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人類勞動的成果。它來自人羣，很自然的要回去服務於人羣。

認清了大學教育的原本目的，再看看我們的大學生及他們所處身的環境，我們的大學生進入大學的目的，不外是：(一)求取學問，(二)撈一張文憑，(三)奉父母之命，(四)為人羣服務。

第一種人有很大的抱負，立志在學術疆場上有所作為。他們相信大學是知識之庫，是自由研究學術的場所。事實上，大學中的各種限制和考試，很少培養那種敢於發問，探尋及批評的個性。學術自由的風氣不被鼓勵，學生被勸最好死啃筆記。當初抱有這種想法進入大學的人，結果都失望，到後來只論為趕快拿到一張文憑離開大學算了。

第二種人很多。進大學撈一張文憑，以便將來能做人上人，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目前的教育也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精神空虛無聊，腦子里大概只有文憑、金錢、女人（男人）。為了要在考試中壓倒別人，自私心特強，精神也處於高度緊張的競爭狀態下。

第三種人也許本身不想唸大學，無奈父母要他唸下去。家庭富裕的，大學是他們的避風塘；家庭貧困的，經濟上的壓力加上父母的期望，使到他們的心理負擔很重。

第四種人進了大學是為了求取知識，以便將來能為人羣服務，這種人很少。但必須明白的，課室上得來的「知識」是不夠全面、脫離實際、甚至有時是謬誤的。還必須從課外及實際生活中去學習。這種人的大學生活比較有意義的。

了解了大學生進入大學的目的，我們再從精神、學習、生活等多方面來看大學生。在精神方面，大學生整天想着考試，常做考試的夢，考試一失敗就以為什麼都完了，以致不少大學生常鬧神經錯亂；而考試過關的人却不知何去何從，失去了人生的目標。在學習方面，學生們把它局限於課程內所教的而已，甚至連時事也漠不關心。在課程內容方面，也多半陳舊不切實際，或與本地情況脫節，使到有學非所用之感。在生活方面，除了「3 L」式（註）外，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曲等，精神是極端空虛無聊的。

照以上所說的看來，大學教育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大學生呢？

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大學教育。在商品及個人主義的社會里，大學教育成為資本家的專利品以維護他們的利益。大學生的待遇也自然比別人優厚。這就造成了父母把子女送入大學當作是一項投資，因此「

讀書看行情」的現象也跟着出現了。

身為一個大學生，社會托於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只有關心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時時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繫，與廣大的人羣在一起，我們才能為社會服務。讓我們本着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毅然走出象牙塔，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吧！

註：「3 L」式生活指：
Lecture（上課）
Lunch（午餐）
Library（圖書館）

考試制度的我見

素華

去年六月，我踏進了這座「高等學府」，家人的深切期望與百般叮嚀，變成重重的擔子，逼使我一定要用功讀書，要考得好，要出人頭地。

於是每天去上課，吃飯，去圖書館成了我的生活規律，至於其他的事，一概不理。

這樣下去，考試逼近了，我也病倒了。在病中，得到朋友們的極力關懷，可是我的病並沒有因此而轉好，反而越來越重。眼看考試近了，功課一直沒法溫習，怎麼辦呢？「不行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一定要找出病的根源。」朋友們這麼對我說。後來經過他們再三的分析才發覺原來我是怕考試怕到生病的。「不能再怕下去，考不好就算了，就是不及格，也由它去了。」下了這個決心，心中的負擔沒有了，病果然也慢慢好了。

有了這一事例，又和朋友們討論的結果，對考試這東西便有了一些認識。「教育家」們說考試是維持學識水準的好辦法，而且也是提高學生們與學習效能的唯一途徑，這些都是騙人的，在我們這個社會制度里，考試根本不會帶來什麼成績。長時間準備應付考試，使到一般學生只顧讀書，讀考試範圍內的死書，造成知識與實踐相脫節。讀的東西不會應用，或者也沒有什麼應用的價值。比如一些什麼高深數學，鑽牛角尖的化學、物理，只注重理論，學了並沒有多大用途。至於歪曲事實的歷史，進行奴化教育的孔家店邪說等，學了不但沒用，反而有害。

再說，在短短的幾個鐘頭內，要來衡量學生們一年來讀書的成績就好比是賭博，很多時候「運氣」是成績好、壞的決定性因素，「運氣」好時，就剛好抓中幾個題目，或遇到一位給分很鬆的「考官」；倒霉的話就會剛好身體不舒服，或者沒讀的題目出來了等等。諸如此類的事無疑是我們的考試的弊病。

我們的考試制度強調分數的重要，一切會考分等級，榮譽學位也分等級，鼓勵個人競爭，故意製造一些所謂「優秀人才」，「精英份子」。考試決定了「前途」、「出路」，於是也就有人奮不顧身，死鑽書本，而且也變得自私自利了。

又因為考試成績決定了「前途」與「出路」，於是「專家」們又說了：「考試人人都可以參加，而且只要通過考試取得一張文憑，不論出身是多麼低賤，貧窮，社會就看得起你，就會有工作，有錢用，也就

下期題目：巴士服務

能消除貧富之間的階級鴻溝。」

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首先，讀書是要錢的，現在我們在這裏的用費，一年至少也要千五、六百元，所以有能力唸到大學的，大都是家境不錯的人。即使是窮家子弟辛辛苦苦取得一張文憑，若沒有人事關係，不見得就是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即使僥倖找到，這也是一小撮「知識份子」的事，而這些得到良好的生活享受的人也早就腐蝕了，脫離了他們原來的階級，做了社會上壓迫階級的忠實奴才，根本無以消除貧富階級之間的鴻溝。其實考試真正的作用是在替統治者製造不少忠心的奴才，維持現狀，替統治階級服務。專家們的論調只圖欺騙人們，緩和人們不滿的情緒，使人以為文憑果然是「救命符」而只願拼命讀書，不管他事，掉進了特設的圈套。

專家們又說大學是為了社會的需要而辦的，但社會的部份財富實際上只在一小部份人的手中，與其說是社會的需要，毋寧說是某個財團的需要。例如近年地產業興旺，大學里唸建築的學生就多，當地產業走下坡時，建築系就沒人讀。

說來說去教育制度根本上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也只有社會制度改變了，這種鑽牛角尖的、理論不能結合實際的、而為小部份人服務的教育制度才能被剷除，考試制度中的許多不合理現象才能徹底解決。認清了這幾點，我們一定要斗掉這種為個人利益而奮鬥、往上爬的思想，才能避免掉進別有居心者的陷阱。書是一定要讀的，但要為改革現在腐朽的社會，創造將來美好的社會而讀書；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大學教育的目的

佚名

新加坡是一個小島，沒有天然資源，只有人力資源可以使用，我們是很珍惜人力資源的。在這裡，每個人都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不論貧窮，不分膚色，不分文化傳統，不分宗教信仰。學校教育是國家建設的重要環節，尤其是大學教育，為國家培育英才，栽培勇猛剛強的接班人，將來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

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在大學裡設有不同的院系，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學科攻讀。通過學術的研究，鼓勵學生多發問，有問題可以直接找講師討論，經過不斷的討論以及反覆的思索，以加強學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善於求取新知識的熱誠。此外，各學科也通過實驗、戶外調查以及假期的實習課程，把書本上學來的知識加以應用，到生活中去實踐，以達到學以致用，將來才能造福人羣，成為國家的棟樑。

除了研討學術的課程外，在大學裡，也鼓勵學生多參加運動以及其他活動，才能夠獲得身心平衡的發展。通過各項不同的活動，以訓練學生的領導及組織能力，培養他們的公民道德觀念和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從活動中，使學生對生活充滿信心，抱以樂觀的態度，也讓他們熱愛自由、真理和正義。

大學教育是廣泛的，它包括了不同的領域，大學生應該好好的努力，發揮其潛在的能力，將來才能對整個社會福利作出貢獻。

大學生活面面觀

旭儀

從展覽室里步了出來，心里頭充滿着一陣陣的激動。這個由學生會福利股發動同學在假期工作營時調查老人院和貧民區生活的寫實圖片展覽，用精簡的詞句提出了尖銳的問題，配合有血有淚的圖片，對這個不合理的社會發出了沉痛有力的控訴。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啊！我們許多許多的同胞依然站在痛苦的生活線上，受着生活的煎熬；吃不飽，餓不死，住不好，誰還能昧着良心，閉起眼睛去讚美這裏是：「繁榮，進步的天堂呢？」

在走廊上碰到了幾個同學，腋下都夾着書夾，手上拿着幾本書，嘻嘻哈哈的走過來，便上前招呼道：

「A，這麼巧，想上那兒去？」

「噢！上圖書館。怎麼？那邊好像很熱鬧，什麼東西這麼好看？」一個同學這麼問。

「嗨！圖片展覽嘛！已經展了兩天了，怎麼你們不知道？」

「啊呀！忙得要死，管他什麼展覽不展覽，走過我也不會進去。」一個同學嘅着嘴說。

「反正還早，就進去看看吧！」另一個同學慫恿道。

於是我又隨着他們的脚步進去。因為看過有了印象，這次就聊充饗導，向他們逐一介紹。參觀過後，問問他們有什麼感想。一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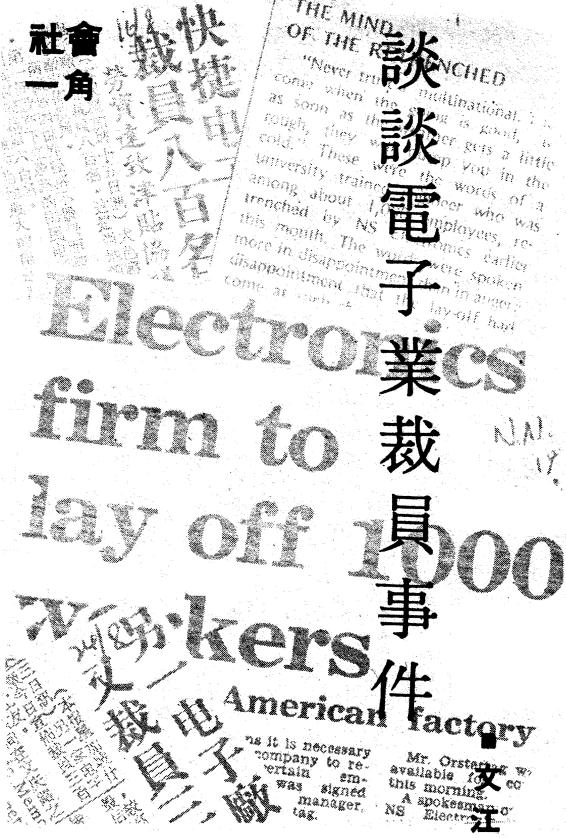
「真可憐哪！那些老人院的老人，又沒人照顧，又生活得不好，如果我老了變成這樣潦倒就慘了！」大家都哄然起來。我正在咀嚼這句話時，另一個聲音響了起來。

「唉！這個學生會的活動怎麼這樣多？一下子爭取這個，一下子抗議那個，現在搞到調查生活來啦，明天又不知道會弄出什麼花招來。為什麼這些人只喜歡看到不好的一面，喜歡講窮人的生活，又不找找別的材料。」

滔滔地說着，還自得地環視其他同學：有表示贊同者，也有默不做聲的。

我驚奇地聽着這番話，腦海里立刻掀起了幾個大浪：這是發自一個大學生的口嗎？再冷靜地想一想：這不正是本地大學所流行的「冷漠症」麼？患有這種病症的同學何其多？於是就見怪不怪了。

然而，更多的思潮翻疊而至，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大學出來活動？為什麼窮人生活不應該被關心？為什麼反映貧苦的生活面就會引起他們的反感呢？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不為這位同學的無知和自私，而為更多同學的理智被蒙蔽，思想被誤導，而感到悲哀。



自今年七月起，本地的好幾家電子工廠以經濟不景氣為理由，採取了閃電似的裁員行動。據統計，到九月底，被裁的人數已增加到三千多人。電子工業是本地最重要的工業之一，受這事件影響的人頗多，很快的就引起廣大人士對這事件的關注。

裁員的經過

據一名被裁的工友說，當天，和往常一樣，大家一大清早就到工廠。不料即刻就接到廠方的裁員通知書，說隔天不必上工了。這橫蠻的行動令工友們十分氣憤，即刻找廠方交涉。然而，廠方却不理不睬，並藉口說廠主已經到外國吃風去，避而不見。工友們並不因此而罷休，他們去通知勞工部人員前來交涉。勞工部人員來到之後，便與資方談判，結果，勞工部人員表示對資方採取的行動無能為力。

又據另一名工友反映，當天早上，她很驚奇的看到工廠附近站滿了警察。一踏進廠時，便接到廠方的裁員通知書，命令她們馬上領取裁員金，而後立刻離開工廠，從此不准進入！許多工友接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指示，不禁難過得哭了起來，廠方竟然這麼不講理，迫使她們連向朋友道別的時間都沒有。

工友們拿到的裁員金是按工齡計算。工齡少過一年者只得1/2個月的薪水，工齡一至二年者可得1/2月，二至三年者可得二個月薪水。加上其他零零碎碎的賠償金，如有薪假期、特別加班等津貼，一些工齡

低的工友才得到二百多元。工齡高的有的得到五百、七百及一千多元不等。這些裁員金與資方所得的利潤相比，實在是相差太遠了。

對於資方的行動，勞工部的反應是驚愕、無能為力和深表遺憾，勞工部只能再替這些工友找一份新工作。據報導，被裁的工友都已找到工作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之中有些被介紹去蝦廠、鯊魚廠工作，但有些仍呆在家中，無所事事。而且，所謂的介紹只是通知工友們說某某工廠正在招收新工，並不保證一定會被那間工廠錄取。至於聯邦的工友，有些被資方介紹到聯邦的分廠工作，有些則留在本地找不到事做，有些則各自回到聯邦另尋出路。

裁員的原因

根據一些資方人員對工友的解釋是，這次的裁員是因為產品不能適應外國寒冷的氣候，銷路不佳，不得不減少生產，只好實行裁員。但在今年六月間，有些工廠實行了強制加班制度，大量增加生產。如果是市場不佳，這樣的增產應該作何解釋？

又有些說目前的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了銷路，不得不減產。到底裁員與世界經濟不景氣有無關係？首先，我們先要了解到底經濟不景氣是怎麼一回事。所謂經濟不景氣其實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也就是指「生產過剩」，產品賣不出去。在這種情況之下，工廠只得減少生產，採取裁員的手段，以減少資本家的損失，將損失轉嫁給勞動人民身上。但是，所謂「生產過剩」是真的指生產的東西太多嗎？其實並非如此，而是人民的購買力已經大大的減低，買不起產品，而資本家又絕對不會把產品白白送給人們，於是便造成了一方面貨物堆積如山，另一方面，人們無能力購買的怪現象。肯定的，經濟不景氣是存在的事實，但並不是造成這次裁員的主要原因。

還有，本地最大的電子廠之一——國民電子工廠(National Semiconductor 簡稱 NS)在檳城的新分廠，在六月便開始大量的招收低廉的勞工，從事增產。七月間，新加坡的 NS 便開始裁員了。到了八月，檳城的 NS 又再一次登報聘請技術人員，繼續提高生產。如果是銷路不佳，這樣不斷的提高生產又該作何解釋？

為了更清楚的了解這次裁員的真正原因，我們有必要先了解整個電子工業發展的過程及其本質。

電子業的發展

本地的電子工業是在一九六九年（勞工法令在一九六八年修正）才開始蓬勃發展的。從下表可以看出這個行業發展的概況。

在短短五年內，大工廠竟然由五間增加到五十一間，僱用工人數也從二千多人增加到五萬多人，比佔第二位的運輸業（僱佣二萬五千人，多數為造船業）多了一倍以上。此外，營業利潤（淨賺）也從一九六九

| 年 | 廠數 * | 工人總數 | 佔工人總數 的巴仙率 (%) | 輸出額 (百萬元為單位) | 佔總輸出額 之巴仙率 (%) |
|------|--------|--------|-------------------|-----------------|-------------------|
| 1968 | 41(05) | 2,300 | 3.0 | 53 | 2.4 |
| 1969 | 55(21) | 6,845 | 6.8 | 123 | 3.8 |
| 1970 | 64(24) | 13,586 | 11.2 | 283 | 7.2 |
| 1971 | 79(38) | 18,749 | 13.3 | 401 | 8.5 |
| 1972 | 86(44) | 31,483 | 15.4 | 741 | 12.9 |
| 1973 | 92(51) | 50,740 | 19.5 | 1,132 | 15.6 |

* 括號中是大工廠的數目

年的一百多萬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億多元。

電子工業在這裡之所以蓬勃發展，除了政府所提供的五年免稅優待及各種有利於資方的條件（備註）之外，最重要的是本地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工，使資方能得到最高的利潤。

新加坡的工資和外國比較起來實在是便宜多了！例如，做同樣的工作，這裡的工資只及美國的九分之一，日本的二分之一。

從下表可以看出本地勞工是如何的便宜。

| 種類 | 平均日薪 (\$) |
|-------|-----------|
| 非熟練工人 | 3.04 |
| 半熟練工人 | 3.70 |
| 熟練工人 | 5.40 |

即使加上各種津貼，每個熟練工友平均每月收入也不過二百元左右。在物價高漲的情況下，尤其是那些需要幫補家用的工友，其生活的艱苦是不難想像的！

受壓迫的工友

NWC（全國薪金理事會）的成立本來是替工友們爭取合理的待遇的。在成立的第一年便建議加薪 8%，第二年又建議增加 9%。然而，建議是建議，許多廠家並沒有照章行事。有些廠家沒有加薪，至於有加薪的也不一定加到 9%。甚至有些廠家只加給新工，不加給舊工，以致引起舊工的不滿。一些看不清問題的工友便因此自動辭職。這種做法資方正是求之不得，因為他不需要利用裁掉舊工的手段就能以更低廉的工資吸收新血。有些更豈有此理的老板竟然把每個月從工友身上扣除的錢加在工友的薪水上，當作老板的加薪！資方的種種花招，工會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在通貨膨脹不斷加劇聲中，工友的生活越來越難捱了。工友的怨言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之下，NWC 不得已在今年提出了四十元及 6% 的加薪建議。對於這項建議，資方也要了不少花招。有些只加給新工，不加給舊工，以達到分化工友的目的。有些只發給工友四十塊錢的購物券，並規定要在某超級市場購物。這種種手段未免太過份了。

在加薪建議後不久，一些電子廠便加緊生產。七月份一開始，裁員行動便在這裡展開了。許多工友盼

望已久的加薪不但落了空，更悲慘的是連工作都給丟了。

新加坡固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工及種種有利於資方的條件，但聯邦的情形又如何呢？在較早的一個時期，一個普通電子女工的日薪只有一塊多錢。直到現在，平均一名熟練電子女工的日薪也只有二塊八角。比起本地的工友來，他們受的剝削更深！

目前，聯邦也提供了五年免稅優待，同時又沒有所謂薪金理事會的組織，僱主所需繳納的公積金也只有 5%。因此，以目前來說，聯邦提供了更加有利於資本家投資的條件。

電子工業就是靠低廉的勞工賺錢的。如果有另外一個地方能夠提供更好的條件時，它還會不轉移陣地嗎？所以，這次的裁員事件與增加工資的建議，聯邦所提供的更有利條件以及本地五年免稅優待的結束是息息相關的。

當局的反應

對於這次的裁員事件，有關當局的反應頗為有趣！傳說資方在展開這一項行動之前，並沒有通知勞工部。因此，當裁員發生時，有關當局對資方的行動是深表遺憾！而且當局還馬上派一些人到工廠進行實地調查。不過，據一名資方人員說：「他們只是來問問我們是否還要進行裁員。他們也給我們一些關於應否裁掉高級職員的指示。」另一名資方人員則說：「當局並不反對我們進行裁員，他們只是想保持對勞工進展的了解。」

至於工會的反應如何呢？據一些被裁的工友反映，當天宣佈裁員的佈告是由工會發出的。到底工會的責任是應該替工友爭取利益，還是幫忙資方順利完成工作？

工會聲稱它會替工友爭取到最合理的賠償金。不過，據工友們反映，這些賠償金其實是她們應該得到的薪水和各種特別津貼金的總和，並不是工會爭取的。

從這次的事件，工友們感到氣憤，同時也認識到當局和工會是軟弱無能的。

美國的一位調查員湯姆士·貝爾羅斯 (Thomas Bellows) 曾經對新加坡工會的演化史做了一些調查及分析。

根據這位調查員所說：「在新加坡，只有工會組織最能夠向政府的措施提出挑戰。」根據他的調查，在一九六一年，有三分之二的工會會員是非親政府的。同年，當局開始採取行動對付非親政府的工會組織。…………在一九六三年大選之前，政府沒收了三個最大的工會的銀行存款。緊接着大選過後，代表了六萬名工友的七個工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就這樣，非親政府的工會便逐漸不見了。而工會的人數也由一九六二年的 189,000 人降至一九六三年的 142,000 人。而工會人數一直沒有恢復到一九六二年的人數（據官方統計，目前工會人數有十五萬人，佔工人總

數的 30%；不過，據一些非官方統計，工會人數目前只有五萬人，只佔工人總數的 10%）。在非親政府的工會不存在後，全國職工總會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 開始成立。NTUC 與政府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例如：李光耀總理就曾經擔任過 NTUC 屬下印刷工友工會的法律顧問，而同時最少有三名人民行動黨的重要人物與 NTUC 有類似的關係。一九六八年，NTUC 的中央委員會中就有六名是政府的代表。同時，政府也花了五萬塊錢替 NTUC 建立一座大會堂。

湯姆士·貝爾羅斯最後總結說：「目前的工會已經不再扮演着以前那種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角色。」

並不是頭一回發生

這次事件雖然不幸的影響了三千多名工友，但是它也使我們看清了資本家的真面目及看到了一些工業化的問題。

雖然本地提供了無數有利於資本家的條件，貪婪的資本家是絕對不會滿足或者給予一點點同情心的。一旦本地的條件不利於他們賺取更高的利潤時，他們便會頭也不回的逃之夭夭了！

其實，這樣的事情並不是頭一回發生，也不是最後一次。它在香港發生過，在台灣發生過，現在終於在這裡發生了。它不但將在這裏繼續發生，也會在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繼續發生。

[備註]：

1 一美國資本家贊助的一個調查團曾經對本地吸引外資的條件做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該調查團的報告可總結成下列幾點。

(一) 對新興工業的各項優待：

政府對於投資者一個最大的讓步就是保證嚴勵

制止罷工，減少投資者的損失。在目前罷工是必須在一個星期前申請，能不能獲准是另外一個問題。因此，目前工友們是不容易通過罷工去爭取合理的待遇的。

李光耀總理在一九六八年就針對了碼頭工友罷工事件發表了嚴正的聲明：「這項行動是高度叛國的。我將會對付那些領導罷工的領袖。遲些時候，他們可以在法庭被提控。」

對於不久前發生的新加坡高爾夫塑膠廠 (S'pore Gulf Plastics) 的罷工事件，政府也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甚至把一些聯邦工友遣送回去。

除此之外，五年免稅優待也吸引了不少外資。同時，政府所制定的勞工法令（一九六〇年第一次制定，一九六八年修定）也增加投資者的莫大興趣。這項法令就有如日本經濟學家 (Yoshiaki Shimabukuro) 所描述一般：「這條法令使到書記的工作從每星期三十九小時增加至四十四小時；使到工友的公共假期由每年十六天減至十一天；病假由二十八天減至十四天；同時，以往可以討價還價的花紅、退休金及各項津貼也都全部統一；此外，還授權給資方有絕對的權力決定工友的升職、轉職、訓練、辭職、復職以及指派工友們的工作。」

(二) 教育部、國防部及建屋局的合作：

在訓練電子業工人方面，教育部也和資方充分的合作。例如：工藝學院及好幾間職業學校都提供了這方面的訓練。此外，政府也設立一個電子機械訓練中心 (Electro-mechanical Training Center)，以提供需要。

國防部所訓練的一些人員在服役完後也將會投入這一個行業。

此外，建屋局的合作也使到工人的住家就設在工廠的附近。

2 其他有點低廉的工資及工會的演變事項，見文中所述。

• 小小辭典 •



大國沙文主義

拿破崙一世時的法國，有一個士兵名叫沙文，他狂熱地擁護拿破崙一世的征服計劃，主張用暴力建立大法蘭西帝國。人們因此用“沙文主義”來形容那些把自己的國家或民族看得高於一切，主張征服或奴役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思想或政策。“大國沙文主義”思潮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特別流行，例如德國資產階級早年提出的“大日耳曼主義”，俄國沙皇時代的“大斯拉夫主義”和日本當年的“大和民族”等皆是。

上層建築

上層建築是政治、法律、宗教、科學、藝術及道德觀念等的統稱，它是由於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的變化而產生的。上層建築一般分作兩大部門：屬於政治形態的有國家制度、政黨組織、法律等等；屬於意識形態的有科學、哲學、文學、藝術、道德、風俗、宗教等等。上層建築，是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不同經濟結構的社會，便有不同的上層建築，社會經濟結構改變，上層建築也要隨着改變。上層建築通常是統治階層用以保護其統治地位的，例如羅馬的奴隸社會，有著名的「羅馬法典」來管制奴隸、封建社會裏的「宮庭音樂」是封建主獨佔品。

在八月的孟加拉救災運動中，星大學生廣泛地同社會各階層人士有了直接的接觸。運動過後，很多同學認為有必要繼續保持這種接觸，也感覺到大學生應該提高他們對社會的認識，所以同學們不時到一些中下層家庭訪問，在受訪的家庭中，有一些不但受通貨膨脹所影響，更受到工廠裁員的打擊。關注裁員問題的要求於是便開始在學生心中萌芽。另一方面，受裁員影響的工友日益增加，使同學們更進一步要求認真研究裁員問題，以及關心受裁員工友的生活問題。當星大學生會主席陳華彪同學在一次執委會上提出成立“裁員調查研究中心”（Retrenchment Research Center 簡稱 R.R.C.）的計劃，立刻得到執委會的一致贊同，於是包括陳華彪在內的九人裁員調查中心特別委員會便宣告成立了。

裁員調查中心委員會的任務如次：

- (一)收集並傳播有關裁員問題的資料
- (二)向當局提議一些有關的措施
- (三)組織短期接濟受影響工友的工作
- (四)向執委會推薦將採取的行動。

要研究裁員問題，是必須向工會、資方、勞工部及工人了解實際情況。聯絡前三者是沒有什麼問題，困難在於如何同被裁退的工友們取得聯繫。這些工友們被裁時，通常只得到幾分鐘的通知。一被裁退，要找這些工友來了解情況就更困難了。所以必須要很關注那些正在進行裁員的工廠。由於手頭上資料缺乏，跟工友們的接觸又非常有限，調查中心的計劃如果要成功，就必須得到工友們的合作。要得到一個有建設性的調查，在工人之中的宣傳工作是很需要，這樣工人才會自動同裁員調查研究中心聯絡，並提供資料。同時學生必須主動地去同工人們討論，或一齊進行調查工作。如果成功的話，R.R.C. 將成為學生同工人的一項聯合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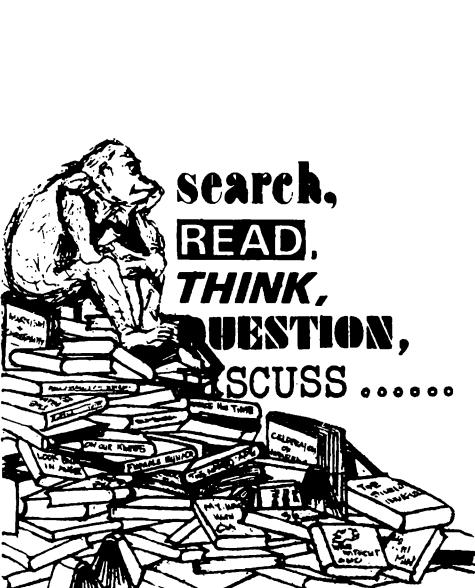
本文將介紹這個研究中心所獲得的初步結果。

裁員的一些概況

初步調查顯示：自今年二月以來，受裁退的工人已經超過一萬人，而在今後的至少幾個月內，肯定的將有更多的工人受影響。目前，這些受影響的工業包括電子工廠、紡織廠、木板（三合板）廠、塑膠工廠及造船廠等。此外，還有許多小型工業也在受影響之列，雖然這方面的消息不常在報章上出現。

據資料顯示，已進行裁員的電子工廠計有（括弧內是受影響的工友人數）：

1. National Semiconductor (1,000名工友以上)
2. Fairchild (大約 800)
3. Teledge (超過 800)
4. Atlas (超過 100)



5. Texas Instrument (超過 1,000)
6. Litronic (超過 200)
7. General Electronic (超過 100)
8. Electronic Memories (?)
9. Airco (大約 450)
10. Bigston (?)
11. Electronic Arrays (?)

三合板方面則有：

1. Pan Malaysian Industry (P.M.I. 300 名以上)
2. Veneer Plywood (超過 300)
3. Jurong Plywood (超過 125)
4. Southern Plywood (超過 800 名被令無薪停工)
5. Eidai (超過 1,000 名被令無薪停工)

造船廠方面有：

American Marine (1,000 名以上被令無薪停工)

紡織廠方面，由於工友流動及轉廠情況很普遍，所以裁員情況暫時不詳。

造成這一次連續裁員行動的原因，是不是如廠方所說的：近來市場蕭條或原料短缺呢？我們看到的是：國民半導體 (NATIONAL SEMICONDUCTOR 簡稱 N.S.) 在星洲裁員整千名工人後的另一天，在馬來西亞的海峽時報大登廣告，招請工人以擴大他們在馬六甲及檳城的分廠。在星洲的 N.S. 廠也同時宣佈準備以更低廉的工資再度招收新工或被解僱的工友。許多電子工廠在星洲渡過了“新興工業五年免稅蜜月”(PIONEER INDUSTRIES 5 YEAR TAX HOLIDAY) 後，便紛紛到工資更低廉的鄰國去投資了。以 AIRCO 電子廠的情況來說，它一方面在裁員，另一方面却在擴建工廠。據說在裁員行動之前，廠方已經屯積了足以應付兩、三個月市場供應的產品。在一間工廠 IMAFLEX 里，有六十五名工友被辭退，理由是“原料短缺”。其中有些工友事後打電話去詢問廠方是否要聘請工人，廠方說要，並約定他說某某日去應徵。

人們還發現了這麼一個巧合——那些進行裁員的工廠也正是接受“全國薪金理事會”加薪建議的工廠，究竟“全國薪金理事會”的加薪建議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了工業家裁員的決定呢？人們同時也想了解，工業家們紛紛裁員是由於他們所宣稱的“市場蕭條、原料短缺”，還是乘機敲骨吸髓呢？

廠方如何進行裁員

這些裁員行動又是如何進行的呢？許多工廠在裁員前把一星期改為工作三日或四日制；由於生產部工友幾乎全部屬於日薪工友，這就等於工友的每月收入被削減了一半。接下來的一步便是下令工友無薪停工兩星期或兩星期以上。這麼一來，工友們的收入既低又不穩定，叫他們怎樣繼續生活呢？如果工友因此而

“自動辭職”，廠方豈不是可以省掉一筆裁員賠償金嗎？

廠方進行裁員時，通常不給予工友們任何預先通知，或頂多只給二十四小時通知。有許多情況是工友只有事前幾分鐘的通知！有些電子廠的工友在做完夜班後被通知領薪水，並宣佈被裁退。以 AIRCO 廠為例，被辭退的工友是在凌晨四點，當時身體早已精疲力竭時，才獲通知明天不用來上班了！廠方要這種手段的意圖，及其不負責任的態度是昭然若揭的。

至於裁員津貼的問題，某些工廠以工齡一年得一月薪水津貼計。有些廠付給工人更低的賠償率，有些則半分錢也不給。在 Jurong Plywood 里，擁有兩年工齡的工友當場被辭退，而事前全然沒有被通知。廠方為了滿足條例的需要，只多付給兩星期的薪金，以代替兩星期預先通知的期限。另一些工廠則只付工友們面額相等的購物券，規定要在某某超級市場花掉。這根本不能算做賠償金！這些工友們的裁員津貼在那兒呢？

另一種情況是，那些工作最久的工友們最先受裁退，因為他們的薪水比其他工友較高。這樣做並沒有什麼犯法。勞工部僅僅提出“最先受聘者應最後裁退”，的指南供資方參考，資方完全有不遵守它的自由。

更有一些工廠，為了製造辭掉工友的藉口，不惜立下種種的苛例，例如，在同個月內申請一天以上病假的工友被給予最後警告；在發薪日把空的薪水信封留在辦事處內，也同樣受到警告。

裁員與責任問題

工人是社會的棟樑。是他們使社會的一切能夠操作如常。工程師可以設計機械，繪測師可以製繪非常出色的藍圖，部長們可以擬定各種報告計劃。可是這些機械要由誰來製造，大廈要由誰來建築，車輛要由誰來駕駛，機器要由誰來開動？絕不是那些決策人，那些對 G.N.P. 誇口其談的人，那些從這制度里刮盡肥水的人，那些高呼國人束緊腰帶的人——不，絕不是這些人。使這一些如常進行的是工人。

然而，此時此地，一旦發生什麼危機，首當其衝，深受其影響的也是這些工人。他們收入低微，受通貨膨脹打擊尤其嚴重。我們可以談每幾個人就擁有一輛汽車，高樓大廈四處蔽天暗，並以之衡量發展的程度。但是，人們好像從來以就業保證及其他工人的福利來衡量社會的進步。

對一個被裁退的工人來說，當前的首要問題便是尋找另一份職業。在這問題上，星加坡人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解決。另一方面，上了年級的工友的就業機會較為低，而家庭負擔最重的也是這批工友。在找到新職位之前，這些平時談不上有什麼儲蓄的工友，在百物猛漲的日子里，如何渡過這漫漫的黑夜呢？

一名受裁退的工友（多數非熟練者），若要在另一間廠工作，無論他在其他廠工作經驗如何，都必須

"從頭做起"。在許多情況下，一些工友在工廠里已經做了五年之久，他們薪金已經加到日薪十二元。一旦受到裁員，他在新工廠的收入降為每天三塊半。這收入的差距要由誰來負責呢？如果他已經有家室，本來早已減到不能再減的家庭開支，如何再削減一半呢？他那兒還會跟以往一樣有錢還屋租，水電費，子女教育開支呢。各個政府機構之間能不能有某些安排，緩衝這種打擊？勞工部與建屋發展局之間是否有某種安排，使到那些受裁員影響的工人可以延長分期付款，或暫時減低屋租，直到工友的薪金恢復到裁員前的數額？可否有明文規定，廠方必須照工友們的年齡與家庭負擔情況，發給工友一定的底薪？……這些都是可能減少受裁者困境的幾個建議。

在許多時候，裁員津貼是由資方與工會聯合製訂的。然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例如美國海運造船廠，工會對于裁員表示全不知情。可悲的是，工友們不了解他們應有的權力；即使了解了，也不能團結一致，共伸正義。

附錄：美國海運造船廠事件（23·10·74）

美國海運造船廠(AMERICAN MARINE(S)PTE LTD)是一家美國資本的遊艇廠，約有工人一千多名。資方自稱市場不景，先是實行五天制，接着又實行每週三天制。只實行了兩個星期，十月十八日那天放工前數分鐘竟又通知工人暫時無薪停工兩週。工友們事前一點都沒有得到通知，有家庭負擔的工友立刻面臨困境。

十月二十三日，早上十點該廠的一百名左右的工友，集合于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他們是要工會代表同資方談判；爭取兩個星期（即23/10/74—6/11/74）的合理賠償。工會的負責人聲稱，P.I.E.U.沒有得到兩星期停工的通知也聯絡不到資方，並告知工友，這事情將交由勞工部去處理。

工會負責人只允許一名工人代表進去談商這問題，但他不准用會所內的電話，除非先記錄下他的姓名

、地址等等。經過長時間的勸說，工友才被允許用電話同祕書長彭由國聯絡。彭氏的祕書答覆說彭氏很忙，不能接見工友。工友連續打電話去N.T.U.C.都得到同樣的答覆。

晚上六點半左右，彭由國才同一些便衣及制服警探來到。工友向彭氏提出他們的要求：(一)要求工會向廠方交涉兩星期停工的賠償，如果事情不能立即解決，工會須先撥出一筆款項，暫時幫忙工友渡過這兩星期的難關；(二)要求工會澄清廠方發給工友購物固本以代替現金是否合法；(三)如果現在實行裁員的話，廠方必須根據六月份的裁員賠償率津貼工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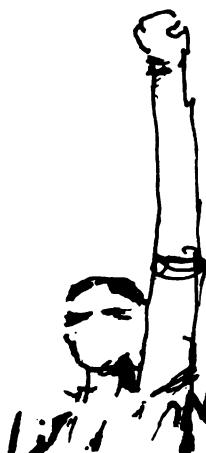
對第一個問題，彭由國回答說工會可以設法介紹別的工作，並且說一個工人可擁有兩份公積金會員證，這是合法的。如果工友不去工作，就白白在坐等兩星期好了。R.R.C.成員陳華彪立刻指出：(一)如果工友另外找工作的話，廠方可藉口說工友已自動辭職，連賠償金也不必給了。現在彭氏明明知道工廠要裁員，為什麼又這樣建議呢？(二)馬來西亞籍的工友因為工作准證問題，根本不能轉廠。陳華彪又指出：工會在自己的傳單上說凡參加工會的都有工作保障，現在彭氏竟然把責任推給工友，說工友如果不工作就白坐，而不是向資方爭取工友的合理待遇。

針對第二條，工友指出在新加坡的勞工法令下，僱主只能以金錢來發薪(pay in cash, not in kind)。而據彭由國本人說："美國遊艇廠因為手頭沒有足夠現款發薪給工人，工會幫助該廠，答應該廠付給工友們P.I.E.U.超級市場的購物固本以代替薪金。"這等於說是工會先替廠方發薪給工人。彭氏說廠方發固本是合法的，但當工友們要他重覆所說的話時，他膽怯了。

當交談正在進行的當兒，工會負責人以照相機及閃光燈拍攝在場工友的照片，進行心理威脅。工友們要求彭氏制止這種勾當，但遭拒絕。

最後，彭由國只答應在一星期內盡力設法解決工友們的問題。在還沒有給工友一個圓滿答覆前，彭氏竟轉身走回會所，從後門溜走了。

編者按：最後消息，星大学生会主席陈华彪同学，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左右，在裕廊一名朋友的组屋里被警方人员逮捕。在十一月二日凌晨一点，又有一名工友被捕。



談《翻身》

引 言

《翻身》這齣多場話劇，公演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它的故事曲折，佈局新穎、台詞生動等等技巧上的優點，的確能使觀眾一新耳目。藝術處理上，舞台技術上的許多可取的地方，是表演藝術工作者應該學習和借鑑的。技巧上的優點應該服務於正確的內容，才顯出它的積極意義。也希望其他的舞台演出單位吸收別人的長處，作為學習、參考，以克服經常犯到的概念化、公式化弊病，使今後的演出節目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相應地有所提高。

麗的呼聲華語話劇研究組的朋友們在這次公演中付出了很大的勞力。在演出完後的謝幕儀式中由演員高舉“發展本地劇”的標語布條，似乎是這次公演的主題。這樣的主題，這樣的主觀願望及所作的努力，是必須給予肯定的。

我們不但要大力發展反映本地人民生活現實的戲劇，還有責任把劇本（以及其他演出腳本）的創作引導到一個正確的路向。

搞公開演出的路向問題在正派藝術隊伍中可以說是已經基本上確立了，那就是：以服務廣大勞動人民為宗旨，反映本地人民的生活本質，暴露黑暗事物，歌頌新生力量。至於創作道路（或創作方法）的問題，似乎還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

批判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

《翻身》的創作和演出，給我們帶出了幾個關於創作方法的問題。

我們要反映現實，這已經是無庸置辯的了。可是，要反映怎樣的現實，要怎樣反映，問題可不簡單。它牽涉的問題很多，個人覺得有兩個問題是主要的。一個是：要用怎樣的理論原則來指導我們的創作？另一個是：怎樣結合我們這裏的文藝工作（或表演藝術工作）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正確的理論原則？

《翻身》的思想內容，基本上是屬於用批判現實主義（舊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創作的。

批判現實主義主要的幾個特點是：按照生活的原來面貌反映生活，對丑惡的現實表示不滿，給予暴露和鞭撻。它對生活中、社會發展中的新生事物的成長，缺乏感受，看不到蘊藏於勞動群衆中的偉大力量。它對新興的工人階級的世界觀感到陌生，對於工人及其他階層的群衆必將戰取光明的前景也就感到十分渺茫。

我們從劇中對阿碰這個主要人物的塑造來談談這

樣一個創作方法吧！

阿碰是從現實生活中許多同類型的小市民中提煉出來的人物。編導的主觀意圖，也許是要用這個小市民的遭遇來暴露“賭”這玩意兒在這個社會裏的種種罪行。也試圖告訴觀眾，賭，絕不是窮人翻身的途徑。劇本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是達到暴露的目的。但如果說有指出賭的實質，指出賭不是窮人翻身的途徑，便很難令人信服。

阿碰被賭所累，所害，忘了敵我，忘了工友們的鬥爭，還被設賭局的人坑掉、吃掉。賭的害處，觀眾是可以看到的，製造賭的壞蛋黑狗，觀眾也能看到它的丑惡嘴臉。對社會中這類黑勢力，作了有力的暴露。至於賭博的實質，是腐朽勞動階層的工具，是為剝削集團用以麻痺、分化勞動階層的無形兇手，不管是中彩或不中彩，大中或小中，都只能得到這樣的結果：思想麻木，鬥志消沉，遠離勞苦大眾，看不到壓迫的根源，看不到鬥爭的道路，劇中的阿碰，應付生活苦的辦法是買彩票，把改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馬票的飄渺夢境中。這就是賭博對一位工友的殘害。要叫這位工友覺醒！告訴他：投入工友的鬥爭行列，做個頂天立地的工人，告訴他：賭博只有使他遠遠地和大家疏遠，即使中了獎，自己享“福”，工友一樣受苦受害。

可惜的是，劇本給阿碰的教育是：用一張偽造彩票使他先嘗一嘗中獎的甜頭，美夢暫時獲得實現，然後讓他幻想破滅，叫他醒醒，叫他“站起來”。這樣的劇情發展，是不可能對賭的本質問題進行深入挖掘的。

編導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刻劃阿碰這個人的心理活動和變化。當他獲得偽造中獎彩票後，一會兒欣喜若狂，大吃大喝；一會兒又茫然若失、六神無主；一會兒大喊要用鈔票塞住老板的嘴，再向他臉上吐痰，還要用錢來支持工友罷工；一會兒又想和黑狗合伙收千字，“吃人”。故事發展到最後，是偽彩票被識破，阿碰經歷又一次天翻地覆的轉變，精神面臨崩潰，哭倒地上。

阿碰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的思想十分混亂，對長期欺壓自己的老板、黑狗仇恨入骨，中了馬票便忘了舊仇積恨，和黑狗稱兄道弟，甚至要和他合伙“吃人”。工友罷工，爭取合理權益，他沒有興趣，一聽說某個工友也參加簽名運動，連聲“爆冷門”，才簽上名字。自此就一直沒有再提起工友罷工的事。

對阿碰這角色的處理不當

阿碰到底是個受盡欺壓、苦大仇深，改變生活面

貌的願望十分強烈的工人呢？還是個充滿私心雜念、是非不分、立場不明的小資產階級？以劇中人阿碰所表現的思想實質看來，答案應該是後者。然而，劇中的阿碰的階級地位，是個工人，在劇中是個正面人物。一個工人的思想本質是這樣的嗎？

現實生活中的工人的確有像阿碰那樣黑白不分的胡塗蟲。但是，我們攫取生活素材，選擇生活題材時，並不是不加分析、不加以去蕪存菁的照搬生活，而是依據“來自生活、高於生活、指導生活”的理論原則，選取代表阿碰這樣的工人的最本質的性格特點，結合他的生活遭遇，結合他和工友們的罷工鬥爭去刻劃人物的典型性格。通過對工友的鬥爭的具體反映，教育阿碰：工人應該怎樣生活着？應該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彩票上？還是工友的力量上？

我們同意，寫我們周圍的工友，不應該脫離生活實際，閉門造車似的憑空塑造現實生活中找不到的先進典範。我們要塑造的是本地工人的高大形象。如果說我們這兒的工人羣衆中找不到優秀的、高大的形象，那是說不過去的。我們反對照搬外國先進文藝理論和創作方法，但是，用工人階級的哲學理論原則（以及文藝理論原則）來指導我們的藝術實踐，使藝術創作緊密結合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為工農及所有勞動羣衆的奮鬥服務，這是一條正確的、康莊的大道。

先進的正確的世界觀、文藝觀中的理論原則必須遵循，而具體任務是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來制定的。

阿碰這樣一個工友的身上，積壓了太多的不平的仇恨，他是要反抗的，他是要改革的。這點精神、這點願望，是一個工友的本質思想。他曾經中毒、曾經受過騙，這些都可以反映，而且，應該可以通過工友的具體行動教育阿碰，使他覺醒。但劇中的阿碰，最缺乏的就是一個工人最基本的愛恨分明的感情和反抗精神。

現實生活中有什麼，作品中就反映什麼，抓典型，不抓本質。這是“翻身”流露出來的自然主義傾向。阿碰的罵粗話、邊出廁所邊扣鈕扣、挖耳朵、把一隻腳擋在椅子上吃飯，以及舞台佈置力搞和生活一模一樣等等手法，都是如實照搬，並無助於叫人們看到一個工人所受的種種不平待遇，引起不滿和憤怒，反而叫觀眾感到這人物的有趣，最後是感到他的可憐。

自然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舊的現實主義是有着密切關係的。在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末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開始激化，這個（當時）新興的階級由於產業工人階級的起來，而走上衰敗的路途。當時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文人墨客，看到本階級的沒落，看到利潤主義的生產方式對工人的殘酷剝削壓榨，社會日益黑暗，而感到苦悶、窒息，感到悲哀、失望。於是發為文字，寫出了大量反映現實的作品。當時有這樣的創作方法，是照相似地復寫生活圖景，並且也提出自然主義的理論根據。作家如左拉、福洛貝爾等的作品，雖然對現實生活作了十分煩瑣的、記錄式的反映，但它敢於面向現實，敢於暴露資本主義社會黑暗面的精神，給後來的舊現實主義的發

展準備了條件。自然主義思潮的別支却墮落為描寫性慾的色情文學，這是必須注意到的。

批判現實主義被高爾基稱為“布爾喬亞的浪子”，指出它的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的。它“雖然揭發了社會罪惡，描寫了被家庭習慣、宗教誡條、法律規準所束縛了的個性的生活和事件，但是不能對人們指出逃開這個束縛的出路”。

由於社會地位（階級）和世界觀的限制，當時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只能止於對黑暗作細膩的揭露，看不到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起着一定的進步作用，引起人們對舊秩序的懷疑和批判。但由於它不能和新興的工人階級的世界觀相結合，所揭露、所描寫的現實丑惡沒有新生力量來摧毀，便容易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因為，他們對於工人階級的改革道路是缺乏認識的。

如何看待批判的現實主義

在工人階級的力量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壯大的今天，以這個階級的世界觀和文藝觀指導創作，不但要深刻而本質地暴露黑暗，指出他的必然滅亡，還指出奮鬥的道路，指出新生的、光明的事物必然到來，這就是新現實主義的主要精神。用這樣的精神來寫《翻身》這樣的題材，就必然要把工友對阿碰的教育放在主要的位置，而不是一張假彩票。用這樣的精神來處理阿碰和阿碰嫂，就必然要透過現象來看本質，突出他們的反抗精神和愛恨分明的感情。

我們覺得，歷史上的批判現實主義的許多優秀作品還是值得學習和借鑑的。從巴爾扎克、契訶夫到魯迅早期的小說，都還是我們吸取文學滋養的優秀作品。但是，認識批判現實主義的思想基礎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我們便不致於把它當作還屬於今天文藝創作的主要道路，不致於割裂歷史，把舊的東西當作新的東西。

魯迅後期（三十年代）的雜文和小說（故事新編），雖然也是暴露黑暗，但當時已經用先進的世界觀和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魯迅，筆鋒所及，都是十分深刻、尖銳、本質地揭示社會矛盾，向敵人的心窩直刺，並沒有誤導性，沒有片面性的東西。和早期寫的《阿Q正傳》、《祝福》比較起來，後期的作品是閃耀着更光輝的思想的。（早期的作品由於魯迅還是個進化論者，還在摸索着前進的道路，有當時歷史條件上和魯迅思想上的局限。）

我們應該容許用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進行創作，並且應該團結和爭取這樣的作家。

我們也要十分重視用新現實主義理論原則指導下的創作經常會犯上的概念化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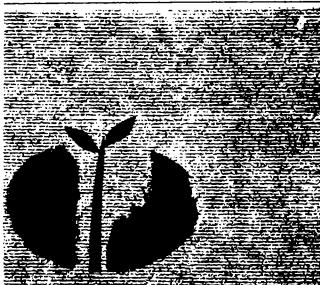
但是，代表新興的工人階級的哲學思想，及創作理論原則，是我們創作實踐上的指導思想。絕不能說：用先進的文藝理論來指導創作，使作品“來自生活，高於生活，指導生活”，推動社會的向前發展，是

（轉 8 頁）

淺評成長

成長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主辦
一九七三年文藝創作比賽特輯



■平云■

《成長》是新大中文學會主辦的一九七三年度文藝創作比賽的特輯。里面收集了七篇小說，六篇詩歌，六篇散文及兩篇戲劇。這些作品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筆調反映了各階層的生活面貌。小說中濃厚的生活氣息，使人感同身受；散文中的豪情壯志，令人振奮；詩歌中浪漫的樂觀精神，給人們指出了生活的路向；而戲劇中的反抗精神，更喚起了窮苦民衆的生活勇氣。

同一九七一年度的文藝創作比賽特輯比較起來，七年的顯然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將評判先生們的意見收進集子里，更是有意義。這些意見不但指出了一般青年作者常犯的毛病，而不少見解也適於批判目下星馬文壇的作品。因此，僅是看《成長》中的評語，青年寫作者就當得益不淺了。

文章內容涉及頗廣

這本集子的內容琳瑯滿目，多姿多彩；自城市到鄉村，從膠林到工廠，由個人的感觸到集體的豪情壯志，篇幅間充滿了多少值得讚美的好人好事。這集子可以說是一個萬花筒，可以提供給讀者不少新奇的生活經驗，是很值得拿來一讀的。

在特輯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手法交替疊現。例如，散文《較膠廠素描》是一部很成功的寫實作品，作者陳雲以生動的筆觸點出了較膠工人的困苦境遇。如：

「在白堊粉彌漫的空間，刀床工人汗流浹背揮着，舉着一雙雙有力的手……刀床工人切開了無數的“加丁”、“赤綢”，切不開肺結核，切不開貧窮的大毒瘤。」

如果我們聯想，那一丘連一丘，滿山遍野的膠林，那從膠樹里流出的乳白色膠液，那堆積成山的膠片，那筆龐大的財源，再看看那僂僂的割膠工人，白堊粉紛飛中的較膠工人，你就會問，為什麼他們切不開毒瘤？為什麼他們辛勤勞苦的工作只是替別人創造財富？且看下面的解答：「包裝女工工作在壓機旁，把出爐的膠磅足壓好、包好、又放置好。七十五磅一粒

膠，從一隻手傳過一隻手，最後，變成了錢，流入老板的口袋，變成汽車，變成洋房，變成新機器，變成“小老婆”，那都是老板的，她們換來了什麼？」

散文《絢麗的風光》、詩歌《高山峻嶺盡暢言》及《我喜悅、我歌唱》里都充滿着樂觀浪漫的精神。在氣氛低沉的環境中看到這一類作品，人們的心里不由不衝起一股激情，喚起新的希望。不過，這類作品不宜多寫，過多就流於形式化，如果寫作技巧不高，更易趨向概念化，寫得多就變成高喊口號了。誠然，這類作品要寫得好也是不容易，作者本身除了對生活須有深切的體驗外，還得有豐富的感情，偉大的抱負和理想。而要引起讀者的共鳴，就非要有很熟練的技巧不可了。散文《絢麗的風光》感情是充沛的，情緒是高漲的，但不夠深沉穩實。在這方面，矛盾先生的《霧》可以作為一個借鏡。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提的是，一味憧憬於美好的未來而不針對現實鞭撻將是一個盲目的幻想者。空想家對除舊迎新往往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所以，作者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在於正視現實，揭露社會弊病，進一步指出新的、正確的社會觀。在這個觀點上，小說《老王咖啡檔》和詩歌《黑街組詩》更具有積極的意義。

《老王咖啡檔》是一篇很成功的小說。那體察入微、恰到好處的描摹，說明了作者已經充份掌握了寫作的技巧。且看：

「王嫂哽咽着喉嚨地咒着；她可憐着丈夫，也憎惡他那諂媚的表現。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她的胸膛中長久來就堆集成一團怨氣，加上整天地忙碌的勞瘁，心底簡直像一團灑上酵母的麵粉。然而，她又不懂得表達那種內心的思想，於是情緒就像脹爆的汽球似地爆發……。」

「對這二三十張熟悉的面孔，老王就像上了年紀的老園丁對着那一列列果樹那樣的感情。當然，那是一種生意人的感情：他知道那個工友買東西最爽快，那個總是摸摸褲袋皺着眉頭的。他不會也不想去了解這些人的心情，因為他早就離開了工友的行列……。」

顯然，澤欽君駕馭文字的能力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如果作者在內容篇幅方面能更進一步描繪王家昌的興起，把這些和當時的社會背景聯繫起來，這個作品不難成為一部華族南來的奮鬥史，給讀者展現一個波瀾壯闊的畫面。

張亞伍君的《伏法》是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寫出一個類似林萬霖那樣的大盜的下場。文章的結構很好，下筆乾淨利落，但把《伏法》和社會問題孤立起來，我們就覺得這像部「武俠小說」。顯然，如果作者能認清林萬霖之所以成為「林萬霖」的社會根源，以第一人稱的手法應該是最容易引入許多發人深思的社會問題。這個「林萬霖」伏法了，是否會有第二個「林萬霖」呢？為什麼呢？如果作者能夠把這些問題的答案帶進作品中去，將使整部作品更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也惟有這樣的作品才會保有它的價值，才能擲地

有聲。這是我們所期望於張亞伍君的。

語言掌握有待磨鍊

從整部特輯看來，收集在里面的詩作似乎都不會經過編輯負責人的修改潤色，因此，都可說是作者們的原作。正如大多數評判先生所說，這些詩作都具有一定的內容，有一個不錯的主題，但是，遣詞用字不當，結構鬆懈，語言不精鍊，却使到作品的感染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以丁浪君的「錶」作為例子：

「時間過得真快啊！一轉眼間，十多年的日子過去了。在這漫長的十多年的日子里，……」很顯然，轉眼間十多年和漫長的十多年用在一起，在語氣上是不通的。又如：「現在時間已是深夜十二點半了。……」在這裡，「時間」兩個字是多餘的。燕端君的《歸來》最後一段：「燈光下，大姐的身體逐漸變大，升高，無法仰視，而我，是那麼渺小。」這裡，「而我，是那麼渺小」是可以省略的：「大姐的身形逐漸變大，升高，無法仰視……」

詩歌的語言最需要精鍊有力，因此，凡是可能聯想而能夠省略的字眼都應該除去。在倫欣君的詩歌《我們底祖國是一把火炬》里，語言欠精鍊的句子很多，如第二段：

「雖然，我們有“樹膠王國”的稱呼
用我們底樹膠製造的車輪
跑遍了世界各地的街道
可是在我們的國家里
我們仍然有許多人
貧窮得買不起霸打鞋和雨衣」
這一段詩如果改成下面的樣子應該會更簡潔有力：
「我們是“樹膠王國”
用我們的樹膠製造的車輪
跑遍了世界大街小巷
可是，
我們仍然有多少人啊
買不起霸打鞋和雨衣」

同樣的，其他段落的句子也可以提鍊結晶，使作品更能朗讀上口，如：

「可是，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我們失去照顧的孩子
他們要睡在寒冷的五腳基
把明天售賣的報紙
抱在他們需要溫暖的胸懷里」

在這兒，第二句里的「失去照顧」和第三句里的「他們要」是多餘的，把這些略去，整段詩的形象也就鮮明起來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
為什麼我們的孩子
睡在寒冷的五腳基
把明天售賣的報紙

抱在他們需要溫暖的胸懷里」

另一方面，文字結構的鬆懈無力也是常見的毛病。這或許是因為作者趕稿，來不及細雕，但無論如何，作者應該多留意這類易犯而不易知的弊病。例如澤蘭君的《駕駛盤上的生命》第一段：「他們談話，總是爭先恐後而又大聲，氣氛既吵鬧又愉快。」這樣的寫法，意思是明白，但把形容詞倒置，文法不通，效果也不好，整個句子不能調和。作者的目的似乎在強調工人們爭先恐後的講話，很顯然，下面的寫法也能起着同樣的作用，但却比上面的暢順親切得多：「他們爭先恐後大聲的談着，氣氛非常熱鬧愉快。」此外，作者在描寫人物表情反應時往往流於囁嚅，不真切。例如：「……老板命令似地道。亞平一陣猶豫，看老板這副樣子，他覺得不知如何開口是好。」在這裡，「看老板這副樣子」是一種累贅，可以略去。又如：「……說完，別轉臉，兩顆豆大淚珠立刻滾了出來，跌碎在地上，她的心早就如此摔碎了。這情形看在亞平眼里，更加焦急，用力地搖撼着妻子的手……」在形容亞平妻的時候，作者掌握得很好，但轉到描寫亞平時，拍子忽然間緩慢了下來，如果作者這樣子寫：「……亞平看了，更加焦急……」，整個氣氛將更緊湊。像這類的偏差，也是一般寫作者常犯的。這裏再舉兩個例子：

『哼！』，亞平悲憤填胸，目眥欲裂，銅鈴似的雙眼，爆着憤怒的火，切齒道：『這狼心狗肺的惡魔，……我非找他算這筆賬不可！』這樣的寫法和下面的寫法比較起來，那一個更具感染力呢？

『哼！』亞平悲憤填胸，『這狼心狗肺的惡魔……我非找他算這筆賬不可！』亞平目眥欲裂，銅鈴似的雙眼，爆着憤怒的火。」

再看下面的描述：

「亞平夢魘般道：『是爸爸無能，……，你才會給死神帶去的。』說着，一個性格強硬的漢子，竟然哭了起來。林伯等幾人，面面相覷，一時都呆了。」這樣的表現手法，顯然比底下的遜色：

「亞平夢魘般道：『是爸爸無能，……，你才會給死神帶去……』說着，竟哭了起來。望着亞平，一個性格強硬的漢子放聲哭泣，林伯等幾個人一時都呆了。」

只是把一些辭句作適當的調換，整個形像也就鮮明有力起來，人物心理活動呼之欲出。這裏，主要關鍵在於把握時機，一氣呵成。在本來應該聯貫的段落間加插一些描繪，無異是畫蛇添足。

另外一種寫作者常犯的毛病是白描直敘，不夠形像化，這一來，也就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川原君的創作《成長》，有着很多這方面的缺點。如：「曉林滿頭是汗，手臂實在很酸，看看旁邊緊繃着臉的亞平，真想叫他停下來休息一會，可就沒有這份勇氣。」

僅是以滿頭是汗來形容，並不能體現出那是件辛苦、耗盡體力的工作。說手臂實在很酸，並不能使讀者有酸的感覺，即使作者再多說幾個酸呀，酸呀，非

常的酸呀，這個酸字對讀者來講還是抽象的。譬如我們說這個東西很甜，非常的甜，甜極了，無論是怎麼講，我們還是不知道那是怎麼個甜法，如果說這東西比蜜糖還甜，這個甜字馬上就形象化起來了。很多文章之所以呆板，枯燥無味，原因就在於作者一味陳鋪直敍，不善於東徵西引，把一個鮮明的、神龍活現的形象拱托出來。現在，如果我們在「曉林滿頭是汗，手臂實在很酸」里加添一點油鹽，整個形象就具體得多了：

「曉林滿頭是汗，汗水順耳沿流下，整條衫恤濕軟軟的。他的手臂像緊張的弓，肌肉好比是將斷的弦，兩隻手好像要麻木了，要掉離他的肩膀。」

讓我們再看另一個段落：

「……雨點漸密，雨絲隨着風飄來，沾濕大家的臉孔、衣服。咖啡攤主趕緊放下掛在攤位的破舊帆布，一個人忙得團團轉。亞崗見狀，脫去外衣，幫着印度攤主搞妥。雨點很快將亞崗的背心打濕了，他乾脆脫下來……。」

這整段的描寫有欠生動，也不流暢，這裏、那裡似乎缺少些什麼，又多了什麼似的。且試修改一下：

「雨點漸密，像那二月青龍木的細花隨風飄揚，飄落在大家的臉孔，衣服上。咖啡攤主趕緊放下那破舊的帆布，但是，放上一邊，另外一邊却滑落了，一個人忙得團團轉。亞崗連忙脫去外衣，三步併做兩步的跨出去幫手。只一下子，亞崗的背心就淋透了，他乾脆脫下來，……。」

這樣的描述將會更傳神，更清楚。

戲劇方面，《天堂的故事》和《組屋風波》的格調是同樣的，但前者無論在內容、表現手法、佈局方面都較後者深入，帶給讀者許多值得深省的問題，而一篇能夠令讀者回味深思的作品，才是成功的作品。「組屋風波」的主題明朗，但對白的語言有嫌過於生硬，不口語化，語氣不傳神；而最大的毛病是不必要的說明太多，如：

「便裝甲：（很得意地），現在，到處都有工廠，你們懶惰，有工不去做。」

這裡，「很得意地」並不是真確的描寫，可以由導演依劇情處理。又如：

「清源：（理直氣壯地）我們的桌子，你們別動呀！」

很顯然，清源的語氣不是理直氣壯的，如果是理直氣壯的話，就不需要說明了：

「清源：別動我們的桌子！」

這類的毛病可以說隨處可見。對白不口語化的最具體例子是：

「鄰居丙：（親情地）正當面臨飢寒、絕境的時候，這是我們在金錢上的一點幫助，您拿去交房租吧！」

這樣的對白好像是文質彬彬的酸秀才在說話，不像是一個樂於幫助別人的角色所說的。把這些客套和金錢刪掉，整句話就顯得親切，飽含感情了：

「鄰居丙：這只是一點小意思，您拿去交房租吧！」

在佈局方面，崇漢君安排得相當好。只要今後多寫多看，多留意和提鍊，對白語言一定會精悍、自然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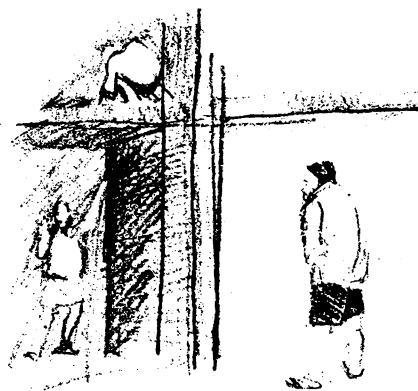
內容上的一些偏差

現在，讓我們談談這集子在內容上的一些偏差。在這些作品里，不少作者的筆端都指向勞資關係，如《老王咖啡攤》、《考驗》、《駕駛盤上的生命》等。勞資矛盾是當前社會經濟體系下的必然產物，因此，這一類的作品往往易流於公式化；先是某個工友或人物看不清團結的力量，或給資方收買，最後終於認清敵友，覺悟過來，投入工友們的隊伍。作者們往往以一、兩個事例做引子，然後就循着發展，結局。作品除了較多地暴露資方的剝削本質外，却很少有針對資方本身的矛盾，工友間的矛盾，外資與內資間的矛盾，本地管理人員與外來管理人員間的矛盾等做較深入的刻畫，而這些都是我們深切期待作者們去發掘的。

另一個偏差可以說歷來已久，那就是作者們往往只局限於華人的生活圈子，對於馬來同胞，印度同胞們的遭遇和生活狀況絕少描繪。在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里，美好的未來得靠各民族兄弟姐妹共同去創造，決不是一個種族的努力所能達致的。因此，怎樣使各種族團結在一起，認清目標，共同努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歷史上不乏因文化派系、宗教信仰不同的種族互相猜忌、對抗，結果導致永恆的對立，這樣的悲劇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這是我們應時時警惕避免的。所以，我們今天的文藝工作者的急務在於深入的去了解馬來及印度同胞們的生活習俗，他們的宗教信仰及思想感情，把這些東西介紹給廣大的讀者，同時也將華人的觀點及風俗回輸到他們的生活體系中去。當然，介紹必須是批判地介紹，而且應該是在尊重別人的基礎上進行，任何不公允的論點將會導致不必要的誤會。為了掌握介紹的媒介，文藝工作者本身應努力加強第二語文的進修，這樣一來，溝通雙方的文化才能完成，也唯有這樣，才能把新的看法帶進各民族的生活中去。

小結

總的來說，作者們都成功地將他們的主題思想傳達出來，但是措辭造字不當，文字結構鬆懈，佈局欠條理等毛病却削弱了不少作品的感染力，這是作者們應該留意糾正的。誠如一位評判先生所說：「搞文藝創作，有了一個好的主題，那只是說有一個好的動機，還得講究方法，講究技巧，才有良好的效果。技巧太差，詞不達意，交代不清，描寫不生動不具體，多好的思想也不能很好地表達出來，這樣的作品，效果是不會很好的。」因此，我們的寫作者不但要有正確的目標和遠大的抱負，還得有努力不懈的學習精神，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的改進不斷的提高。這樣，再加上多方面的學習經驗，自然會有第一流的作品湧現。願作者們繼續努力！



工頭像餓狗般地在巡視

清早醒來，阿丹叔就感到唇乾口渴，兩邊額角隱隱作痛，而且渾身缺乏氣力。他看了看壁上那個古老的時鐘，是六點十五分。「躺多一下吧，還早。」他想，於是，他側過身子，希望睡到六點半才起床，好養足精神。

可是，他再也無法安眠。他的腦袋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總有一大堆問題在紛擾他，在他的周圍不停地盤旋着，盤旋着……

——看情形要病了，千萬不能病啊！

——唉，一口氣做了十多天工，也該休息休息了。

——樓板還沒有紮好，「黑狗」說要趕在星期六以前紮完它，如果今天不去上工，他又要跟我噜嚨了。

——要去呢？要去呢？要……

——「黑狗」，哼，你以為做了「甲巴拉」就很威風，就可以隨便咒罵工人，哼，作夢！你有什麼了不起，老子吃的鐵錫比你還要多！

——還有，大肥陳，找到機會我一定狠狠揍他！把我開除了，我就會餓死？咳，這麼容易？

——這幾天的天氣熱到怕人。

——去，……不去……

——米又漲價了，咖啡烏一杯兩角，阿民，阿珠的學費要加多一元，麵包、碗哥棵越做越小，房租下個月起要升到三十六元，「那西羅麻」也比以前貴了……

——欠中和五十塊錢，這一期出糧應該還給他了。

——病？唉，病了還得去上工。

——阿珠媽的哮喘病還沒有斷根，還要……

「阿丹，阿丹！」有人在呼喚他。阿丹叔在矇矓之中，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好像忽然被電觸到一樣

，心內一驚，猛地坐了起來。

「現在幾點了？」他匆匆走下床，一個踉蹌，險些兒跌倒，幸虧阿丹嬌扶住了他。

「看你，今天怎麼睡得這樣遲？」阿丹嬌拿了一件衣，披在他的身上。

洗刷完畢，已經七點十分了，阿丹叔將鉗子插在褲後袋，急急忙忙出了門。

「哎哎，粥給你涼着呢！」

「來不及了，巴士很難搭。」

「來不及就做九點啦，別累壞了身體。」

「不要緊，死不了的。」

阿丹嬌望着他的背影慢慢遠去，直到看不見，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轉回屋里。

* * *

到了工場，快八點鐘了，阿丹叔換了衣服，然後跑到樓下吉寧人開的小攤子喝了杯咖啡烏，又買了一個麵包，一邊上樓一邊吃。

拖着沉重的雙腿，頂住疼痛的頭腦，咬緊牙根，艱苦地爬上十三樓，阿丹叔早就上氣不接下氣了。他實在無法支持，在樓板上坐了好一會兒。

七早八早，太陽已經射出猛烈的光芒，像千支萬支細針，刺在勞動中的人們的臉上和手上，火辣辣地。阿丹叔擺了一陣子鐵，喉乾腦熱，汗水直淌，站起來的時候，忽然，眼前發黑，金星亂冒，他趕緊閉住眼睛，兩手抓住柱頭鐵，預防暈倒。

「喂喂，阿丹，剛剛開工，你就吃蛇了？」「黑狗」走到阿丹叔身邊，皮笑肉不笑。

阿丹叔可不是那種懦弱的人，幾十年貧窮困苦的生活，幾十年被欺壓的處境，造成他的性格倔強，造成他的脾氣暴躁。今天，帶病上工，因為眩暈，不得以歇了一下子，他媽的，「黑狗」就來挑剔了，阿丹叔還能夠忍受？

阿丹叔可沒有同他「黑狗」客氣：「吃蛇？吃什麼蛇？你說，我什麼時候吃蛇？」

「現在不是囉！」「黑狗」仍舊皮笑肉不笑。

阿丹叔迫前一步：「現在？」

看到阿丹叔變了臉，「黑狗」倒有點兒胆怯了。

而且，近來，他正缺少人手，偏偏要趕工，恐怕與阿丹叔吵了，又跑掉一個工人，吃虧的是他自己。因此，他還是皮笑肉不笑：「好，做工，做工，不講這些了。」說完，拍拍他的肚子，在敵視他的工友們面前表示他還沒有吃早餐，三步併作兩步，溜下樓去。彎過樓梯角，他回轉頭來，惡狠狠地睥了阿丹叔一眼，嘴上不乾不淨地罵着。

「黑狗」雖然滾蛋了，阿丹叔的怒火並沒有下降。「老子最多不做你的工，你要怎樣？」他把擺好的鐵支踢得七零八亂，有的被踢下樓，險些兒打到挖水

溝的工友。

「阿丹叔，不好這樣做，這樣做不好。」一只手輕輕地搭在他的肩膀上。

「阿丹叔回身一看，是那個會講福建話的馬來工友，體格瘦小，大約二十六七歲，人人都叫他加拉巴。」

阿丹叔在心里罵：「哼，原來是你，馬來豬！」

阿丹叔在嘴上叱：「我的事情不用你來管，走開！」

加拉巴沒有走開，他微笑着說：「阿丹叔，你這樣做法不大好……」

「不好？怎樣不好？你要替『黑狗』出頭啊？來，那就來！」阿丹叔又把一根五呎長的三分鐵踢下樓。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加拉巴沒有動氣，依舊心平氣和地說話。

「不是這個意思？」阿丹叔却沒有相應。

這個時候，華族工友小平走上來了，他一面用眼色制止加拉巴說下去，一面握住阿丹叔的手，親切地問：「阿丹叔，生病了是不是？」

「沒有啊。」這句話一說完，阿丹叔才感覺自己已經沒有了力氣，精神恍惚，兩腳虛浮，站也站不穩。

小平扶住他：「沒有？哈哈哈哈，阿丹叔，我注意很久了，別瞞騙我。」

十幾個工友都關心地圍着阿丹叔。一個工友問：「阿丹叔，為什麼生病了還要來做工？」

「沒有辦法……」工友們的同情和關懷，使阿丹叔的怒火漸漸消了一半。

「不是沒有辦法，是你不肯把自己的困難向大家提出來。」另一個工友坦率地批評他。

阿丹叔無言地低下了頭。

「我們送阿丹叔去給醫生看吧。」一位女工提議

「不不不……」

「怎麼，還想幹下去？」

「不，我是想自己回家去，躺躺一下就好了。」

「別聽他的。」小平向着大家：「我們找出幾個人送阿丹叔去看病好不好？」

「好！」全體紮鐵工友都投下贊成票。

於是，選出四個「代表」：小平、小鳳、山卡和加拉巴。

阿丹叔心中無比溫暖，非常感動。當了十一年紮鐵工人，換過多少個「甲巴拉」，走過多少個建築工場，嘗過多少辛酸，經過多少痛苦，今天，在這裏，却遇見了一大羣關心自己、幫助自己的好工友，阿丹叔的心情哪能平靜？

——為什麼這些人如此熱情？

——為什麼他們樂於幫助別人？

——為什麼那兩個馬來人也要來陪我？

——為什麼我罵了加拉巴，可是，真奇怪，他一點兒也不惱恨？

——加拉巴剛才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哎，為什麼我的火氣這樣盛呢？

當然，許許多問題，我們的阿丹叔不是一下子就能夠明白的。

但是，他在想。

* * *

深夜。

阿丹叔還沒有睡覺，他也不想睡覺。他正在沉思，沉思幾天來發生的事情。

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天，阿丹叔漸漸復原。這三天，工友們都來探望他，他們除了斷續談些新鮮的道理之外，就是送錢，送藥，買水果，買寒衣，還帶了兩瓶專治哮喘症的藥丸給阿丹嬌。總之，他們事事注意，樣樣關心。

他最不能忘記的是加拉巴，加拉巴的形象幾乎佔據了他的整個頭腦。

今天下午，小平、金花、加拉巴來探訪他了。四個人聊了一會兒，小平看看阿丹叔已經能夠下床行走，面色也不像先前那樣蒼白，便笑笑地提了一個問題：「阿丹叔，你說加拉巴是不是替『黑狗』出頭的人？」

阿丹叔不好意思了：「這個……當然不是！」

「加拉巴，談談你的身世，讓阿丹叔了解了解吧。」

加拉巴喝了一口酒，說：「要談起來是很多的，今天，我先說一件，好嗎？」

大家聚精會神，準備聽加拉巴講身世。其中，阿丹叔更加留心。

「我家本來住在淡馬魯，二十年前，我六歲的時候，爸爸在『新村』里被英國人殺死了，媽媽領着我和四歲的弟弟，歷盡千難萬苦，來到新加坡。」

「到了這裡，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媽媽什麼都幹過：替有錢人洗車子、洗衣服，看孩子、餵貓狗，拔草種花，擦窗抹地……，總之，為了活下去，媽媽什麼都幹過，既使工作繁重，工資低薄。在甘榜里，媽媽的身體就很虛弱了，現在，更加虛弱。……

「我八歲那一年，媽媽在街邊擺了一個小小的攤子，賣些手帕、浴巾、襪子等等。有一天，弟弟病了，發燒，腹痛，大吐，不知患的什麼病，媽媽急得要命，正想收回攤子，懷着身上僅存的十塊錢，抱弟弟去給醫生看的時候，不懂從哪里跑來了兩條惡狗！硬指媽媽阻礙交通，要『烏公』二十元，沒有錢就得坐監三天，真是氣死人啊，窮人處處遭災殃！坐監，兩個孩子怎麼辦？罰錢，不夠罰，而且罰了弟弟的病怎麼辦？媽媽說盡好話，可恨那兩條惡狗就是沒有一點人的味道，根本不理不睬。無法子，媽媽含着眼淚，交出了身上僅有的十塊錢，可是，兩條惡狗還不甘心，臨走又將我們的攤子踢翻。你們看，這不是太過欺侮人嗎？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就在這一天，弟弟得不到醫治，他……他死了，他死了！」

說到這裏，加拉巴緊握雙拳，兩眼噴火。小平，金花和阿丹叔滿腔悲憤，胸膛起伏，淚水掛到腮邊。

沉默了有幾分鐘，加拉巴提高聲調繼續往下說：「阿丹叔，這些仇，這些恨，我哪一天能夠忘記？我恨不得馬上掄起大鐵，將這個黑暗的世界搗個粉碎！阿丹叔，你說，我還會同『黑狗』站在一起，來反對自己的工人兄弟嗎？」

阿丹叔緊緊抓住加拉巴的手，半響，吐出了這句話：「那一天，是我錯怪了你！」

加拉巴也緊緊抓住阿丹叔的手：「不相干，我知道你遲早會明白過來的。」

「這幾天，從你的表現，我已經明白你不是壞人了。」阿丹叔自責地：「唉，就怪我的脾氣生來不好！」

「不，阿丹叔，你的脾氣不是一生下來就不好。」這是金花的聲音：「因為你吃過許多苦，受過許多難，幾十年的怨氣沒有地方伸，幾十年的心里話沒有地方講，所以，才造成你的脾氣不好的。」

正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阿丹叔不住地稱讚：「對，對，阿妹，你說的很對！」

金花補充說：「對我們的工友，應該使出好脾氣，但是，對於『黑狗』，對於那些專門壓迫和剝削人的壞蛋，我們就要拿出工人階級的本色，來壓倒他們！」

阿丹叔連連點頭。

「阿丹叔，我想說你幾句話，行不行？」小平也開口了。

阿丹叔爽快地回答：「行，你說，你說。」

「那一天，你把擺好的鐵踢掉，有沒有用處呢？沒有用處。誰都知道，『黑狗』還可以叫其他工友紮好來，對他是沒有多大損失的。還有，你把鐵踢下樓去，萬一打傷樓下的工友，那麼，受害的是什麼人呢？工頭，還是我們的工友？」稍微停頓一下，小平再說道：「因此，我們遭到『黑狗』之流的無理欺壓，不應該毫無目的的發洩怒氣，而應該同工友們站在一起，想出辦法去對付他們。」

「我們要對付的，不但是『黑狗』這些東西，還有比『黑狗』更加有錢有勢，更加橫行霸道的人！」加拉巴插口說。

阿丹叔連連點頭：「你們講得太好了，太好了！」

金花又說：「還有一點，我們應該弄清楚。阿丹叔，你病了，為什麼加拉巴天天來問候你、關心你，這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窮苦的工人，工人之間就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不要以為，你是華人，我是馬來人，就割斷了我們之間的情誼；凡是受剝削的人，凡是被壓迫的民族，都要聯合起來！……」

.....

深夜了，阿丹叔還沒有睡覺，他也不想睡覺。

他在想，為什麼這些人如此熱情、樂於助人？就

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紅亮的心，都有一個爲着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崇高理想！

他在想，不能再受那些豺狼們的矇騙了，不但要與華族的勞苦大衆團結在一起，還應該同其他民族的勞苦大衆團結在一起，去創造一個嶄新而美好的天地！

他在想，無論如何，都要跟小平、加拉巴、山卡、小鳳、金花他們走在一起，永遠走在一起。小平說，有這樣一位偉大的老人，快八十歲了，還在爲着全世界人民的前途日夜操心，我只不過四十多歲，並不算老，為什麼不能幫工友們做事？為什麼不能戰勝風雨？為什麼不能走在大路上，驅趕黑夜，迎接光明？

* * *

阿丹叔上工兩天了。

九點，天空陰沉沉，大地寒索索，只見：風捲烏雲，霧蓋遠山，電光閃閃，雷聲轟轟，看情形，漫天暴雨就要撲打下來了。

樓板上的人們還在忙碌地工作。

阿丹叔彎着腰在擺鐵，忽然，在他的背後，倚着柱頭上的二十多張底層網，抵不住張牙午爪的狂風，迅猛地朝向阿丹叔壓下來。

阿丹叔危在旦夕。

這個時候，在一旁紮鐵的加拉巴看見了，趕緊丟掉手中的鉗子，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箭步沖上前，使出全身氣力，拼命撐住倒下的底層網。

「阿丹叔，快跑，快！」

跑？這個時候還能跑？還能拋下自己的兄弟，顧着個人的生死安危？不，不能，不能！

阿丹叔飛快地轉過身子，活像一座雄偉的石墊，用肩膀頂住鐵網。

加拉巴喊：「阿丹叔，你先跑！」

阿丹叔喊：「加拉巴，你先跑！」

但是，誰也沒有先過。他們同時堅持的只有一個信念：寧可犧牲自己，決不使階級弟兄受難！

「快，大家上來幫忙！」小鳳一聲號令，所有的工友都沖向前，合了衆人之力，將底層網慢慢放下來。結果，誰也沒有受傷，每一個人都鬆了一口氣。

阿丹叔擁抱着加拉巴：「謝謝你，加拉巴，謝謝你！如果沒有你，今天，我不死也要重傷！」

加拉巴痛在手上，苦在胸內，樂在臉上，甜在心頭：「不，如果沒有你，我一個人也無法頂得住。」

工友們扶着加拉巴，拉着阿丹叔，金花遞上開水，山卡送上頭巾，——他們全把『黑狗』撇在遠遠的角落里。

小平拾起一根兩分鐵，將它拗彎，對大家說：「工友們看，一根鐵，我們很容易拗彎它。」他把十幾根兩分鐵聚在手里：「可是，十幾根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很難拗彎它們了。今天，加拉巴和阿丹叔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而工友們爲了搶救自己的兄弟，也貢獻了力量；今後，只要我們繼續發揚這種傳

統，我們就能夠踢翻舊社會，開出新世界！」

工友們一個接着一個綻出了幸福的笑容。

雷在吼，風在咆，大雨頃刻就來到。可是，我們的紮鐵工友，肩挨着肩，手拉着手，像穩站的地基一樣，摧不怕，壓不了，鋼強鐵硬，巍然不動。

* * *

工農弟兄們哪，
我們是一家人哪，
本是一條根哪，
都是受苦人，
工農本是一條根哪，
工農本是一條根。
.....
.....

剛健有力的歌聲在海邊飛翔，滾滾的波濤為工友們的歌聲熱烈地伴奏。

這裡，是隱沒在雜草高樹之後的一片海邊空地，正好利用來作為紀念會的場所。順利建築公司的四十多個華族工友和馬來族工友，懷着激動和興奮的心情，來紀念五月的第一天。

這些工友，有的住在柔佛州，有的住在馬六甲，有的甚至住在丁加奴，他們住在不同的地方；這些工友，有的做木，有的做鐵，有的做石灰，有的抹壁，有的刷灰水，他們的工作不一樣。可是，他們不分膚色，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論技術高低，不論經驗多寡，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今晚，

在紀念會上，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表達了工人的心聲，呼出了工人的願望。

夜了，早該是休息的時候，但是，請你問一問，有誰願意休息呢？沒有。歌在海邊盪漾，筆在燈下疾書，脈搏在跳，心在騰……

一棵挺俏的椰子樹下，朝氣勃勃的阿丹叔和加拉巴親密地坐在一起，促膝交談。

「加拉巴，今天，我才看到了我們的力量。」

「哦，那麼，從前呢？」

「從前——，我講一件事吧。我跟大肥陳做工的時候，有一次，他叫我一個人紮樓梯。你算算看，三條『通』，一個休息板，十四級踏步，要穿鐵，剪鐵，擺鐵，綁鐵，還要墊石子，全部由我一個人幹。辛辛苦苦，用了一天時間紮好它，可是，大肥陳竟然嫌我做得太慢，在我面前嚙哩嚙嚙，還罵些下流話，我生氣起來，同他吵了架，還想揍他。最後呢，我到底被大肥陳開除了。我對待工頭的辦法，常常就是這樣，結局也常常是被開除。到了和你們交上朋友以後，我才明白了許多正確的思想，我才知道應該依靠工友們的集體力量，我才認識了團結的重要。」

加拉巴笑了，洋溢着內心喜悅的歡笑。

看啊，工人弟兄的隊伍越來越壯；聽啊，工人弟兄的聲音越來越響。

順利工場的四十多位華族工友和馬來族工友，正在邁開整齊的步伐，向着光明的路，前進，前進，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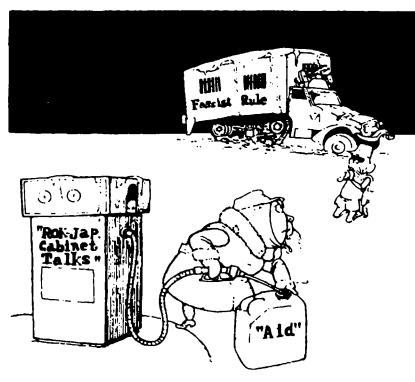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入选作品)

(接13頁)

那些政府表示抗議，同時也要求立刻釋放所有政治犯與學生領袖，撤消緊急法令並實行自由民主。"

巴基斯坦的"與第三世界團結委員會"在7月20日，發表聲明，除了強烈譴責"朴正熙傀儡集團"外，也呼籲第三世界進步青年學生熱烈支持鼓勵南韓愛國青年學生與人民的正義鬥爭，並與之團結一致。聲明也指出，擁有共同歷史、民族、文化與語言的朝鮮是不可分割的。

汽油桶上：韓國——日本內閣會議
軍用車上：法西斯統治
汽油桶上：「援助」



六、民情在沸騰 倒海翻江巨瀾不可擋

殘暴的朴正熙政權却不把國內人民反對和國外輿論非議放在眼里。金鐘泌總理在8月1日答復外國記者時，表示這種種對民主自由的壓制可能至少再繼續六年，直到達致"經濟富裕"為止。屆時南韓將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和繁榮的國家；美國將對此感到自豪。金氏稱"沒有金錢，自由民主都不能確保"。

但是，日本"朝日新聞"在社論中，針對南韓政權否定人權一事這麼寫道："南韓政府的立場是，由於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一直存在，為了南韓的生存，限制人權的緊急措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我們借用漢城政府的言論和措詞，豈不是可以說，南韓自由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不正是需要維護的制度嗎？"

然而，熱愛自由民主的南朝鮮青年學生與各階層人民，無論如何都會堅持作戰到底。儘管道路崎嶇迂迴，而在這場最後的鬥爭中流血犧牲也在所難免，但是只要學生深入群衆，萬民一心，這項運動將形成倒海翻江的卷天巨瀾，是任誰也阻擋不了的。



新苗

日記一則

少秋

翻開日曆一看，十月十九日又將來臨了，相信大伙不會忘記這天是我們偉大的作家，文化先驅者——魯迅先生逝世的日子，他逝世至今已有三十八週年了，他的人雖然死了，但他那種為人的偉大精神，那種不怕惡勢力，敢做敢為的硬骨頭却永使人難忘，深入我們青少年的腦海中永不滅亡……。

一提起魯迅，工友們都說：「魯迅是我們的導師，他的骨頭比石頭還要硬。」記得剛出來工作的時候，魯迅先生的名字常聽人說過，那時十三歲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崇拜這個魯……魯迅的，後來經一位工友的指導，把魯迅先生的生平告訴我知道，又教我看魯迅先生的作品、漸漸地我便從書本中認識了魯迅先生，深刻的喜愛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寫的有力，深刻地反映了那時的中國下層人民的地獄生活，無情的揭露了上層的無能、腐敗、昏庸，還有就是他很愛幫助青少年進步，只要這個青年有志氣，他要求什麼魯迅先生都盡力而為，對於腐敗的文化界人士魯迅先生都大力的斥責，諷刺。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不畏惡勢力，敢說敢做，可惜他已經去世了，不然的話，他就會看到以前的中國已經死了，如今的中國充滿了活力，他該多高興啊！

每年的今天，世界上進步的青年都以各種方式來紀念他、學習他的偉大精神，或者以筆桿子來寫出大伙對他的懷念，而且把他的英勇事蹟流傳得更遠，讓年青的一代不會忘記這位偉大作家，而向他學習，向他看齊。

我要和工友們永遠站在一塊，為自己的理想，為真理而奮鬥，要為祖國為更多的兄弟姊妹服務，最重要的是學習魯迅先生的硬骨頭永不忘記他那句：

橫眉冷對千夫子
俯首甘為孺子牛

前進在暴風雨中
黎迅

東北風呼呼的嘯，
無情的暴雨
直往我們身上打。
但，我們仍然，

昂起頭，挺起胸，
前進在狂風暴雨中！

暴風雨中，
我們手挽着手；
為的是
那暴風雨後的晴朗，

送貨員

夏虫

貨物的重力壓得腳車像要往後攢起，我盡量使體重落在車前。想起剛才在店裡，老板那副尖酸刻薄的臉，我真想把他辱罵一頓，然後把這「鬼」工作給辭了，以消去那滿肚子的火氣。但，家中病倒在床上的母親，還有那快空了的米缸，叫我的勇氣失去了一半。

噢，是這一座。我小心翼翼地停下腳車，運用那瘦得幾乎是皮包骨的雙臂，抬起車後的貨物，吃力地走向電梯旁。

按了電鈕，等、等、等，快五分鐘了，怎麼電梯還不下來？真是豈有此理！大概又是壞了。不然「爬」樓梯上去吧！看看貨單，糟糕！是在十三樓，唉！無奈電梯壞了，只得賣力一點，免得待會太遲回去，又要挨老板的罵。

二樓，三樓……七樓……十二樓，十三樓。嗚，終於到了。瘦弱的身體，那受得起這麼多斤米的負荷，真吃不消。靠在牆上，呼了幾口氣，再扛起貨物，移動着蹣跚的脚步，走向走廊。還好，不怎樣遠。

「咯咯咯。」我舉起那好像不屬於我的手敲了幾下。

開門的是一個臃腫的婦女。

「阿嫂，我是送米來的，哪，這是貨單。」我把單遞給她，然後把米扛進門內。

「哼！你們是不想做生意嗎？還是我的錢不夠大，早上定購的米，到現在才送來，我們的午餐早就吃了，若是等這些米煮飯，恐怕早就餓死了，哼！」像機關槍似的，她一口氣把話全給射了出來。

「跟你的老板講，如果以後再這樣遲才送來，休想我會再向你們店裡交關，哼！」把錢推給我後，接着，「砰」的一聲，門關了。

踏着腳車，剛才的火氣未消，如今更火上添油。唉！受老板的氣還不夠，還要受這一種蠻不講理的顧客的氣，我想着，想着，越覺得煩死了。

「叭叭！」

「×你老媽，你是想死嗎？腳車也敢踏到路中央。」後面的「德士」司機探出頭罵道。

我急忙把車踏近路旁………。

懷着那
遠大的理想與堅定的意志，
即使那暴風雨再猛，
我們也敢於和它博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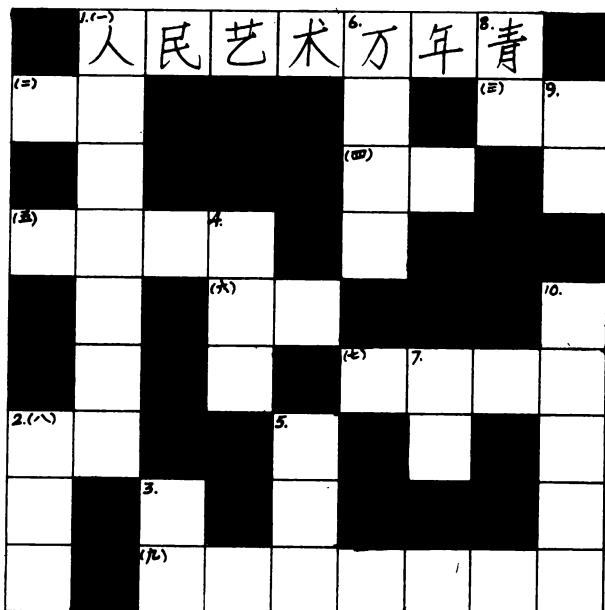




“填字遊戲”比賽規則

- (1) 參加填字遊戲的讀者，於填好答案後，請寄回本刊，信封上請註明填字遊戲，截止日期是12月9日。
- (2) 填字遊戲設 10 個獎，將在全部填中的答案中，抽簽選出，各贈送書刊。
- (3) 填字遊戲的答案和中獎人名單將在第六期揭曉。

提示



中文姓名 _____ 校名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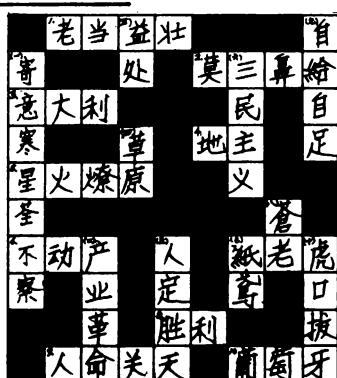
英文地址 _____

橫：

- (一) 一句口號，表示人民羣衆的藝術，永垂不朽
- (二) 老師和學生。
- (三) 彙集一年來一般事實或各部門的事實，記載出來的書
-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蒙受原子彈破壞的兩個日本城市之一
- (五) 就古物遺跡而研究古代事物文化的科學家
- (六) 春天的響雷
- (七) 成語：遷就屈辱，以求安全
- (八) 撃斃
- (九) 最近在委內瑞拉舉行的一項規模龐大的國際性會議。

填字遊戲得獎名單公佈如下：

1. 吳粉嬌
2. P. H. Chua
3. 廖羣英
4. 卓建發
5. 李錦芳
6. 黃秋菊
7. 陳秀蓮
8. 陳炳貴
9. 甘迪生
10. Tay Geok Lian



直：

- 1 宋朝詩人文天祥名詩“ 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上句
- 2 向朋友點頭問好
- 3 印度支那國家之一，一名老撾
- 4 近代中國作家巴金的三篇長篇小說，又名“激流三部曲”
- 5 位於歐亞非之間，世界最大的內海
- 6 中國名勝，也是古代最龐大的建築物
- 7 戰國時代的愛國詩人，著有詩歌“離騷”“九歌”後因政治上不得志而投江自盡。
- 8 少壯的人，通常指15—30 歲之間的男女
- 9 審察辨別真假優劣
- 10 聯合國重要機構之一，簡稱安理會。

優待券

請沿此虛線剪下



憑本券到下列書店購買《成長》可獲特別優待，
每本只售一元。

- | | | |
|------|--------|-------|
| 志強書局 | 大眾超級書局 | 草原書報社 |
| 學生書店 | 上海書局 | 向陽書局 |
| 勝友書局 | 商務印書館 | 中華書局 |
| 萬里書局 | 春雷文具 | |

人人爭看的——

南洋商報

歷史悠久
輿論權威



NANYANG SIANG PAU

307, ALEXANDRA ROAD, SINGAPORE.

Tel: 635555 (15 lines)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振 聲 行

CHIN SHENG HANG

57-A,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1.
Tel: 75109, 96869
96926, 96995

郭兄弟
(新加坡)有限公司
**KUCK
(SINGAPORE)
LIMITED**

(新嘉坡註冊)

No. 15, Carpenter Street,
Singapore, 1.

電話：79531 至 79535

電掛 : KUOKSPORE SINGAPORE

米糖麵粉出入口商

電報機 TELEX 295

電約 : 洪子暉商業電約

郵政信箱 : 1714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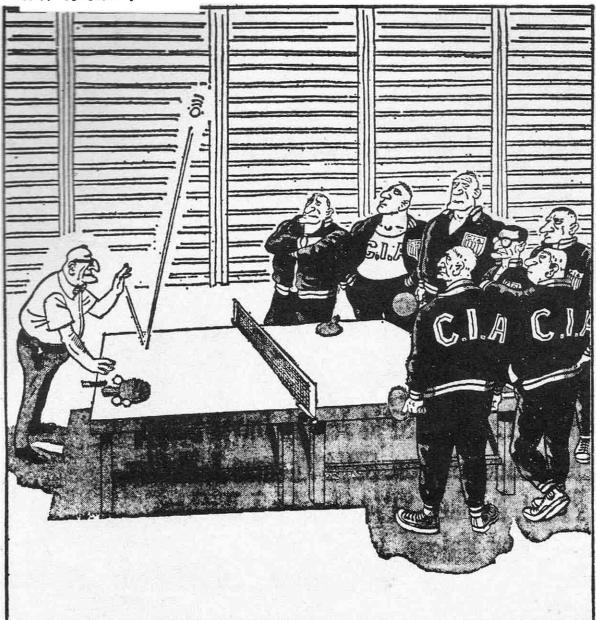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有關石油國際行動大會：大哥正在注視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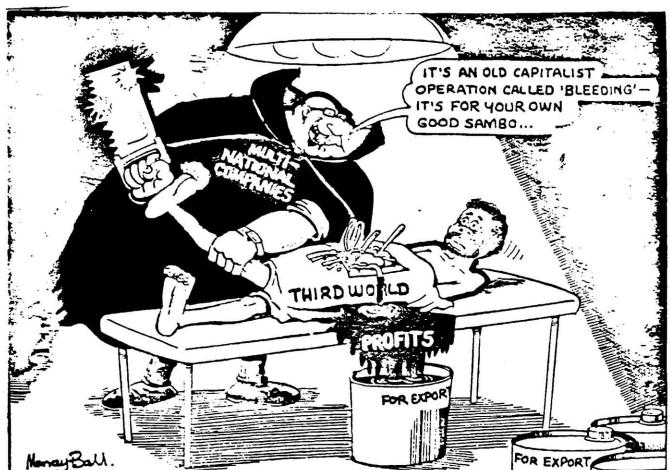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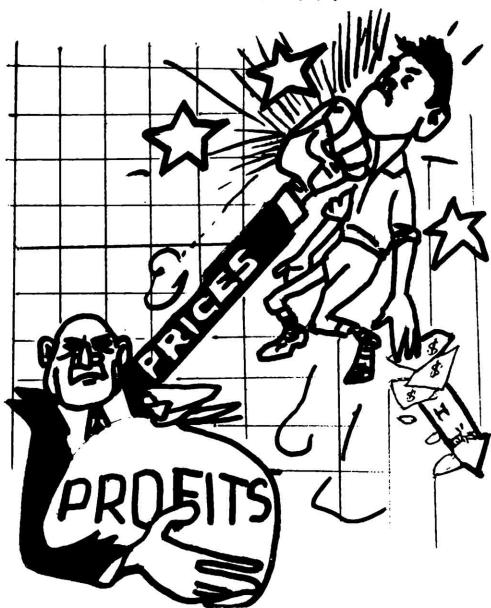


漫畫選

“兄弟們，有了這種乒乓球，你在三里外，就可以聽到別人交談！”



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那里去了？



受盡跨國化公司欺凌壓搾的第三世界人民是要站起來的！！



5月3日的屠殺(The Executions Of The Third Of May)

哥耶

哥耶 (Francisco Goya 1746-1826) 是西班牙著名的美術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風暴席捲歐洲的年代。他也受到了大革命進步思潮的衝擊，並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一八〇八年，拿破崙的軍隊攻佔馬德里，他目睹侵略者的暴行，體會到被壓迫的苦痛。他通過畫筆，歌頌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控訴了侵略者的殘暴罪行。

《5月3日的屠殺》的構圖是那麼的感人，你看：有人在掩面垂首，有人倒臥在血泊中，然而却有更多的反抗——那揚臂、那握拳、那炯炯如電的目光……作者只運用了少許彩色，將光線特意集中在起義者的身上，鮮明地突出了無名英雄的形象！



第六期附頁

訪員：華彪同學，你可以和我們談談你被捕的經過嗎？

答： 我是在十一月一日被逮捕，當晚是在一位朋友的家被捕，另一位工友方華龍是在第二天凌晨二點，也在裕廊被捕；過后，又有一位女工叶金鳳被捕，我們三個人是被控告非法集会，企圖闖入工会建築物及進行暴動。

被捕時，當局完全剝奪會見我的律師的權力，我的律師也四處奔走找我，但是，在一些有意的安排下，他無法和我聯絡，當我被捕后，他去過武吉班讓警局找我，因为据那三個逮捕我的便衣人員說，我將被押往武吉班讓警局。可是在那兒，警方否認有任何人被捕，及沒有逮捕我的那些警員存在。后来，我的律師也和罪犯調查局(CID)和內部安全局(ISA)接觸，他們都不能肯定有這樣的一個人被捕。可是，在我被捕后，我一直強調要會見我的律師，但他們沒有答應，並立刻把我帶到中央警察局而不是武吉班讓警察局。在深夜二點左右才被叫醒，我是在晚上九點半被捕，然后被關起來。醒后，開始了冗長的問話，問話一直到隔天早上六點半左右才結束。最后二個小時的問話是在罪犯調查局(CID)的一間很冷的冷氣房內進行。當時，我一再強調要會見我的律師，在沒有見到我的律師前，我將不會對警方談話；后来，那個警官告訴我，我的律師已經在武吉班讓警署和警方取得聯絡，他也說，警方已經告知我的律師，明天我將會被押上法庭，即是星期六(2-11-74)。同時，他還說，我的律師將會在星期六早上在法庭上會見我。我當時就信以為真。在星期六(2-11-74)上法庭前，在一個叫「認人」過程中，我被七個証人中的六個「認出」有參加暴動，這些人都是新生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的人員。在这之后，我們被帶上法庭，我們驚奇的，是我們的律師並不在，剛好在法庭中我碰到一位朋友，在那位朋友的協助下，才通知我們的律師前來，要不然的話，整個逮捕的消息就會被有計劃的掩蓋掉。

記得我在罪犯調查局(CID)問話時，在問話的過程，電話是一直響着；后来，才知道是從一個副警察總監打來的，这使到我很懷疑，如果這只是一件簡簡單單的犯罪案件的話，為什麼要動用到一位副警察總監整晚不睡覺，每隔一個小時就詢問我被問的情形，这里面必定有些含意；后来，我又知道，要逮捕我的決定是從一個很高的決策層決定下來的。以新加坡而言，決定一些重要的事情，往往是由一個很高的決策層或幾個人定下的，所以決定逮捕我和另一個工人並不是這樣簡單。

后期，在上法庭后，警方拒絕我擔保出外候審，理由是要給警方有充份時間作調查，可是實際上，在我被關在中央警署一星期間，除了被捕那晚四個小時的問話外，以后，他們也沒有什麼問話，我也沒有告訴他們些什麼東西。同時當局也沒有進一步要求些新的資料，警方也有去我家搜查過，但卻沒有看到什麼。所以，關一個星期不准擔保出來，完全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用意的。據我所知，以往沒有犯罪記錄的嫌疑犯，慣例上是可以被擔保出來的。

訪員：談過了你被捕經過后，你自己認為，什麼原因促使你被逮捕？

答： 我們的被逮捕，相信會和美國遊艇廠(American Marine)工友工潮的發生有關，工友們被令二星期無薪停工。他們就在10月23日到新生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會所前去會見他們的工會負責人，工友們從早上十點多等到黃昏六點半左右才見到了職總秘書長彭由國先生，彭先生在當天也沒有對工友們被令停工事件做出完滿的解決，同時，在和工友討論尚未結束前就擅自離開了，在23日的場面很特出，因為彭先生前來時的樣子很不客氣，彭先生是和四個警察六個探員一起來，來的時候，怒氣沖沖地責罵工友們，對工友們的要求卻是模稜兩可地說：在一個星期內容工友答覆。同時他還說，他可以介紹新的工作，但這一個建議，立刻遭到工友的拒絕，因為工友如果接受他的建議的話，在技術上，他們會被公司開除，當你找到另一個新僱主時，公司可以說你已經另有僱主，不須要在本工廠工作，這樣，結果連一分錢的賠償金都不用付出來，使工友們損失更大。另一方面，這樣的建議是不可能實行的，因為該廠有相當大部份的工人是馬來西亞人，他們的工作是要拿工作准証的，工作准証是規定三年內不得轉廠，同時，准証是在該廠的名字下發出的，工友們的工作准証都是在美國遊艇廠的名字下，在他們正式辭職前，他們不可以找新的工作，當時很多人指出了他的錯誤；還有一點，工友要求彭先生表明立場，如果將來工友被裁退，他將怎樣做以及有關裁員補償金的問題，但彭先生並沒有作任何答覆；在工友們的一再詢問下，彭先生也承認他是沒有能力處理裁員問題，當天在場的不止是有工人，也有學生在，當時，我也在場，我是在迫不得已底下才發言，因為起初，彭先生用一種心理戰使工友不敢起來說話，因為當場有很多警察，又有人對着每個發言的人拍照，工友們在心理上負担是很重的，為了

打破這種場面，我才說話，我會批評彭先生的一些話，在技術上錯的和行不通的主張。這是我們被捕前的背景。我們這三個被捕者都是在 23 日有發言的人，最近（見 11 月 12 日報紙）警方也要求見一個叫「毛達」的，是馬來西亞人，報紙有他的照片，警方要尋找他來協助他們所謂「調查這個暴動事件」。這個人就是當天一直打電話給彭由國先生的一個美國遊艇的工友，當彭先生來的時候，他第一句話就說：「誰是姓陳的，有種就站出來。」他所指那個姓陳的就是這個「毛達」。

另一個在被捕前的背景，就是學生會的裁員調查中心（RRC）的設立，這項裁員調查中心（RRC）有四個主要工作要做：

第一：尋找裁員及有關的資料

第二：給有關當局及工友們一些建議，怎樣對待裁員，怎樣應付裁員問題，還有怎樣解決在裁員時僱主的一些不良作風。

第三：要組織及進行一些協助工友的工作

第四：給學生會建議進一步可以做的事情。

上面這些是調查中心的整個目的。裁員調查中心（RRC）在我們被捕前一兩個禮拜設立的，在設立的過程中，我們很迅速得到工友們的支持。在校園內，我們有邀請一些夾板廠工友來和學生談談，在裁員調查中心（RRC）成立前也召開一個工友和學生的聯席討論會，參加這個會議的大約超過三十個工友及超過三十個學生，這種會議是我們星大學生會歷來第一次召開的，我們工作的速度也表示了我們對這個裁員調查中心（RRC）的成立是很注重的。

上面講的是 23 日的事件，當天，彭先生答應過工友在一星期後給他們有關停工的答覆。所以工友在一星期後，也就是 10 月 30 日工友又集中到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會所過後，他們也沒有什麼結果。當時工友從早上十點等到下午四點半左右自動解散，他們並沒有被警方人員驅散。當天的情況就是成為我被捕的理由。那末當天究竟發生什麼，我現在是被迫不準說出來的；因為根據新加坡的法律，這個事件一經提上法庭，人們就被強制不能把真相道出來。隔天在《星洲日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彭由國說星大某些學生有參與煽動工友，有外人在煽動美國遊艇工友，彭先生還說，叫工友們不要受誤導，《星洲日報》也報導有一批工友衝入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會所，打破玻璃，推翻桌子椅子。在第二天（10 月 1 日）《海峽時報》卻報導，說：有工友到新興工業工友聯合會（PIEU）會所去糾察，要求工會解決他們停工問題。

從這兩家報紙對同一事件而報導不同，表示了什麼呢？應注意的是：當天《海峽時報》派有記者在場，而《星洲日報》卻沒有。現在，有記者在場的《海峽時報》報導不出暴動，而沒有記者在場的《星洲日報》卻根據彭先生所說而報導出一個暴動來。每一個明眼的人大概都看得出一個所以然吧！

我們被捕，還有另外一個背景，就是星大學生會最近開始對社會關心起來，雖然我們做得很少，但這已足以使一些人非常不高兴了，自從反對巴士車費起價開始，當局就對我們非常注意；那麼，以後我們也有談到一些，並批評政府逮捕 32 個政治犯，我們也有批評到當局對報章的控制曾提議籌組一家民辦的自由報章，我們也會曾經展開一個救濟孟加拉水災災民運動，還有，現在的裁員調查中心（RRC）在我們這一系列的工作中，很少得到當局的讚賞和支持，杜副校長在迎新會上的講話中，就很好的表明了當局對我們的不滿，他當時說：「如果迫害是確實存在的話，陳華彬將和 32 個一起關進監獄內」（註一）他指的 32 個就是那些被當局以內部安全法令扣留的人。杜副校長在 6 月的迎新會上的演講也說道：「你可以暢所欲言，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行動與言論的界限，我不能保證什麼。」（註一）他所謂的保證是保證些什麼沒有人會懂，可能就是保證不會被逮捕，這是當局對我們一個很明顯，直接的警告。

另外一點，在我被捕前，10 月 26 日，我通過我的律師向杜副校長寫信，要求他在一星期內公開向我道歉；因為他在迎新會上說我是「Blatant Liar」（顯明的撒謊者），不然，我將在法庭上控告他破壞我的名譽。這也許會使一些人有一點難堪。

訪員：在你被捕後，校園出現了警察駐守，及聽說有人要縱火，針對這點，你的看法怎樣？

答：在我們被捕後，在校園內發生一些相當奇怪的事件，也使我覺得這和我們被捕的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在我被捕後不久，我們星大某一個學會的會所卻被發現有人抬梯子企圖進入里面；不久校園內又出現很多警察，校方也和 CISCO 簽了合同，要警察來保衛星大校園，學校當局也發表文告說：有人企圖破壞，縱火及騷亂，這點根本是不確實的，因為假期中，我們並沒有聽說有人企圖縱火，同時學生不會這樣不理智地去縱火。這可能是當局要製造一些輿論，故意使公眾人士對學生會產生一個錯誤印象，覺得星大學生會領導

層是一批走極端路線的恐怖份子，有一些可能參加過所謂非法暴動，有些又可能要燒校園，這樣的公眾輿論對學生會是很不利的，這嚴重地侵犯了大學的自主，我們一定會要求警察撤出校園。

我們星大学生樓的辦公室也會經在我被釋的當天，門鎖被人破壞，這一系列行動不是孤立的，同時在我被捕期間，報章也發表在武吉智馬，以及其他地區發現馬共的紅旗及傳單，紅旗也出現在星大学生會不很遠的杜尼安路。這會使人以為和學生會有關係的。同時外交部長拉惹勒南也在星期六發表了一項演講，他也表示今天對新加坡有威脅已經不是共產黨，主要的威脅是來自某一些集團的人，這些人並非共產黨，是學術界和知識份子，這一批人利用新加坡現在的一些經濟危機，想乘機搞亂，我們不知外交部長拉惹勒南所要指的是誰，但我們星大学生會的學生負責人全部都是非共，全部是知識份子，從他演講所說的，和一路來發展的事件，可以看出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尤其是警方人員出現在校園這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使到學生都會想到：可能當局、校方要解散我們的學生會，就和馬大事件也很類似，他們先逮捕學生領袖，後來又鎮壓他們，接下來就把學生會封掉，這也和封掉義安和南大的作法差不多一樣，先製造輿論說有恐怖份子威脅的存在，現在公眾人士也知道我們的立場，他們沒法證明我們是共產黨，就說非共產黨也是陷阱，如果他們是指向我們的話，學生們應該提高警惕，也希望公眾人士能時時注意這事件，分清被殘酷壓制的事實真相和被大吹大擂的謊言，不要讓學生會無理被封。

學生會被封的含意是什麼？就好像雖然他們從前封掉義安和南大学生會，後期，當局又給他們重新成立，可是後期學生會的成立並非學生們要求的，而是有關當局所規定後給學生的。他們這樣做有其政治目的，如果學生會被封後再成立，他們就會諸多限制，就如現在的南大和義安學生會是直接由校方控制，沒有像星大和工藝學院一樣是由學生來主持的自由。他們的執委也很難做出獨立的決定，這次他們乘機要警察來駐守星大校園也是很危險的現象，也就是先在校園內製造恐怖氣氛，使學生不敢走近學生樓，同時也有聽說，有一些便衣人員，在上星期就警告學生不要走近學生樓，好像學生樓是一個危險的地方，他們刻意炮製各種輿論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訪員：你能不能和我們談談在你被捕後，學生們的反應怎樣？

答： 從我被捕起到被擔保出來這一段期間，同學們都做了許多事情，這也表示了學生們的團結和覺醒。雖然我是在假期中被捕，可是，當許多同學得到消息後，都湧回校園內，並積極參與各項工作，主動協助印刷和分發一些說明事情背景的資料(Background Paper)售賣學生會刊物《學生》。在星大以外，工藝學院的學生會也很積極地支持，他們還發出新聞稿表示支持我們。可惜的是報紙上無法看到。此外四大專的學生也發表聯合聲明，要求釋放我及支持我們學生會對於裁員的立場及作法。此外海外也有不少學生組織來電報，要求釋放我和另一位工友並支持我們在裁員上的作法。檳城理學生會打了第一砲，接着是馬大學生，馬大學生會雖然被封了，他們仍然在星加坡駐馬最高專員公署前舉行兩次示威。此外，紐西蘭，澳洲等地的學生團體也積極地支持我們，在國外的星馬留學生也來電報支持我們，所以說，我們不是孤立的，我們的工作是自發的，絕不是人家所說，受人指使。上星期的一系列事件中，是所有愛好和平，希望見到民主、公道、平等真正實行的人士，包括學生在內的大團結的表現，是一個意義深長的星期。我們的被捕是一件好事，至少這次逮捕說明了，學生會的確做了一些事，而且我們所做的有效力了。

在 6 月 11 日我的案件開審當天，很多學生都到坡底的第一推事庭那兒支持我們，在場的不止是星大學生，還有工藝學院及從裕廊來的工友，最少有 600 人左右，是新加坡近年來少有的一個場面。過後，我們的案件延長到 12 月 11 日開庭審訊，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另一方面，12 月是一個有趣的月份，對於校園內的同學來說更是有趣，因為從 12 月 4 日至 7 日我們的兩位同學，將會在法庭上被控阻礙警方執行任務（註二）12 月 11 日是我·華龍和金鳳的案件。過了 12 月，就是 1 月 12 日在柔佛州法庭上，我們的另兩個同學，還有幾個馬大學生及一些所謂「非法居民」將會被控非法佔據州政府土地（註三）學生一連串的被提控，說明了什麼？學生忽然間壞了起來嗎？這是當局對學生的一種壓制，恐嚇的手段。在這樣的手段下，學生們會看清楚更多事情。

注一：见《劲草》第五期《新大学生被外国学生拉着鼻子走》

注二：详情见《劲草》第五期《校园里的冲突》

注三：详情见本期有关新山非法木屋区事件文章